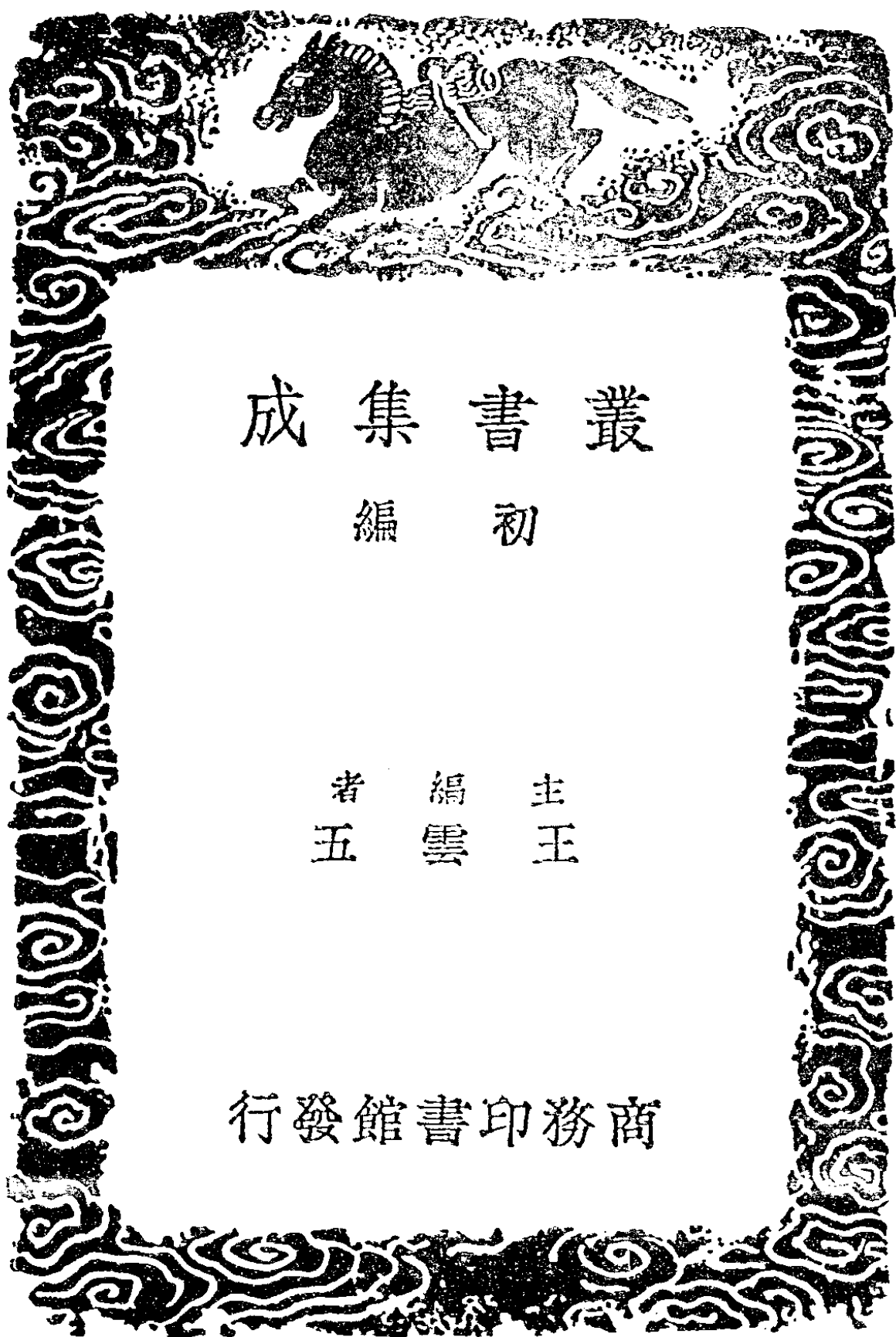


卮

林
附補遺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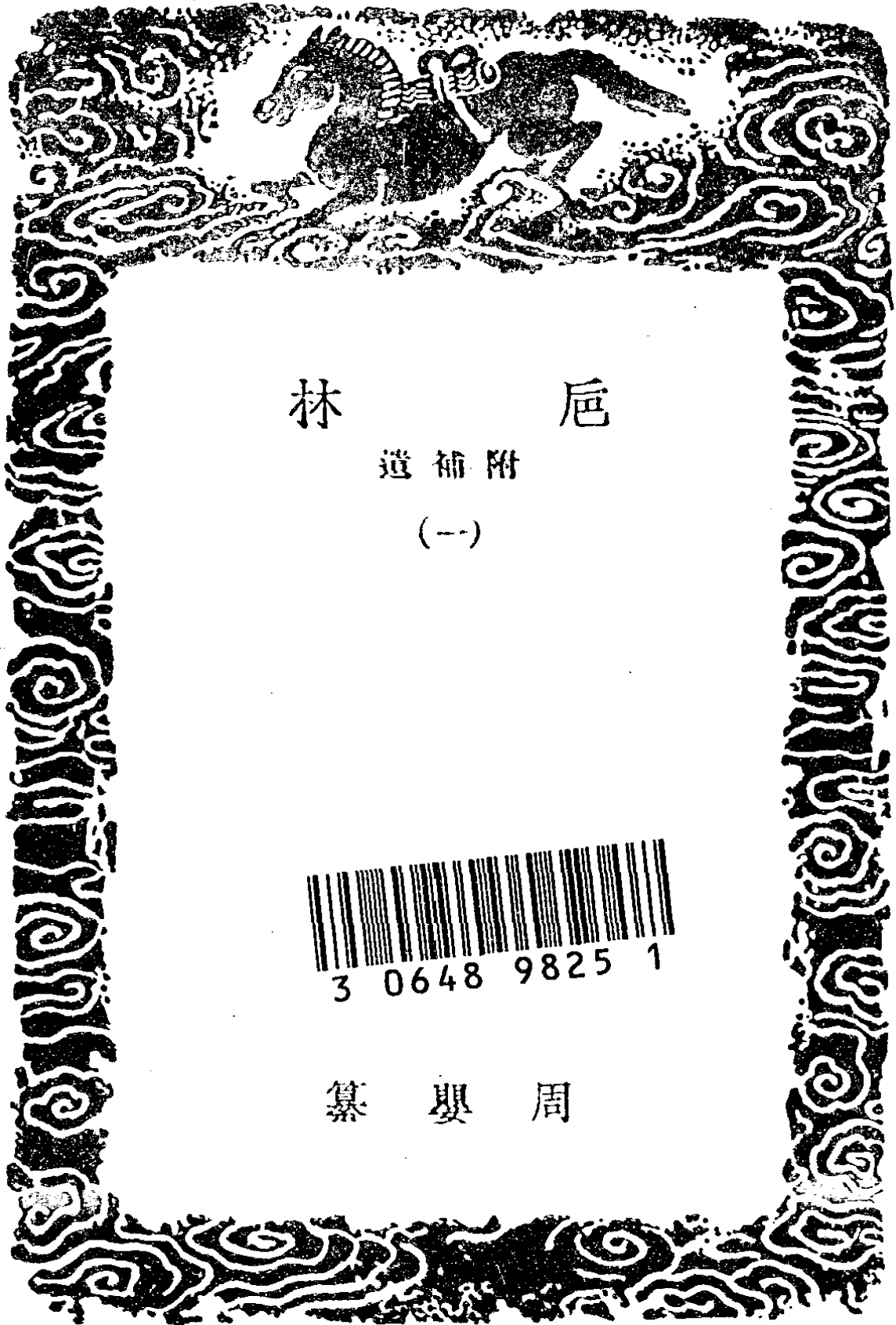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林 卮

遺補附

(一)



3 0648 9825 1

纂 嬰 周

本館據湖海樓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卮
林

卮林小語

余無談笑之才。平生不解作寒暄語。亦未嘗發問難端。稠人廣坐。羣議風生。余竟默默也。知者以爲野鄙。不知者以爲簡傲。衆目所攝。勉相獻酬。顧資之所限。終不可強。雖欲有所發明。舌未及一伸。而詞已踳矣。且夫靈均之謔也。而騷。韓非之誣也。而說。長卿之喫也。而賦。子雲之蹇也。而玄。何哉。文以杼柚而工。不禁淹思。言以縱橫而辨。機在捷赴。捷而能劇。故蹇喫者無宮商也。雖然。言之不可以已。巧者聘其簧。拙者守其卮。卮亦酬世之具也。子玄有云。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言者因物隨變。惟彼之從。非宥坐之卮與。余今是非無主義。解絲人。因以曼衍。故卮林起焉。優哉游哉。亦所以窮年也。癸未嘉平。周嬰識。

083

112

20343

卮

林

小語

卮林目錄

卷一……………一

質魚

謬杜

鑄紀

刺顧

難裴

箴王

辨劉

析鄺

卷二……………二五

續顏

非馬

說孔

贊劉

錄崔

釋李

復杜

疑白

卷三……………四九

問歐

釐孫

格鮑

嬖張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卷四

述洪

七九

卷五

議郎

論何

一〇五

明楊

解馮

注王

卷六

廣陳

匡徐

一四五

通焦

卷七

洗梅

原謝

一七九

申董

商艾

增姚

詮鍾

卷八……………二一五

諗胡

卷九……………二四五

諗胡

卷十……………二七一

諗胡

卮林卷之一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洛字去其水而加佳。魏爲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除佳而加水。

質曰。按左傳。遷九鼎於雒邑。又伊雒之戎。會雒戎。至於雒。還及雒。館雒汭。臨上雒。周禮。豫州川。滎雒。周代已爲雒字。豈終始五德之傳。周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歷志以周爲木德。春秋元命包。後漢禮儀志。亦云。是周果木行也。水、木之母。母可忌乎。史記夏本紀。踰於雒。又伊洛瀍澗。東過雒汭。導雒自熊耳。禹世已爲雒矣。山海經。謹舉之山。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又已爲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社志。又謂夏得木德。亦豈忌水而加佳乎。新城那沮水。山海經。左傳作睢水。睢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佳。漢之受命。非始於洛。洛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先者。如豢之說。漢字便當加佳矣。按沈約歷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

莆田周 嬰方叔



秦爲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臣賈誼之言。以爲漢審土德。則安得以爲火行而忌水乎。梁氏玉繩曰。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啓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寫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云。豫州之雒。從佳。雍州之洛。從水。本是兩字。後人混而一之耳。

諮杜

歲星

杜元凱注左氏傳。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注曰。歲。歲星也。十八年。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注。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十年。裨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杜曰。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三十二年杜注。此年歲在星紀。

諸曰歲星者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常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故左氏好以歲星羸縮占驗機祥後世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舍往往差池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二十八年爲丙辰昭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爲壬申自此四歲而爲乙亥昭十年則己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蓋爲庚午靈王弑立即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歷蓋與韋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二十三年也受實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鶉尾二十七年復在壽星則僖二十八年也據史記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明年己丑以韋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太歲在丑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紀巳在玄枵午在鶉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酉在實沈戌當在鶉首亥當在鶉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說非誕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曰倉龍太歲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以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卽土之中案始建國無八年卽天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卽地皇元年莽下書無非好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實在癸酉天鳳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

二年則庚辰辛巳如莽言又律歷志漢高祖伐秦繼周天下號漢歲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也漢志歲名敦牂太歲在午而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元年丙午也或誤讀律歷志以八年爲丙午謬耳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子歲星在星紀太歲在丑歲星在玄枵寅在娵訾卯在降婁辰在大梁巳在實沈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歷志曰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歲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爲歲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娵訾未降婁酉在鶉尾亥在鶉火是班氏自爲淆亂也杜豈以班術疏闊故不從之乎○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歲徙一辰廣雅曰太陰太歲也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歲星舍奎婁太陰在午歲歲星舍胃昂畢太陰在未歲歲星舍替舊參太陰在申歲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歲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歲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歲星舍氏房心太陰在丑歲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辰星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陰在戌星居

已。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周禮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太歲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巳在降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卽間遇遲疾。伏留逆順。其大體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滋者順必倍。伏久者見必倏。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無損於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躔舍各各乖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晉灼歲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易四鉤也。今觀卯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昴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鉤果行二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行三宿。於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爲密。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歷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卽位。歲在豕韋。桓公卽位。歲在玄枵。莊公卽位。歲在鶉

火。閔公卽位。歲在大梁。僖公卽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戌也。既稱午在玄枵。未在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鶉首直戌乎。且未在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云歲在降婁。莊元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魏在大梁。昔光和中。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冊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於鶉尾。十有八載。九域咸火。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則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爲魏公。則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爲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冊。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歷。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祀綿邈。校算易爽。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爲乖異。乃爾。且從玄枵數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言魏分野在實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舌。以誑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爲天數者。家自謂義。和人自謂臯昧。誰得復嘗之乎。

溫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鑄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爲月。常肫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遁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驗其柔。非爲柔而乃徵潤也。況火託木石之中。藏煙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爲泉源所託。則濫灑灑洩。謂宜盡爲煙液。以水之受溫爲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當變爲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蕭邱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枹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邱有涼燄。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願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旣謀逆。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

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與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諂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於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令陛下蒙塵幽處。田疇傳。天子方蒙塵未安。潘岳西征賦。常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庾岷別傳。劉曜作亂。京都傾覆。天子蒙塵。岷與許遐等從。釋慧遠論曰。元興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戒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歷尋往牒。誰敢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若非陰共勸進。則謂體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乎。世說又曰。和詣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巧言令色。取悅容身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國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疏闊處。如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難曰。按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強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爲劉繇偵視孫策。時獨與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擊得慈項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裴曰。此與本傳大異。疑謬誤。

難曰。慈若於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於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繯綬也。裴蓋未之深核。

箴王

陳驚坐

王僧虔上古來能書人名。啓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爲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弄以爲榮。時列侯有

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穆不審。野客叢談云。王僧虔名書錄。說陳驚坐異是。是不知僧虔之謬也。

王次仲

能書人名啓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箴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首發於邁。化爲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山。故其峯有大翮小翮之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冲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後漢人。數對赤陛。疏謬若斯。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閒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辨曰。世說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閒。因曹蜍李志而及廉蘭。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尙論古人。羌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爲望之。有叔名向。爲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邱之會。以威武劫齊。以無道脅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搆殺萇弘。陰謀周室。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卽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深。道林。以方外緇侶。取名之半。綴之以公。猶云耆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殷浩。殷淵源。殷中軍。殷揚州。至桓公稱阿源。盡矣。不登三事。望非嵇戴。願得稱公。於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始改爲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淵乎。予謂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徽高扇。值永嘉亂。考室剡縣。岬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爲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爲敬胤者所淆。敬胤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有人道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觀此。則元規於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庾之貴。以拒誹訾。庾之短。以鬻重。法深豈高逸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尙書左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與之。津

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屆榆林。且京雒宅中，代畎不爲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十三。其嘉君子之名，必非蠶吾之主。案魏收書，以猗匭爲桓帝幽并之閒。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氐，故以榆林爲西。桑乾爲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卽猗匭，差無乖爽。但猗匭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孫氏志祖曰：此文出郟注，而非桑經。近殿刻水經注，校改皇魏桓帝十一年，周氏之疑可釋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耳。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杜蓋以新田爲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蔣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旣今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徙，非帶舊豳。齊都臨淄，便棄薄姑之號。楚移湫都，豈仍故郢之思。矧絳本非嘉名，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鑿臺

水經注曰。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頭措頤處也。

析曰。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知伯。將其頭以爲飲器。韓子難三曰。知伯國亡身死。頭爲飲杯。呂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史記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淮南人閒訓曰。知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又道應訓及說苑曰。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於晉陽。襄子擊之。大敗知伯。漆其首以爲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譴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解同虎子。已屬庸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知伯。刳腹絕腸。折頭措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頭措頤。身首分離。暴骨於草澤。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爲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鹵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爲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於臺鮒。鄭玄曰。臺當爲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覽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則亦讀爲壺。折頭。新序作折頤。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

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卽酈元之說。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躡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寧有天井關頭可睇。德陽殿角乎。倘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實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鈞者。斯爲近之耳。○許氏宗彥曰。此廣莫門必非。洛陽城門也。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并州有廣莫門。當取此義。周氏以丹水爲上雒冢嶺山之丹水。非。越石未聞至陝也。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輿。上書訟衛太子。卽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爲冢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狗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輿。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爲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

爲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猶王與之五子也。光武卽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爲安漢公。迫仁自殺。諡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所不同於莽者。平阿侯仁也。與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閎。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莽安定大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卽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憑爵土擁富貴。東觀記以爲術子者。凡此皆介恃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族之降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與父子。自竄北鄙。絕意閭朝。澗泉共清。林風愈引。若非酈注。幾於無聞矣。檢太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說。若此言非爽。王氏再世有二五侯矣。○全氏祖望云。善長可謂輕信者矣。王譚封平阿。不封北平。其妄一也。譚以特進卒。歷其弟商根柄政。而莽始繼之。譚之墓木拱矣。安得不同其政乎。其妄二也。莽之凶暴。其子稍不順。卽殺之。豈容五才遠引。其妄三也。且其封爵何以皆在北平等縣。其妄四也。班范荀袁並不一及。其妄五也。方叔蓋疑之而未敢頌言。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阪。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晉書曰。段匹殫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爲長廡被浦。開館連都。昭創於前。丹踵於後。然則曲榭鋪金。虎臣畢擊。高臺蓄寶。駿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塘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卽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爲賈屋。賈屋又變爲賈復。而賈復更譌爲寡婦也。考古證今。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趙氏一清曰。汝水注之桓水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復南擊酈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以寡婦爲賈復。是一佳證。且賈屋山名。賈復城名。固未可合而爲一也。漢廣武縣在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有廣武故城。而賈復城今在直隸保定府完縣西南至唐縣四十里。方叔以井州之山鎮當冀城之城地。可謂不思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圈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勅虎士効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孫云。奔戎事見穆天子傳。卽詩所謂袒裼暴虎。獻於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爲侍中。吏部尙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闈道。幾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高允爲讚。京師士女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託喻奔戎。蓋晦其事。微露捍虎。亦迂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鴈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忠於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爲從事。太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值遼東太守公孫康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忠與招爭言。招捉忠頭頓築。拔刀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救請。忠乃還坐。峭王便辭遼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頭非斷于經之手。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其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華林。南有石碑。魏明帝立。題云。○孫云。案碑是曹魏文帝所立。以爲明帝。亦誤。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定中。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銜之曰。以蒿

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命羣臣賦詩。據此。則碑立於當塗。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爲皆曹子桓事。非也。然苗茨。字後經諸人研核。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榆櫨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櫨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榆十五年中爲罌櫨者。亦罌類也。廣弘明集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惟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此云榆櫨。可對瓠盧也。

鼯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於此臺。得走鼠於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遊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惟攸曰。此名鼯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爾雅。豹文鼯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辨鼯。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

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予以爲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爲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

析曰。關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糧。酈氏取其一語。殊爲不備。

武邱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邱頭。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邱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析曰。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奄至百尺。凌窮蹙。乘船出迎。宣王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而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於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邱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邱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邱頭爲武邱。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凌至邱頭。而武邱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邱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升於瑕邱。曰。樂哉斯邱。死則我欲葬焉。瑕邱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於時魯有瑕邱。何知衛無茲壘。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櫜是防。若瑕邱獨爲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而終沒大夫卜窆強隣之陌者也。且此處所敘。咸在邾魯封域。忽入衛事。於理殊乖。又負夏可爲負瑕。則虞舜所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布登西北白門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譎誑。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門樓。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河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亡劍於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雷孔章爲豐城令。於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爽恆以劍自隨。後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爲龍。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爲襄陽水也。

黃鵠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卽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常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譙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南屈注於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酈也。

析曰。荊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俠公山下有淥溪源。官常取此水爲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

安元年。並薦酈淥酒於太廟。豈合酈湖淥溪之醞爲裸鬯嘗酎之祀與。則注綠水宜作淥。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有餉楮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搽里。時卽檢記。言皆不差。據此。則程酒豈卽千里酒乎。楊元鳳書。酈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山水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山相見。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初兄不見。便俱去。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卽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爲古雨師。誤耳。

恆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水也。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云云。又涇波麗國。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卽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陔。恆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於大秦。河入中國。注於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波。善

長敘恆於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紉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滌足下。神州地志。斯爲最瓌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洄洑。其閒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爲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茶國。東南行八十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山延。到屬饒夷城。城接恆水。度恆水南行三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減二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山延。到巴連佛邑。從此東南行九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曦晷以遐徂。尋途投扉。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毗茶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屬寶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山延。到巴連佛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皆以原野之遄。征爲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迦去迦維北劣一山延。恆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菴佛足蹟曬衣石。卽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爲

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敍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疏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澗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於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略記者。忘准之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知積璧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壑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卮林卷之二

續顏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刊整漢書，集解音義，以爲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烈，列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立解，顏師古以爲諸家說皆非。應氏言自非子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周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平王時，襄公始立爲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列爲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爲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也。五百者，舉成數耳。七十年當爲十七，今史記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嫪毐，正十七年也。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隱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之。考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出者非其初生，則其卽

位也。必誅嫪毐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爲未出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於歲太差。而十七年之數。獨得不爽。豈繁者可疏。而簡者當密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周。歲在丙午。至嫪毐爲亂。其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獻邑爲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旣遠。編簡易訛。必欲強同。失之逾甚。小顏傳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爲秦本紀。孟增得幸於周成王。造父又幸於周繆王。而非子亦幸於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裴駰案毛詩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從之好。則此爲與周別之日也。當宣王元年。爲秦仲之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十四年。據本紀。爲五百七歲。而依年表。凡五百二年。於時秦始稱王。更爲惠文王元年。是別五百歲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復得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謂也。以此證羈。稍無差池。史儋之言。於是乎信。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續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弟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顏云。更自營爲。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鬘。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元鼎

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蓋以畜牧所贏爲昆弟輸財於邊贍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爲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蕃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卽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縮反勃以相國將擊下薊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縮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上谷

續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使腐儒以春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罪浮於御史大夫耶予以爲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地理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爲渾都猶本傳僭侯之爲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續之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聞恆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爲頻年苦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

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
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獲醜納降，改元之意，直爲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
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媼，女老稱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
也。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漢書又曰：漢興，有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蹟遠害，不自
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罔稱之徒，及諸地理書，競爲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
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

續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徵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
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
證之效。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
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敘述，乃令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爲漢史尙質，著作時只列母媼，夢與
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赤墀，豈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
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敷奏。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

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通者爲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遷固所書。卽爲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爲呂氏名者。孟堅何諱之於郊祀而不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爲字。尤詭誕不經。不知顏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歧。與皇甫謐。相去不三二十年。安在苟趙爲倬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非馬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內其女娃。嬴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以爲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太史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自稱老婦之惠文后。卽吳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亦失。

非之曰。按子長旣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

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姚無疑。不得以爲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又歷代帝王妃后。諡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諡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微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且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尙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於惠文。理亦有之。卽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徵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鳥惑衆。五牛揚旌。

非之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鑿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尙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辨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聘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效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旆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旆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謀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按田單傳。單守卽

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鞏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駭敗走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飾云揚旌不亦誣乎以後代之制侈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季歷

史記龜策傳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旣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又曰執季歷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束皙傳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爲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江潛縣

非之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爲名乎。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潯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孫云。案小司馬史記本作天柱侯。故引天柱山爲證。方叔据今本駁之。蓋未見單行索隱也。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穎達正義曰。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說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魏略曰。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生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沈則棄之。豈羌獠之性。走獸不殊。故處腹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禮。元命包。並稱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前趙錄曰。劉淵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遁甲開山圖曰。慶都觀於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又曰。女狄汲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吞之。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懷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生契。漢武內傳。王夫

人夢吞日。十四月而生武帝。漢書。鈞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錄。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女仙崔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錄。又曰。劉聰母張夫人。十五月生聰。又曰。范隆。字玄嵩。孕十五月而生。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異者。論衡曰。傳言黃帝任二十月生。生而神靈。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一曰二十四月生。脞說曰。供奉官郭坦。二十月生。初以爲妖。百計鍼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脅上出。五歲便入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世本及大戴禮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曰女嬪。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海經。炎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爰。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復有異者。寶積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歷十二年。生庖羲。諱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迹。孕十有二歲。生伏羲。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兒生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凡若此者。不爲聖神。則爲妖孽。生之靡定。固其宜也。其尤異者。百緣經曰。王舍城有長者。婦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滿十月。生一子。先懷妊者。住在右脅。如是次第滿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病無降損。母終。眷屬請大醫者。婆破腹看之。得一兒。形狀故小。頭髮皓白。四向顧視。言我由先身惡口。故處此生。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屬將老兒養育長大。放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脇比丘在。

胎六十年。生而髮白。誓不尸臥。名脇比邱。乃至暗中。手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母胎中。七十二年。產於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涼錄。索綬曰。老聃父乾。字元杲。胎珣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丈夫之最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襲人之神。化爲二龍。曰。予。襲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告之。龍亡而瘞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瘞汜於庭。化爲玄龜。以入王府。府之童妾未齒。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女。不夫而育。懼而弃之。爲弧服者。哀其夜號。取之以逃於襲。襲人襲媯。有獄。以入於王。王嬖是女。使至於爲后。孔穎達詩白華疏曰。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襲媯。襲媯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不彘。遂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不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尙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襲媯。而不信期月離婁之郤公。何與。抑羅萃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宣王於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世。將天時爲之乎。

贊劉

宋孝王王劭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嫫母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敘述當時。務在審實。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與。補注篇曰。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悛。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宋孝王王劭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爲正。以詳贖爲美。如子玄所謂。則宋王蓋兼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宋孝王。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魏鄭公隋書曰。王劭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觀聽。大爲有識所嗤鄙。又曰。王劭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媿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遺編直穢史耳。劉之美言。旣綢繆。史之貶詞。復契闊。惜二書已亡。不得審其梗概也。蓋末世史臣。諂媚者謂之隱惡。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關實錄。在昔尼父。已致慨於勝質矣。且五行掇拾細瑣。皆委巷之談也。禮志援引鬼神。皆詭怪之說也。見人之細過。迷已之大疵。類如斯矣。公羊語半青齊事。多鄙累。漢世尊爲六經。列學宮。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公羊之可廢久矣。夫蘭臺載筆之臣。未有不揜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於司馬。蔚宗亦有憾於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

氏撰齊書。廟號犯時諱者稱諡。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詞妄說。遂盈一篇。又申以詆訶。尤其詔惑。旣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譏王君懋齊隋二書。敘錄煩碎。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二公之見訾又如此。可謂黃雀之利。鶻不知童子之挾彈也。

司馬子長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敘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爲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其序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孫云。案古人不自稱字。見漢書匡衡傳注。敘傳不出字。亦此意也。史通不當以此譏子長。

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爲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孫云。西征賦。子長政駿之史。李善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其妾與呂向同。張衡應閒有云。子長諱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唯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旣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孫云。法言寬見。君子三篇。亦稱子長。在二書之前。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爲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錄崔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卽中書令河東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德業過人。王勃等四人皆出門下。侯遇害。公子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行。誅殛甚衆。素與炎不協。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狀瓌偉。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甚善。今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搯訣。注曰。首帶犀角刀子。搯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搯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旣得。仰視異人。不見。大異之。卽詣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絞斬且半。次至公子。如其教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數邑。精內教。

錄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撫之。守正者以爲語怪。謾聞者謂之欺誕。未可一一爲曲士言也。崇禎癸酉。公孫疆之國。有來令吾邑者。以筆札屬予。往往墨而無禮。予慨然曰。昔人不能爲王門伶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胥史哉。亦對隸人擲筆謝之。令震電憑怒。仇家竊知。因而搆予。與令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至。令遂與仇以他事羅

織子。十一日。膚剋既行。誣章遽上。使者下其事郡。蠻移牒往來。勢如霹靂。所爲罪狀。予者。蓋千古未有之惡。予方偃息荔林。自謂無患。既不與外事。而忽得此。城中大小驚沸。予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夷然不屑。師謂予溺人必笑。怒予太癡。十九日。傳至憲臺對簿。使者頗悉予冤。頻爲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厲吻。欲嚼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爲予請者。則聲如乳虎。予謂命乃在天耳。不能屈下也。上司催促案牘。檄五六至。令故爲遷延留訟。十一月廿七日。始具兩造於庭。予引友人方翊祚爲證。既上。予憶邾令事。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角者。摺訣誦咒。如異人指。是日雖無神人。振首事。然爭辨時。予奴視仇家。詢辱之。復批其首。令嘻笑而已。初無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罷明日。爰書上。事方得解。不數月。二憾俱斃。三郡無不爲予快者。以爲天道之昭昭。然此咒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錄之。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說而存之。以保其身。庶乎。

釋李

薰菴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云。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菴不雜。聞之前典。李善注引家語。顏回曰。聞薰菴不同器而藏。

繹之曰。世說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菴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蓋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辭曰。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釋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誄云。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令送客處。此甚可笑。三閩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所指乎。

于嚴

劉孝標辨命論。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地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嚴延年傳。

釋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子公。爲東海。決曹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壤。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于孫必興。嚴延年爲河南太守。爲治嚴酷。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埽墓地待汝耳。後歲餘而誅。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釋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面以降。差爲明暢。予友詹修之謂其非是。云泥者叩頭。

蟲也。泥首卽叩首耳。予謂范曄公孫述論曰。述謝臣屬。審廢與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注引干寶晉紀。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如以爲叩頭。則當云銜玉泥首。面縛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彥昇讓表。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如曰叩首。不得復云在顏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馱泥中。晉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欲反縛懸頭。衆望同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汗辱耳。比於謝豹。豈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復憶五六歲時。先大父抱著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說醉如泥。何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淖溼之物。如泥。蓋爛醉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慧。先大父曰。不然。泥者。蚊行蟲名。攘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齋。醉如泥。以爲如此蟲也。予後閱蔡夢弼杜詩注曰。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說與張邦基墨莊漫錄同。漫錄又云。僞閩王延慶。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酒旣盈。不可置盃。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泥之爲蟲。又有兩矣。然吳道元與天公牋曰。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斯又不知何所指也。

佛生

王巾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釋曰。如來出世之辰。經紀參差。然以恆星不見時生。其說殊誕。案因果經。摩耶夫人往藍毗尼園。於四月八日。月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華。卽舉右手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而出。瑞應經。太子四月八日夜

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答曰。沸星出時生。沸星出時出家。沸星出時成道。沸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沸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凡茲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乖。曠出星暉。昏昕又異矣。至釋玄。輝云。世代既遙。難可論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卽莊王十年。四月辛亥。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內外典以四月爲正也。又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爲正。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曰。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范甯穀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弃天子禮樂法度也。蓋皆以夜明隕星爲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賈。六鷁之飛。咸在宋都。則恆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於魯也。齊衛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疏引感精符曰。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太甚也。公羊疏亦引春秋緯云。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年榮奢改葬桓王故也。此皆鑿空傳會之說矣。若必援爲悉達篤生之繇。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墜乎。自非然者。果天竺聖人知中國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國聖人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爲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西方之書。以爲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爲四月八日者。以周歷審之邪。淨飯之宮。兼用夏周二歷。其時已奉正朔耶。杜預左傳注曰。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

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義曰：夏之仲春，是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爲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憚又安得以八日爲正乎？夫沸星爲弗沙，卽鬼宿也。鬼在南宮南方七星，旣皆隱沒，沸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於日食，河濟之間，時有落石如雨，何謂休徵？曜靈隆照，宵出萊夷，東瞻之城，至今垂號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如隕星夜光爲婆伽之生所致，其爲異也。奚翅鸛鶴矣。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於鬼之夜哭，則當旌其異，以明夷狄兼中國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於日之再中，則常列其禎，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僅謂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耳。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歷考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恆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四，皆非佳事。况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耶子因廣尋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袁粲駁夷夏論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沈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墜地，與春秋恆星不見意趣永乖。釋道安二教論曰：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注引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卽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卽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按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

放光明。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歷。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其董奉忠用魯歷。算卽二月七日。用前周歷。算卽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也。後魏書僧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辨正論曰。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多曰。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旃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從摩耶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

槃。又云。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勅尙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法師曰。依辨正論云。姚長謙歷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般王時生。推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錄。固言莊王。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對曰。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衆書。准阿含經等。細推依實。佛是周第五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脇而誕。卽周書異記之云也。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但據恆星爲驗。未悟恆星別由他事。長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託胎者。亦非也。凡人正月胎。卽十月生。四月胎。卽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長房之錄。定不可依也。又裴法師西域行傳曰。臘伐尼林有無意華樹。佛本誕處。云當此土二月八日。上座部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史曰。謝承漢書。以佛爲周莊王癸丑歲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非甲寅也。腐儒習於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考耳。元金履祥通鑑前編。昭王元年己丑。二十二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高僧覈論。旣聚訟之莫憑。卽一人紀載。亦齟齬而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中華儒生。乃欲多方牽綴。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恆星不見。是年則爲癸丑。謂佛生昭王甲寅者。蓋亦竊恆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誤以癸丑爲甲寅。又誤以十四年爲二十四年也。帝王世紀。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

南征不復。故沈約於穆王卽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蓋武王爲西伯者十一年。爲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年。歲次己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恆星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亦爲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爲書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爲確。自陷於牽合而不知也。孔子逆知秦之繼周者。爲秦誓存於尙書末簡耳。今據恆星之書而揣釋氏必以是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足以定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復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又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莫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爲饑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

復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於天墮山。蓋天精也。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宇納爲妃。遂王於蜀。號曰望帝。荆有人曰鼈靈。出自井中。身死。泝流而上。至汝山。復生。宇用爲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西州望帝淫於其妻。慚而讓國焉。去隱西山。後以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揚雄應劭許慎

說也。他書或言冰泮淖而百草奮興。亦說春分鳴而衆英摧落。倒縣以寄其苦。北向以喻其思。巢鳥爲之飼雛。田家侯以舉趾。周公謂之雉。師曠謂之鷓。屈平謂之鷓鴣。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雉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秣鳩。揚雄謂之子鷓。王逸謂之置鷓。張揖謂之鷓鴣。沈盤謂之鷓鴣。張華謂之怨鳥。許慎。郭璞謂之子雉。常璩謂之子鷓。徐廣謂之子鷓。李士謙謂之鷓鴣。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自呼之聲以爲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旣周公所作。時無杜宇。安得啼鷓。常璩亦曰。子鷓之鳥。今云是雉。四海有之。何必在蜀。且刺史秦官。蜀世未具。以此反訊。楊許之說蹟矣。案爾雅。雉周燕。燕亂。舍人注曰。雉周名燕燕。又名亂。孫炎曰。別三名也。謂雉周是燕。其說又異。自禽經。華陽志。以雉周爲鷓。著書者遂爾相仍。而羅願讀爲雉。又名周燕。蓋本說文矣。意者杜鷓爲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亡去。時適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好奇。往往證成其說。如劉淵林稱蜀記曰。王姓杜。名字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魄。鮑昭云。鷓是蜀帝之魂。溫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屬賦詠。不獨少陵。固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杜宇旣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身摧悴。難忘黃屋之尊。四海翻飛。竟思玉壘之樂。啼夜之悲未歇。亡國之主非誌焉耳。但寄巢舖殼。說出拾遺。密樹深篁。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鷓行。又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鷓。何微細。跳葉竄枝。樹木中。搶伴瞥振。雌隨雄。毛衣慘黑。兒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墮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背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則棲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鷓之困。與

向所稱仍爲餽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按鮑照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閒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然則博物志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爲飼之。蓋虛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下筆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蘇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天音伊邪切。

疑之曰。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爲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醜酒頻遊蘇小墓。載書時泛議曹湖。旣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悵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豔語。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蘇小小歌。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又緡春渚紀聞。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云云。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爲錢塘幕官。廨舍後。唐蘇小小墓在焉。頃之。才仲復夢美姝。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自是每夕必來。同寢。咸曰。蘇小小墓妖也。不踰年。才仲疾卒。按此。則蘇小實錢塘人。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

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爲武林人。知揚州爲杭字之誤也。○孫云。案白香山餘杭形勝詩云。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自注。蘇小小本錢塘妓人也。無緣忽以爲揚州。近刻香山詩。和春深二十首作杭州。芥隱筆記偶誤耳。野客叢書卷七引白詩。又作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蓋宋本不同如此。宋陳子兼牕閒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墓又在嘉禾。豈麗媛妖姬兩地爭以爲重乎。劉禹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剛後聯騎住。垂釣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夢得詠已及此。紀聞又非誣耳。

卮林卷之三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氏表曰崔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牟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問曰嬰向作崔氏綿史小序曰崔氏於戰國時文獻中湮風徽云邈迨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爲崔氏始祖雖表所銓次不無踳錯而學乎舊史敢附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稱孤此所未解一也漢氏芟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東萊居然南面此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紀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紹爲太守此所未解三也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通者非卽四皓之夏黃乎夫意如青土錫采旣在嬴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牟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豈有相承五葉並萃一時又豈有高祖方立本朝而玄孫翻避其世者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

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過黃腫登之罘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茲蓋與雲笈七籤所稱崔仲牟秦時封汝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擅文宗。唐史高視金匱。難以蠶管測其玄深。穀梁子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輒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口偶料廢簏。得綿史簡端數紙。蠹籍尙存。郢質已逝。執書反覆。悵然有今曩之懷。敝帚未忘。聊識於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仇。今黜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奸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德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衰亂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功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一宇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蠱賊宮禁。嗣嵩乞巧。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桓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鼎祚坐移。曹叡凶虐。過其祖父。然忍死之際。國命已歸之司馬氏矣。

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國俱夷。始建皇帝之號。漢高崛起。所取者獨有一秦。軹道繫組。版圖皆入。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當不叡時。語地則祇半於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原。二三十年閒。師幽齊芳。昭戕高髦。其糜磨曾不及靈獻。而云強盛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可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者。二方奉筭。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吳玩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仇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卽祚。白帝崩殂。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戎之思。迨劉禪出降。而曹奂已蹙。蜀之爲漢。直與仇相終始。魏何得靦然而竊統之正也。故以爲功之成。則其虧已多。以爲迹之順。則其逆實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晉統天下。始無可疑者。善乎習彥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故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繇斯以談。陳壽之不敢進魏而並志爲三。其見猶未爲陋也。

釐孫

合璧事類。孫奭。字宗召。博平人。舉九經及第。爲侍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尙書說命。真宗除奭龍圖閣待制。卒諡宣。

隰朋顏淵

孫奭作孟子正義於不恥章疏曰凡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爲解文

釐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管猥庸隨事發明誰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奭腐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閒引往行蕪陋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奭自云文段不錄則奭剪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與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己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嵇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蓋采邪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爲奭所變亂多矣奭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孫奭正義曰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釐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年居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家候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土尊配天。木爲少陽。見於寅。壯於卯。衰於辰。火爲太陽。見於巳。壯盛於午。衰於未。金者少陰。見於申。壯於酉。衰於戌。水太陰。見於亥。壯於子。衰於丑。木生水。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爲東方。爲春。金爲西方。爲秋。火爲南方。爲夏。水爲北方。爲冬。土爲中央。爲四維。五行用事者。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旺。木王而火相。木王則水廢。蓋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則水廢爲江河也。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倣此。白虎通蓋采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行雖各王於一季。要其壯時。乃可言旺耳。若夫節淪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以王言矣。如孫氏說。五旺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爲金廢之鄉。子丑爲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火謝之方。指休廢爲盛王。豈不謬哉。又金水土同旺於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於寅卯。金火並旺於巳午。水木偕旺於子亥。親仇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所乎。龜筮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駟集解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句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句

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句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解已明。不知詭所云一畫二畫者求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然其年歲任鶉火。鶉火爲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隱。式卽式也。式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聽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妖若顏淵。壽若邵公。孫奭不疏。

釐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爲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卽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召康公封燕。康王時。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蓋別有案據。○孫云。路史本論

衡。風俗通皇霸篇云。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惡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而終得升於帝。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釐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邵公之徒。遞相祖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案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然性骨善。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邪卿蓋與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雖不詭於大道。未知漢儒之同詞也。然鄭康成祭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連命。定命。辨命諸論。所以紛紛於世也。孫子荆詩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爲上壽中壽下壽。孟與此異。

仁鳥

趙氏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曰。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皇

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釐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鷩鷩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此雖刳胎殺夭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是猶澄子之亡。其紡緇而取償於禪緇。忘其所以爲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儀。人亦未祥。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蓋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

釐之曰。爲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強記焉耳。苟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擻塞聰明。守其固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無傳。良難冥搜。而以爲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儒之談。賊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蓋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繇百世之後。解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爲多臆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爲不見古文尙書。然則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事之不審。一物之不知。不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誚。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霸王之語。則非面說也。此與范曄書願少賜遊觀之閒望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詮。以題無書字。遂不敢收載。竊以爲當補入。

燮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鈎詩話曰。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效之。宋子京唐奸臣贊云。三宰囓凶。化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盛。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武。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嬖曰案抱樸子或問真人守身鍊形之術答曰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川而後世膚鄙道士竊勦以爲古歌羊質虎皮何足倣擬退之之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立言如此豈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舒節緩聲子京之贊比事連類語其體製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倣舟篇曰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歎牛篇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禽鐘室誅斯爲似之洪景廬謂本荀子成相接成相亦倣汲冢周祝解法尙未純自柏梁肇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纍纍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差與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於史冊則孟堅劄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爲冠劉宋皆摹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林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詰

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鷓以貪願。雞以曠。鴨以怒。雀以猜。燕以狂。昫視也。鶯以喜。嘯鳥以悲。啼鶯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鷓以悲。嘯鴨也。鵝飛則蟻沈。鴈鳴則蚓結。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鸚鵡以晴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蛤蜊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孝轅論篤者也。何宜疎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閒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爲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鷓。赤鳳謂之鶯。黃鳳謂之鶯。白鳳謂之鷓。紫鳳謂之鶯。又曰。乾臯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孫云。此下尙

曰。朱鷺不攪肉。朱鷺不吞腥。又曰。鷺好風。鷓好雨。鷓好霜。鷺好露。埤雅引之。則作鷓好風。鷓惡雨。鷓好霜。鷺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交而孕。鳩鵠以睛交而孕。鳩鵠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爲見爾雅疏。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雞睨。出王褒賦中。而傳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肺胃。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又蜃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蜃無胃而育。今晉書逸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已審。且亦蠕動之類。以謂可補禽經。斯不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爲北堂。蓋祖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爲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於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胡詩。上堂拜家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歸觀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觀省詩。北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萱親。常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斥母。蓋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猶見子美詩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詩人筆與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而算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簡文帝詩。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語。則一卮一盃。又價齊於一斗矣。王融淶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亦可以爲真耶。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宋酒價亦復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如此。此詩豈作於建中時。

耶。然貞元二年歲饑，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一笑也。但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此恐升字之譌。予嘗爲之語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鸚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鸚斯，鸚，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露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鸚斯，失矣。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鸚斯，一名鸚，一名鶉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鳥名鸚，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鸚斯之目，是不精也。予按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爲書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考爾雅曰：鸚斯，鶉居。使斯祇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鸚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螽斯之斯與露斯之斯同爲語辭，其說益僻。案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傳曰：螽斯，蚣蝮也。又曰：斯螽，蚣蝮也。爾雅曰：蜥螽，蚣蝮。舍人曰：今所謂春黍，方言曰：春黍謂之蜥螽。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春箕，則安得以爲露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爲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通固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尙白。黑。尙青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則趙高於時。不但以蒲爲脯。鹿爲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與扶令育之表。救義康云。獨獻微管。蓋遜言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爲指義康耶。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

驗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顏介觀我生賦。曰。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則皆用管仲事也。

板輿

叢談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曰。板輿之爲安車。猶蒲輪之爲軟輪。皆欲使老人從容肆體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常乘馬。且其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史。畢元賓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觀其聽斷。隋上柱國梁睿。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三衛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語爲奉母故實。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話錄。柳芳掌汾陽書記。軍中大燕。母趙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子臨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人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於齊。太后懼。帥閣監索扶幸。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太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云。

貴賤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兗州，徙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從周爲之緩攻，此與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閒，獨未聞西道主人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實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辨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詣闕，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今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辨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鄴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

二三日閒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此非所謂秋方典客者乎。○趙氏翼陔餘叢考。引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書喻馮翊賊帥孫華。華率騎數千。至自郃陽。帝厚加拊遇。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蓋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慎曰。東戶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案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爲首。漢書古今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扈在炎帝神農之際。則棲畝美談。宜以容成爲先矣。路史。因提紀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爲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爲卽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爲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蔡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愷悌。宣柔嘉。餘貨委於路衢。餘糧棲於畝。魏畝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于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

簡氓庶繁息。餘糧棲畝。戶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耳。若劉裕所言。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得因糧於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爲題。必有深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余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暨從行天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杯石溝。宴羣臣。晉宮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興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壁。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淵池詩。

附曰。王於天淵池。列載梁詩。江銘。蓋謂卽洛園曲沼也。夫自晉以來。伊洛淪陷。爲狄場。宋齊梁陳。畫疆而守。長淮難涉。安得彌蓋洛邑。授簡茲池。覽宋齊書。建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池。蓋宴遊之所。輒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間。天淵池芙蓉。咸二花一帶。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於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爲魏之天淵。則是鑿鑿歲。驚於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於敵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禮里宰。歲時合耦於耒。鄭玄注曰。耒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也。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故昆陽城中。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傅者。按鄭玄駁許慎異義曰。○孫云。見王制正義。周禮六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微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隨問而知之。附曰。隋書曰。崔隨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隨曰。皇甫謐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予按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西北九十里。爲西通上郡之關。卽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據煬帝語。則有二羊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里不遙。封疆如錯。晉陽之西北。卽壺關之東南。羊腸蓋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城所治也。河水

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爲呂尉，皆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爲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略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王氏引典農城爲美談，殊少稽練。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爲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經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壘，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青土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敘，正當魏武時，又爲齊人，則元矩非卽衡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寃。水經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廡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廡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人有寃寃，則撻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

年月者以太武紀神龜四年十月詔崔浩定律令故也。不知闕左平枉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闕也。案道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平城下至太武尙屏恆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遷雒陽上距神龜六十餘載雖器同事合而地迴年乖援平城之故實傳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以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鵠手跡魏武懸著帳中玩之以爲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案前志往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邱姓苑古有賢者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與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橫天下爲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頓使漢祚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爲古賢乎。

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乏奇偉五年前楊仲困自蕭山致水仙花

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予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之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

彈曰。予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則劉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音類玄宗。改名子玄。此在梁元後百餘年。高氏以是當之。何其舛也。御覽引金樓子曰。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謂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似孫二賦。載其騷略中。

鄭康成

緯略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紀謂舜只三妃。又爲未悉。何者。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閭氏。列女傳。堯以二女娥

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曰登比氏。又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俗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羲均。羲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疎也。

鮓魚

高似孫緯略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鮓魚。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吳良爲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鮓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鮓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鮓魚。前已表徐州刺史。刺史臧霸送鮓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唇舌非吾事。且問江南噉鮓魚。詩中用鮓魚僅見此。

彈曰。乙丑。予在鷺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鮓魚百枚。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爲魚。殆不可曉。緯略所引。尙多遺者。且似未知鮓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徵舊事。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慙不能食。置飲酒。啗鮓魚。顏師古注曰。鮓。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鮓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爲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鮓魚。或有閒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鮓魚三十枚。彥回時甚貧。簿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

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郭璞注三倉曰。鮫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鮫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孫云。伏隆事及郭璞三倉注。廣志皆續古所引。見緯略卷九。豈方叔未覩是本耶。陶隱居名醫別錄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鮫魚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決明。是鮫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殼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殼。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爲紫貝及鮫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捕海物。云鮫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擊舟至所產處。以繩繫腰。縛於舵尾。然後沒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猶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輒拊膺慟哭。蓋已爲魚龍攫去矣。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鮫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則被甲者不名鮫也。若諸家之說。則此待石以具體。耀采而晃人者。其爲鮫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鮫。海魚。孫愐從之。皆未辨其爲介爲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貴之。一枚至數千錢。海人死利。亦何怪乎。

削橐

緯略載削橐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羣、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彈曰。東觀漢紀。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荀彧別傳曰。彧爲尙書令。

常以書諫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晉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元達，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爲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藁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爲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隋書：高穎，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穎皆削藁。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譽。而馬賓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藁，與荀令皆於屬纊始命焚毀，則其不密者多矣。任彥升爲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此蓋用事爲藁，非其實也。緯略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曰：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閒。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

本之曰：四言慷慨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爲娛。爰生之徒，亦以爲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古詩曰：人

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相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禹熙然而稱曰。吾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憂爲。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然予嘗尋之。江總歲莫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則非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圓常言。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沈炯幽庭賦。謠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鏡遠詠曰。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蓋相襲久矣。按傅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實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甲乳生也。畫

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尙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僞爲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於禮魯人以爲母師甲觀旣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京未遙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遽謂之臆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事入告於君以爲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扈林卷之四

述洪

耆英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侍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狄盧見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貞。皆八十二。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尙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祕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述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尙齒之會。賦詩記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蓋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祕書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劉眞。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盧眞。八十三。前永州刺史張渾。七十七。刑部尙書致仕白居易。七十四。九老之會。盧眞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談紀洛社耆英云。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爲耆年會。

命畫工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尙恭。七十六。太常少寺趙丙。祕書監劉凡。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檢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通議大夫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筆談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會。程馬何以不預。四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尙書宋琪。廬州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鄂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次年。李公卽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嬰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爲盛云。明宣德閒。湖州烏清鎮亦有九老。趙曦。官司班。年九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美。正統閒。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臧。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見宛

委餘編。隆慶己巳。莆田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八。少參雅瀾七十七。太守陳敘七十六。運使林汝永七十五。主事柯維騏七十四。太守林九宗七十二。尙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尙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展重陽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附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巳改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句。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有菊花開日卽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述曰。戊辰九月十八日。予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集綠筍齋看菊。兼餞吳興黃君。南昌葉君。呼盧聽歌。卽席探賦。予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可爲展重九。作詩云。登臨佳處卽重陽。九日仍逢二九霜。菊綻經旬開倍豔。人遊浹日興尤長。驚秋談客思吳楚。窺筍玄言注老莊。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燭照霓裳。宋史黃杞字景章漳州人歷官清介知潮州奉祠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朱熹與詩云須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敘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沖。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

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卽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耳。○孫云。三筆別有漢人希姓一條。方叔未細檢。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遺編。尙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史冥。都渾梁侯僕多。尙書令鞠譚。太子少傅瓶守。侍中耦嘉。鈞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弓祉。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暉。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真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軍采皓。蜀郡都尉千獻。上黨都尉露平。趙相行祐。兖州刺史過朽。一作過栩。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趾刺史僮尹。越巂太守牧稂。漢中太守抗喜。南陽太守翟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守函熙。南郡太守繚祕。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莫如。陳郡太守沐寵。○孫云。五筆本有沐寵。劇令家羨。中牟令池。瑗。梁令鄴。風武陽令會。栩。羸。長。糗。宗。博士食子公。沛上計三。烏羣。不知景盧何以不敘。然漢書西南夷傳有越巂太守牧根。豈卽牧稂之譌乎。

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筆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

雌。但畢皆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格。甚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案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陬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甲。歲雄也。月名畢聚。謂月值畢及訾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予稽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聚當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漢始以建亥爲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孫云。案本是改以建寅。非建子也。漢未嘗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爲濁星之畢。及訾皆之口。失之遠矣。月令惟紀日舍中星。不及於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天。故不得以恆星定月。所在。訾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訾訾之辰。蓋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沈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閒。司馬貞旣云。起牽牛之初。又以爲月值畢及訾訾。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爲得。景盧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譌耶。

○孫云。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正作虞書。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范望注。日爲雄。月爲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爲雌雄。固有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爲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與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爲雄。夜爲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注曰。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以氣爲雄。形爲雌也。爾雅郭璞註曰。蜺雌虹也。音義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春秋元命包。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高誘淮南注亦曰。雄爲虹。雌爲蜺。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蠕蟻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蝦蟇在東。蜺常在旁。四時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雌蜺嬖嬾。以曾橈。悲回風曰。處雌蜺之標顛。東方朔怨思曰。載雌霓而爲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旬始出於北斗旁。如雄雞。其帑青黑色。管灼曰。帑。雌也。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雄以音

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參同契曰。天地之雌雄兮。徘徊于與午。然則虹蜺星斗皆有雌雄。天地亦不能遠。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淮南子。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高誘曰。邱陵高敞。陽也。故曰牡。谿谷污下。陰也。故曰牝。又以牝牡代雌雄。皆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書。有孝經雄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閒。梁普通閒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閒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名當時已有不諱者矣。然又怪之。其時文字閒或用此字。蓋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子瞻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詞。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文章流別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

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豈無見哉。子瞻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調采壯麗。音句流摩。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自子玄之論行。後世談者。從攬撫合離。摘發疑殆。證其實然。案江淹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搵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語。則非六朝僞撰矣。若錄別之詩。展轉倣倣。真僞相眩。不啻淄澠。世無易牙。誰能深辨。景廬乃以盈觴字定其非出李手。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盈字最多。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酒以合歡。爭盈酌之。閒反生鬪。又曰。沖而徐盈。他不能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怨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官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鹽鐵論曰。天地不能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爲盈爲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曰。隱隱欲欲。久而愈盈。漢書律歷志。屢稱盈不盈。而溝洫志。頻言河盈溢。敘傳曰。監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諱盈字。可歷言矣。高祖勅業。諱尤宜嚴。而韋孟諷諫詩曰。總齊羣邦。曰。王根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在鄒詩曰。寤其外邦。曰於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曰歸骸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敘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也。文帝諱恆。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恆山以北。漢書外

咸傳立恆山王弘爲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其左脅。夏小正曰。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綠盜旣啓。淮南子。匹夫百晦。不遑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有扈。曰。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王褒九懷曰。啓匱兮探筴。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若說苑稱黃帝西向啓首。案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爲稽。而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旣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糜沸。蠟動雲徹。又曰。鑿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膳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牀上。弗爲體。宣帝詔。今百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爲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事。爽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爽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龍爽。寶嬰傳曰。有如兩宮爽將軍。熬者。成帝諱。而田蚡傳。諸公稍自引而怠熬。大人賦。低印天矯以驕熬。長卿之作。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觴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一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荆所奏。曾子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居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敘涇渭灞澁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述曰。王勣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鼻祖也。李邕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又賦妓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樂詞。暹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戴叔倫感懷詩。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彩雲收。張祜詠風。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許渾夜按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歌扇初移翠黛顰。流風所蕩。寧僅儲李數家乎。按梁陳習尙妖淫。詞篇多以取儷。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牕似秋月。庾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卻匣擎歌扇。開箱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淨香颺舞衣。李孝貞春園聽妓曰。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盧思道後園宴曰。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蓋六代緒風。唐人皆效之。然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發言如絲。興慶宮詩。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粉之習。佳麗之移人久矣。宋春國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纒。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胡元瑞詩藪。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瀋也。

呂望非熊

五筆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出。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鬪。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記云。呂尙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鬪。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玄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鬪。非熊非熊爲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熊。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大祖史疇。爲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此沈約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某太尉碑曰。卜非熊。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又班固答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熊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熊。所獲伯王之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章懷注不殊。豈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耶。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熊。非龍非鬪。而唐書酷吏傳。肅宗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況子秀才願非熊。世系表有黃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用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續筆曰。歷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述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予案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正月詠訾。初危十六度。立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曰雨水。又曰。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今曰驚蟄。歷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歷曰。中昴八度。清明。班注。今曰穀雨。而後漢律歷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清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分歷也。洪氏以爲太初始正。殊誤。卽孔氏謂三統歷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時訓解尤詳之。○孫云。此逸周書誤文。近刻已改正。景盧以爲仍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歷。而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璧八度。謂之豕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璧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斯又依三統者。豈主爲月令。素臣而不必遵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爲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

澤涸堅，蟄於冰下，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蟲，以冬陰閉固，蟄於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方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淅，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遷換天道，沖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孫云：此孫綽蓋孫盛之譌。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南北史。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揚采，不傳者，時見於軼書，若覩鳳片羽，足驗五德，或

見虎一毛。不知其班。非獨以文之工拙。才之優劣故也。蓋亦有幸不幸焉。三國書傳者。惟陳壽所撰。是矣。然九州春秋十卷。記漢末事耳。王沈書四十四卷。典略八十九卷。張錄三十卷。韋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十卷。江表傳五卷。湮沒不存。他尚有王隱蜀記七卷。郭沖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二卷。○孫云。華陽國志今存。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尙書八卷。孫盛魏世譜口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末傳八卷。晉太學博士環濟吳紀九卷。胡沖吳歷六卷。又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虞尙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書於干寶紀二十三卷。又王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唐太宗御撰外。復有郭頌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習鑿齒漢晉春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沈晉書三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晉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程令王偉之隆安記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帝陽秋口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馬記室庾銑東晉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史。自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卷。沈約宋書一百卷外。尚有裴子野宋略

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少府卿謝綽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二卷。齊書則蕭子顯外有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沈約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十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等齊典十卷。劉陟齊紀十卷。陳著作郎許亨齊書五十卷。梁史則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外有梁中書郎謝昊梁書四十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帝紀七卷。許亨子善心梁書七十卷。劉璠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寶錄三卷。鮑衡卿乘輿龍飛記二卷。臧嚴棲鳳春秋五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勗梁後略十卷。梁長沙蕃王蕭詔太清紀十卷。裴政太清寶錄八卷。謝昊梁元帝寶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略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大圜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梁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且陳王業歷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張大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十卷。盧彥卿後魏紀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卷。溫子升永安故事三卷。北齊則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四卷。子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外又有崔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榮建緒著齊紀三十卷。杜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志二十卷。又齊書紀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傳天錄口卷。陸元規文宣帝寶錄口卷。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三十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大素隋書三十二卷。又隋後略十卷。呂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

尉邱啓期隋記十卷。柳謦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略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卷。河洛記壺關錄各若干卷。僭國之史。自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四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僞燕尙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書郎趙郡王景暉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魏侍中高閔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僞涼從事中郎劉昶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蕭武李春秋南北史外。又有晉北中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治時事六卷。徐光等上黨國記及趙書□卷。李公緒撰趙紀八卷。趙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魏左民尙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僞漢散騎常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國書□卷。僞燕尙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十卷。記馮氏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燕右僕射張諮涼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國參軍劉慶涼記十二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晉侍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昶敦煌寶錄二十卷。又建康太守索暉涼書及托跋涼錄十卷。宋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雖淪。空名猶在。景盧且皆遺之。况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尙多誤者。孫綽雖領著作。概無撰述。未嘗有晉記也。元行沖魏典。拓跋氏書耳。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屬曹氏。邱悅三國典略三十卷。員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而傅之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

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行沖以族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沖以爲非，因言道武名健，繼晉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包西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田融、高閏等敍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爲南北朝時僭僞。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而方等字實相，乃取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譌爲萬等。二唐書宋史皆作蕭方，是指等字爲輩也。以景盧之精辨，而蹈斯躋，過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詠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留盧秦卿詩爲郎士元作，亦曰石尤風，打頭逆風也。

五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逆風也。

胡元瑞藝林學山曰：麟按，據唐人詩，卽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颺之類。今江湖

閒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予過淮徐閒。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藝林學山又引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戴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測石郵。揚文公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曰。惱懽青絲竿。凌晨只欲開。狂風趣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尙從舊尤字。近得此。欣然附錄。以貽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颶盲颶者。良是非打頭也。但奔颶之來。自然四面。胡元瑞云。四面石尤。則意疊詞複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遭風詩。曰。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取媿。而且云翻動。則石尤乃飛廉孟老之精。奇相馬銜之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對川后。益信其爲怪族幽妖矣。元李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匄。本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

名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乞與乞義同。則作乞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則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予謂族大枝繁。葛藟不芘。況於名字。得不禁同。南史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人兗州中從事。與泌同名。世謂士清爲孝泌。以別之。人無怪者。則鄭之段。晉之乞。魯之嬰齊。近古尙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入郢。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久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吳樊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檀弓註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卽是六世王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夫若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且可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魏書安同傳云。同父屈。仕慕容暉。爲殿中郎將。同子屈。典太倉。盜官粳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卷盡有史臣題。亦笑其祖孫共名。予謂簡編旣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旨推之。安知同父屈之非字譌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公。鄭

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三公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廩也。索隱曰。譙周云。武公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忘記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也。此亦委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鼂靈卽位。號曰開明。奇帝王盧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士五婦候臺之事。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酈善長亦笑之。此事乃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酉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閒。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慕。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道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此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予以爲月無光而遡日爲明。世所知也。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對在卯。卯爲兔。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爲鳥。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或曰。段成式言月中

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影景日中，月望之明，景亦隨之。董解亦可喜。然上蒼高邈，孰辨其真。屈原有願兔在腹之間，推度災有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談。虞喜有仙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既謂地水所映，復謂閣浮提樹之形。瑜珈論謂大海魚鼈之影。西國傳謂有兔行菩薩行，投身火中。天帝取焦兔，冥月內事尤鄙俚。大抵家立一說，競異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鳥。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凋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鑒空詩意。然中秋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記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壇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祀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寓龍寓車馬，皆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

述曰：應璩書：泥人鶴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勒鞞，收馬渥洼，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乘耒把鋤。又曰：世間繕治宅舍，作畢解謝土。

神爲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雕漢吏之顏，匈奴刻郅都之貌，縣官效鬱壘之容，李子長之梧因能動，江充之桐人爲蠱，丁蘭之木母顰眉，薛綜東都賦注曰：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寫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檀刻迦文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化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田蘇前焉。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歎，而鄭玄禮記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埤蒼曰：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鸞車象人，鄭玄解爲俑，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轍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立大桃人，蓋土木形骸已興於上世矣。

桑穀

三筆曰：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尙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敝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

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太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直取胸懷。以後爲前。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耶。蓋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穀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已以爲太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依違耳。史記殷本紀曰。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祥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已。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高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爲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大拱。湯曰。祥者福先。見祥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高誘注曰。書敍云。伊陟相太戊。毫有桑穀祥共生於朝。太戊。太甲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曠咸陽市門。無敢

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爲妄。然韓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伊尹曰。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先。祥者福先。見妖爲善。禍不至。見祥爲不善。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則桑穀生於商朝者三。而皆爲與商之禎。高誘顏籀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立凡庶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老子注。碌碌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邱五。恐州黎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五邱。碌碌然小耳。毛遂謂諸舍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泌書。環環常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爲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又易林曰。烏芑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彊食。進死何傷。鷓冠子曰。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灌夫傳。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碌碌。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

司馬彪注曰。祿祿猶錄錄。領錄也。陸德明曰。祿祿謂形見爲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周禮攬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諳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羣子陸陸婦姪成行。則似爲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旨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爲蹶蹶焉。往生也。說文曰。遂。行謹遂遠也。博雅。遂。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睒睒。譏譏兮噓嚙。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稱。易林所云。茗亭峻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窈邃之致。○孫云。馬第伯記。當以俯視谿谷碌碌爲句。亦言谿谷之庸細也。餘皆闕茸猥庸意耳。疏與識者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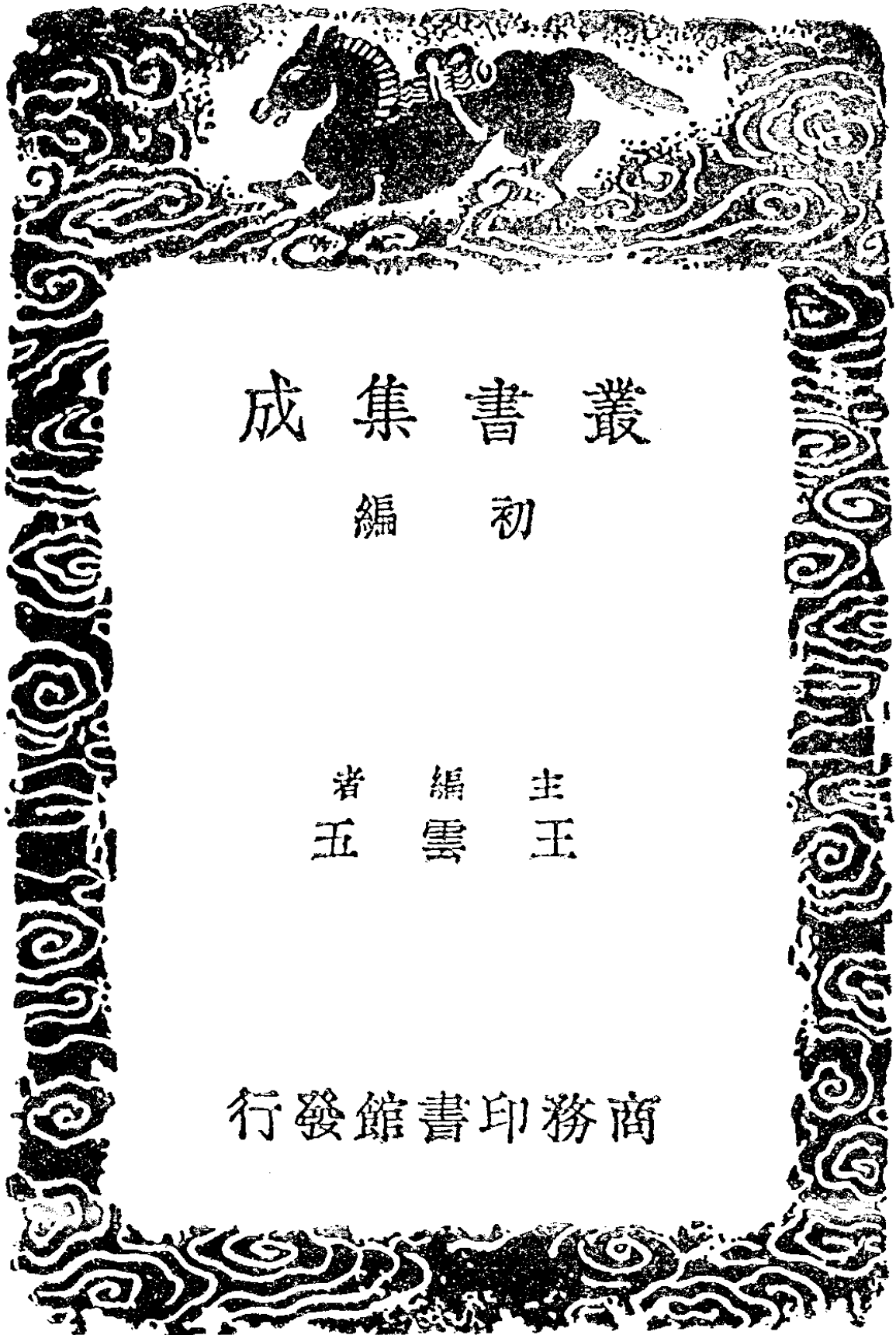


33
4
343

卮

林
附補遺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后 林

附 補 遺

(二)



3 0648 9821 0

周 嬰 纂



卮林卷之五

議郎

郎瑛仁寶作七修類藁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知唐元和閒金忠義作。宋天聖閒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議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憲宗於麟德殿觀之。宣和鹵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朝志曰。天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表曰。唐元和時。典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以記里鼓車上之。至國朝。不聞其制。今擬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年。內侍吳德仁獻車制。天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按楊維禎賦曰。降炎漢以罕記。臻李唐而著稱。雲聘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聿成。蓋卽所謂云亮立。燕肅也。柳宗元亦有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與人。考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始獲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



50060

083
114
2344

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鐺。尙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吳德仁記里鼓車制。車獨轆雙輪。箱上爲兩重。刻木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三步。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鐺。凡用大小輪八合。三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此又詳於崔豹。然黃帝內傳曰。玄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嵇叔夜

七修類藁又云。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毌邱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死國讎。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談之。然魏志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邱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邱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

尙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敘次。則司馬景王尙存。又似在正元時。但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濤爲吏部尙書。會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尙書僕射。領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爲選郎。二十餘年矣。仁寶不知濤。魏世曾爲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射。領吏部。日爲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僞託耶。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之。顧亦永言所至。不覺有合。非作意爲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子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乎。予按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蘭亭曲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靈運酬惠運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宋孝武帝七夕詩。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梁武帝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嬰歌。玄靈曲。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義入東陂詩。暑雨若混沌。晴明如空虛。王昌齡送綦母潛詩。赤岸

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張籍城南詩。隰籠亂自墜。陰藤斜相鈎。李白登梅岡詩。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登峨嵋山云。雲閒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夢遊天姥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北上行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寄王主簿云。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單父南樓詩。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泛宴喜亭池云。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遊石娥溪云。溪旁饒名花。石上有好月。杜甫北征云。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又曰。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送樊侍御云。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張旭草書圖云。悲風生微絳。萬里起古色。石櫃閣詩。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西枝村詩。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空靈岸云。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徧照。入衡州云。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胝瘡。吳筠五老峯云。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皆五平五仄。若魏文帝歌。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劉楨詩。和風從東來。玄雲升西山。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白居易山雉詩。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韋應物答崔都水詩。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則十仄十平。至唐皮陸。屢以全篇鬪勝。宋梅聖俞。皇朝劉寯。皆有之。予曾叔祖如砥西臯集。有訪鄧氏山莊詩云。少已厭俗韻。卜宅傍五瀨。壁取赤石疊。瓦伐紫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尙素著卉服。用壯繫革帶。近世遁跡士。抱守爾獨大。二云。全生逃喧卑。修真欣幽深。桃花綠清溪。漁人穿長林。牀攤餐霞書。鑪烹還童金。回廊常鸞棲。環階曾龍吟。嵇康如猶存。當來談遐心。三云。青巾棲山陽。白板掩澗浚。開簾瞻毛詩。斲硯注老子。孤雲酬無言。獨鶴伴久視。清高於陵伴。朴野鄭圃擬。庭除眠黃牛。不飲洗耳水。四云。避俗欲返朴。真從蒼林居。適意撫臥鹿。忘形觀遊魚。斗竭靖節酒。毫揮王猷書。一劍氣閃爍。三花枝扶疏。紫霧

滿戶外。人行求茅廬。亦可稱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論曰。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杯罌。而云彼昏不知。且令三酌又多。何遽五色不辨。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將謂懷人之際。姑酌金罍。而至於狂惑乎。郭遐叔贈嵇叔夜詩。心之愛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擣衣詩。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旣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雖言亂眼之花。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語。乃可以爲真耶。丹綠爲言。固王謬議朱碧之祖。抑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爲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語又從此導源耳。元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老之詞矣。德麟詩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朱語。

人日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今人但知九日是費長房事耳。

論曰。唐喬備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日軍中登高詩。咸率爾登陟。非關勝遊。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乂。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頌。六人

皆有作。而鮑溶人日與范侍御宴詩云。莫厭頻頻上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以人日登高爲故事矣。然荆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高賦詩。故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述征以爲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於石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繇來舊矣。鄴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楚詞云。日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人日也。若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豈以子晉緱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爲別乎。

能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備盜賊。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京城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先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論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昇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爲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東城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禁禳於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晉以後。士大夫尙清談。喜宴佚。始作塵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馮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佚兒。隱囊紗帽坐彈碁。

明曰。塵尾有聞。開自王樂。然埤雅引兼名苑曰。鹿之大者爲塵。羣鹿隨之。皆視塵所往。塵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塵。古談者揮焉。按李尤銘曰。搗成德柄。言爲訓辭。則始自東京矣。隱囊之名。宋齊尙未見也。王元美以爲昔人未知隱囊之制。宛委餘編曰。古字穩皆作隱。疑卽穩囊也。予意隱字如隱几之隱。卽憑義耳。壬戌夏。予於荻渚與崔孟起泛舟而下。至石碓。密雨連江。輕舟凝滯。繙南史。陳後主時。百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予問孟起。隱囊何義。答云。今京師中官坐處。常有裁錦爲褥。形圓如毯。或以抵膝。或以搯脇。蓋是物也。

螻蛄歌

風雅逸篇引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之尙靜惡譁。與碩鼠同意。明之曰。用修指此爲歌。詩紀古樂苑承之。詩所又因之。按說苑政理篇。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在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謂宰予云云。皆不言歌。而丹鉛總錄曰。說苑載孔子

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蟴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所謂譁也。嬰考含神霧歌。諸類書未有可見者。且丹鉛不引詩諱。而取說苑。何乃與逸篇自遠。伐乎。至詩歸鍾惺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譚元春云。謠歌風刺。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縵藉。二君承唾襲舛。任臆品評。自謂識曲。曾不考其非歌。使讀說苑家語。當有猴羹之吐矣。

列女傳謠

用修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謠云。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鼓。可以得長壽。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承之。臧氏詩所。入仙詩謠。

明之曰。按列女傳。今存。並無學長生者。安得此謠。考神仙服食經曰。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如鼓。北方呼鼓爲札。常言玉鼓與五加。養石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鼓。此草霧而不濡。太陽氣盛也。鑠玉爛石。炙其根作飲。如茗氣。其汁釀酒。治風痺補腦。此經齊民要術引之。與養石經大同。用修直顛倒其詞。令久與壽叶。而造之爲謠。諸家乃遞相祖述。何也。

魯定公記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魯定公記引古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

珠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臧氏詩所、並因之。

明之曰、東華真人養石經曰、五加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鼓、玉鼓卽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養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本草證類引此、下連魯定公母單服五加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托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其字多譌、用修乃以爲出其記中、所謂魯定公者、蓋道家借名、必非大庭之宋父也、陳晦伯常譏用修引衝波傳、按衝波諸類書多引、惟考諸經籍志、都無所謂魯定公記者、此爲古語、宜從梁元帝金樓子云、名山之下、生葱薤者、是古種食石種也、故語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鼓、此二物可養石也、亦見太平御覽、若依東華真人經、則此五加四句直是孟董對談耳。

列女傳古語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語曰、方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詩歸從之。

明之曰、按方田二句、乃秋胡謂妻言、刺繡兩句、則史記貨殖傳文、並非諺語、用修又合兩書而一之、殊謬、鍾伯敬乃云、叶法甚奇、各句中以田年桑卿文門相押、譚友夏云、後二語尤感甚、真堪捧腹。

月令注諺

古今諺載月令注引里諺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詩所承之。作崔寔月令農語。明之曰。予閱月令注。無此語。崔氏農語亦無之。按爾雅蟋蟀孫炎注曰。蜻蛉也。楊馮梅臧鍾並作蜻蛉。不聞蜻蛉而能鳴也。鹽鐵論曰。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本非里諺。又陸璣毛詩疏曰。蟋蟀一名蜻蛉。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亦不直呼蟋蟀。用修蓋合桓陸言爲一。托之僻書。以欺湫學也。唐庚文錄引詩疏諺語。作絡緯鳴。嬾婦驚。按古今注曰。蟋蟀。濟南呼爲嬾婦。里語云云。蓋借其名以調紅女也。古今注又曰。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鬢河醜湖

舟船錄曰。賈誼新書。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壘。鬢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劉向說苑。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鬢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亦甚工矣。

明之曰。呂覽無身執二言。蓋淮南語也。考字書無以環曲詰鬢字者。惟說文曰。鬢。總髮也。以總解疏。恐失之逾遠。且黃河千里一曲。何取回環。高誘淮南注曰。剔。洩去也。莊子。燒之剔之。向秀崔譔並作鬢。鄭玄儀禮注曰。今文鬢爲剔。據此。則新書當作鬢河而導之九枝。正與淮南同字也。又醜之爲義。陸德明曰。盪也。章懷曰。濾也。濾盪可以解舊酒。不可以解瀆川。且五湖豈容濾滓而漉濁乎。若義取澄清。有人壽幾何之

憾矣。溝洫志。禹導河。至大伾。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分其流。洩其怒也。若依以筐曰醴之箋。則漢書謂漉二渠以引河可乎。河渠書作厮二渠以引其河。裴駟采漢書音義曰。厮。分也。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孫云。既苑亦作灑字。新書云。澄五湖而定東海。舊校本亦改作灑。字從水。故云九川既疏。九澤既灑。何可謂醴同漉義。唐書高士廉傳。附故渠厮引旁出。亦用史記字。

左傳引語

古今諺載左傳語曰。飛矢在上。走驛在下。風雅逸篇載籍通引條注曰。左傳。兵交。使在其間。今語。兩國兵交。不罪來使。詩紀諸家並承之。以爲卽左傳引古語。

明之曰。按左傳無此詞。惟襄十二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杜氏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舉不以怒。則兩國之情通。兵有不交而解者。行人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此杜氏文。非古語。

春秋緯古語

風雅逸篇引春秋緯古語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明之曰。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奸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曰。君之權柄外假。則必兢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又翟輔疏引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蓋此緯書中文。不云古語。

又

風雅逸篇古今諺。又載春秋緯古語曰。月麗於畢。雨滂沱。月麗於箕。風揚沙。

明之曰。大宗伯疏曰。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知雨師畢也。洪範正義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據此。則上句經詞。下句緯說。非出一簡。且非古語也。惟大司徒疏引洪範之義曰。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此特孔氏撮合二書爲言耳。○孫云。孔當作賈。困學紀聞云。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愚攷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王氏既他無所見。而吾家子醇乃以爲逸詩。又一異事也。

雲根

藝林伐山曰。古詩。黝黝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粲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明之曰。天水趙子櫟杜詩注曰。雲根。石也。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用修采其說耳。嬰按。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玄武館賦。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曹毗請雨文。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沈君攸桂檝泛河中詩曰。眇眇雲根。侵遠樹。夫曰布曰披曰臨曰侵。皆是浮輕去來之

意不容以爲石也。且浪仙之詩。移石動石。豈成文理。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必皆觸石而出乎。尋宋武帝登作樂山詩云。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宋之間江亭晚望詩。浩渺侵雲根。依稀可傳會耳。

教殺

山海經補注曰。北山經。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有石壕吏詩。今名乾壕鋪。教卽殺也。秦晉戰於殺。卽此地。兩山則殺之南北兩嶽。夏后皐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明之曰。郡國志。弘農郡有陝縣。又澠池縣有二嶠。河東郡聞喜邑。注引史記。伐韓。到乾河。亦引郭璞云云。按今澠池屬河南之河南府。聞喜屬山西之平陽府。自聞喜抵澠池。陸道四百七十。又水經注曰。河水過砥柱石。有嶠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嶠山。西北流。與石嶠水合。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孟明覆秦師於此。河水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北流。纏絡二道。注於河。東流。貫砥柱。觸闕流。自砥柱以下。至五戶。三百二十里。水流迅急。勢同三峽。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教水出河東垣縣北。教山。歷鼓鐘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一水歷鼓鐘城西。有大泉。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入於河。今人猶謂之乾澗。據此。則砥柱之間。有嶠水。有石嶠水。又有千嶠水。蓋三嶠矣。三嶠之下。五六百里。始合教水。教固非殺也。水經注又曰。紫谷水出絳縣東白馬山。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證知教水不但滌流聞喜亦絳翼之通波也。左傳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公羊掇拾左氏語。何休亦不釋。土地名。惟杜預曰。穀在弘農澗池縣西。此道在二穀閒。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正義曰。是山俗呼爲土穀石穀。然則今陝州卽漢陝縣。而子美所云石壕卽石穀也。杜詩注。下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地在新安西。卽西穀也。差爲得之。穀澗蓋晉邊邑。故呂氏春秋。三帥曰。使臣東邊。矚晉之道。且秦師惟摩晉境。過周襲鄭。故欒枝議欲勿伐。而先軫阻之於隘。若至聞喜。則壓晉都。寇實深矣。晉得縱敵乎。

石經

丹鉛錄石經考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

明之曰。後漢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盧植。張馴。楊彪。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注云云。尋用修所稱。無他稽究。直因善長遺書寫之。故其譌誤並同。且靈帝熹平七年始爲光和元年。用修過信臆言。以意傅會。而云初刻再刻。殆未深思耳。又靈帝光和時無刻石經事。恐善長亦誤。○孫云。蓋奏求正定在熹平四年。而刻石鏤碑則在光和六年也。杜詩。苦縣光和尙骨力。正指光和石經。

晉水經注不誤。升菴所云初刻再刻則誤耳。馬日磾字翁叔。今只存磾字。張馴字子儁。今作訓。皆承水經注之譌也。○孫云。今本水經注不誤。方叔所見水經注非善本也。

主客

風雅逸編載文選注古諺曰。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明之曰。文選短歌行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蓋街談巷語。聲不必諧。韻不必叶。而自然高妙。用修改以赴韻。亦不必爾。

解馮

辟雍

北海馮惟訥字汝言撰詩紀載辟雍逸詩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喙喙。注引困學紀聞曰。尙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樂樂經也。逸詩篇名引虞舜大唐歌。而注引尙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謾然。乃作大唐之歌。

解之曰。按尙書虞大傳曰。惟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是勃然興詔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謾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朱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喙喙。言其和也。馮氏旣以爲辟雍之詩。又以爲樂經之樂。而於大唐歌僅具篇名。不知舟張辟雍。正大唐之歌也。

又

詩紀辟雍逸詩。又載周官注詩曰。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無怠無凶。解之曰。按樂師戠曰。詔來瞽。率爾衆工。鄭司農曰。來。勅也。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音容。肅肅雍雍。無怠無凶。唐賈公彥疏曰。瞽人無目。而云勅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賈氏蓋以勅爾瞽二句爲解。詔來瞽。率爾衆工之義。而猶疑悲誦三語爲似詩。且未曉鄭所案據。馮氏乃皆以爲辟雍詩誤也。

大戴禮

詩紀又載大戴禮逸詩曰。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民嗇執功。百草咸淳。注曰。見四代篇。困學紀聞曰。開明。避景帝諱也。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解之曰。此引詩惟東有開明一語耳。於時下。記者自言也。末尙有地傾水流之一句。語太參差。韻難轉叶。皆非詩體。又按千乘篇。司徒典春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又曰。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又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卒於冬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云云。驗此。知是章皆著書者一家言也。然予謂庶虞猶庶物。蟄屬也。是以動於春。藏於冬。蜚征。蠓飛蚊行者。若山澤虞候。安得言動言藏而司徒爲禱之乎。

紫宮謠

詩紀載漢諺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注引漢書。而題云紫宮謠。晉歌謠詞。又引晉書。而題作符堅。

長安歌。

解之曰。陳晦伯學林云。馮惟訥詩紀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云云。漢外戚佞倖傳俱無之。此晉載記存堅寵清河公主慕容冲事也。詩紀不知何據云然。嬰覽梅氏古樂苑及詩乘亦引漢書承詩紀之誤也。詩所依馮氏引李延年事。又引符堅事。而云長安亦以此歌之。不載出何書。按十六國春秋符堅二十五年。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三。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長安歌之云云。此事又見魏書考漢書五行志亦無此語。惟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並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時人語云云。詩紀之誤。蓋緣此耳。

張君祖庾僧淵

馮汝言詩紀又載陳張君祖贈沙門竺法頽還西山。庾僧淵代竺法頽答張君祖諸詩。而注之曰。張君祖庾僧淵詩皆恬淡雅逸。有晉風。歷選陳世無此作也。考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者。竝在晉成帝時。疑卽此人。與廣弘明集云陳張君祖。旣不能明。姑列於此。

解之曰。按廣弘明集多誤。如晉桓譚。宋孫盛。宋羅含之類多矣。此作陳張君祖。不足怪也。世說新語曰。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遂及義理。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又曰。康僧淵在豫章。立精舍。旁嶺帶川。閒居研講。庾公諸人往看之。聲名乃興。劉孝標注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晉書亦稱其有義學。據此。馮氏所疑是也。但高僧傳竺法雅。河閒人。立寺高邑。爲趙太子石宣所敬。

是爲張康在南。竺雅居北。風馬不及。贈答何繇矣。考資息述書賦曰。君祖馳馭藝。忝令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僞亂真。而未可爲據。資蒙注曰。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真。然則張君祖者。晉張翼也。與康僧淵實並時。諸家不考。遂使目前佳士。千載晦蒙。予深惋焉。故爲訂之云爾。

種羊

詩紀載北齊高昂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注云。見太平廣記。解之曰。太平廣記引談藪此詩。作隴種千口羊。詩紀及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史記正義及太平廣記引宋膺異物志曰。大秦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鼓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爲羣。豈此類乎。然此不言種之也。四明孫能傳一之剡溪漫筆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埭禪師漠北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蓋紀實也。吳立夫萊亦有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剗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姚桐壽樂郊私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據此。則隴種千口羊。蓋實有是事。書之爲牛。將牛亦可種耶。

新林詩

詩紀載釋曇遷新林祖道詩曰。生平本胡越。關澗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日常新。我住邗溝側。終爲松下塵。沈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注云見禪藻集。而詩所因之。

解之曰。續高僧傳曰。釋曇遷。姓王。博陵人。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逃迹金陵。遷達揚都。栖道場寺。彼有沙門慧曉。陳朝領袖。江表僧望。學兼孔釋。一見而結友。於隋歷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各題篇什。曉命筆賦詩云爾。按此則是詩慧曉作也。且遷行曉止。故其詩云。子向涇河。我住邗溝。安得以爲遷詩乎。

鄭蜀賓

詩紀載隋鄭蜀賓別親友詩。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注引詩話總龜曰。隋長壽年。有鄭州鄭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蹉跎鄉閭。不求聞達。垂挂冠。選授江南一尉。賓友祖餞。至上東門。蜀賓留別云云。酒酣自詠。聲調哀促。合坐嗚咽。卒於官。時人比之劉庭芝。

解之曰。按南部新書。劉庭芝。字希夷。汝州人。作白頭吟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知誰在。旣而歎曰。此語似石崇白首同所歸。乃重作二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并留之。其舅宋之問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以土袋壓殺之。鄭蜀賓事亦出南部新書。誤以長壽爲隋年號。阮一閱詩話總龜承之。馮氏又仍其誤。若蜀賓在隋代。而時人比之劉庭芝。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吳中珩云。蜀賓唐武后時人。長壽亦武后時年號。馮公誤加隋字收此。蓋未考汝言誤收之繇也。

異苔

詩紀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云云。

解之曰。異苔同岑。依藝文類聚錄也。太平御覽作異本同岑。詩歸譚元春曰。異苔同岑。新而有采。鍾惺云。異苔字如何入想。按異本義已難通。苔字尤謬。余以爲應作異谷。轉寫訛耳。陸士衡贈馮文熊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景純蓋用其語。

漢書

詩紀載漢書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解之曰。漢書元鼎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注曰。極。至也。所至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詩紀止引四牡二句。按武帝本爲咸秩發詔。惟取用事所極之義。若但摘以征不服。亦殊無謂。故顏氏統謂之逸詩。馮氏誤。

古歌

詩紀載古咄咄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吳

中珩拾遺注之云。賜字疑。

解之曰。按方言。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香積如來鉢飯悉飽。衆會

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曰：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支曜出成具光明經曰：善明請佛明士等六百萬人，諸天神王卽助施飯，食已飽足，飯不消，潏潏字蓋與賜同，或作棗，適今日罄，失其佳語矣。○孫云：困學紀聞云：新唐書李密傳：赦庚之藏，有時而餓，餓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

注王

鵬鳥

己未在鼇湖，與友人夜坐，聞松閒鵲鳴，予曰：此鵬耶？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乃賈生以爲妖鳥，而吾邑聞其嘶聲，謂豐年之兆，俗固有不同矣。友人曰：賈生所謂妖者，以野鳥入舍，止於坐隅故耳。若夫長林豐枝之中，固其宅也，當不爲異矣。因誦王元美哭于麟詩云：春秋麟獲日，庚子鵬來年，可謂屬句工敵，傳情沈痛者也，予以爲不然。

注曰：此弇州組語之工，而不覺引事之謬也。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則麟獲非山頹之日明矣。後漢書：何敞言：西狩獲麟，孔丘有兩楹之殯，蓋傳會其說。史記：賈生傳：長沙王作服鳥賦，歲餘徵見，拜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死，賈生自傷，歲餘亦卒，則鵬來至騎墮之後，愈遙，二事引喻俱失也。且宣尼賈生作對，五雀六燕，亦不如是。杜甫寄李白詩：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弇州豈誦此而誤乎。

韻語

藝苑卮言曰。宋高宗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旼拉殺。旼卽樂府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爲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旼。蕭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朝張。付桓康。二事旣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屋後著人。正可破此二主。注曰。宋書諸葛長民將作亂。宋公至京。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密命壯士丁旼等於坐拉焉。死於牀側。并誅其弟。時人爲語曰。勿跋扈。付丁旼。南齊書黃回爲南兗州。部曲數千。太祖欲收。恐爲變。召入東府。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俯張。問桓康。然晉書謂長民驕縱貪侈。多聚珍寶美色。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及諸葛氏誅。士庶咸恨正刑之晚。則丁旼此搏。自不可少。然亦偶於長民。試之。曰。每欲除異己。必令拉殺。斯爲冤矣。齊王所殺宋臣數十。唯黃回適使桓康耳。桓宣武答謝安曰。正是不得不爾。齊王亦然。新亭之役。事勢窮極。智勇俱困。安石聊談笑道之。今執守在四隣。一言爲真。持破二主。是以三代之道。責馬上之君。斯腐儒之論也。史記人告楚王韓信反。高祖以陳平計。告諸侯。吾欲游雲夢。實欲襲信。信謁上。令武士縛信。械繫至洛陽。後舍人弟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欲召。恐不就。乃與蕭相國謀。給信入賀。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宋齊芟蕩。蓋以漢爲舊章。但漢世少時人二語耳。考宋明帝文章志。桓公至新亭。大陳兵衛。謝安入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閒著阿堵輩。晉書改作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殊不及向語渾樸。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以四隣系天子。何作者之疏乎。且宋武帝爲高祖。不稱高宗。樂府丁督護歌。非都護也。齊書及南史皆云。欲俯張。問桓康。莫付二字並誤。凡時人

語無不協韻。聊舉其類是者。宋書大明中。奚顯度爲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撻撻。人不堪命。爲謠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魏書崔楷官中郎將。性嚴烈。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獷獷。付崔楷。此酷吏也。民語亦如此。詎獨丁桓哉。

七仄七平

藝苑卮言曰。楊用修所載。七仄。如宋玉吐舌萬里睡四海。緯書七變入白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離桂飛綃垂纖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及。按傅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桂飛綃雜纖羅。不言垂纖羅也。

注曰。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睡一世。此於長短句中偶出七言耳。春秋運斗樞。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此句與詞詠益不相關。不當以混風雅。文選古文苑舞賦。乃作華桂飛綃而雜纖羅。不獨非七平。且亦八字矣。按屈原大招。四酎并熟。不翌隘。宋玉招魂。二八侍宿。射遞代。此七仄也。七平。如宋玉魂兮歸來哀江南。古白紵曲。羅裾飄飄。昭儀光。魏鼓吹第五曲。孤魂翩翩當何依。謝惠連燕歌行。何爲淹留無歸聲。高允王子喬行。超升飛龍翔天庭。皆雅馴流利。而王亦不之及。且梨花有客二句。皆用修所引。王乃沒其語而竊之。又梨花句出於崔魯。謂之老杜何也。

解鳥獸語

宛委餘編曰。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衝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冶

長災。又侯瑾字子瑜。見敦煌實錄。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見論衡。季南亦解馬語。見枹朴子。詹何聞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注曰。此類餘冬序錄廣哉其言之矣。宛委後出。反不及修宿之詳。瞻者序錄紀曉鳥語者。有謝承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又神仙傳成武丁。益部耆舊傳楊宣。並聞雀聲。而知覆車之粟。魏志。管輅聽鵲鳴。而知隣婦之殺夫。北齊書。張子信聆鵲鳴。而知官喚之口舌。宋史。孫守榮於史嵩門聞鵲噪。而知來日晡時之寶物。皆王氏所遺。獨少公冶侯氏二事耳。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列子曰。今東方介氏之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悉解異類音聲。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然則通達殊音。豈獨葛治諸人乎。蔡邕釋誨曰。伯翳綜聲於鳥語。晉鼓吹曲曰。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是中古亦有此矣。後漢唐公昉碑曰。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有神人與期谷口山。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東城老父傳。賈昌。開元元年生。七歲。趨捷過人。解鳥語音。此又王何俱遺者。又董遐周吹景集曰。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謂未知所出。澹園云。出論語疏。張閱邢昺書。了無此語。○孫云。案此事見皇侃論語疏。非邢昺書也。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嬰尋史記注。亦無引及。惟海錄碎事載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王氏以爲見衝波傳。未得其據也。敦煌實錄。侯瑾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翠雀同行。

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居矣。此乃逢占之術。然序錄引今東方介氏之國數語。以爲續博物志言。而不知出自列子。豈溯流而忘源邪。又引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則秦紀無之。又云。成武丁。吾邾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遇異人。授一書。遂通天下鳥獸語音。按神仙傳。武丁隨二人行。不止。二人出玉函。看素書。有武丁姓名。乃與藥二丸。令服之。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亦未嘗有授書事也。又曰。高緯賂賂。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蓋有著之書者矣。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啾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羊月餘。果生子。此固由師傅哉。按唐書。裴知古。長安中爲太樂令。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訪之。果然。杜詩。徵聲及禍樞。注曰。王元聞鹿鳴。問樵者曰。鹿鳴卽死。果爲獵人所獲。元歎曰。爲爾徵聲。以彰禍機。不可免。所謂王元者。不知何人。此注蓋杜撰也。遼史。宗室人神速。始能知蛇語。尤奇。龜年者。樂天姪。

五龍

宛委餘編曰。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惔。五龍。卽資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靖。熹汪。爽。肅。專。唐崔瑄。珙。瑨。瑒。玠。球。珣。

注曰。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與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注曰。平輿縣有二龍鄉。南史。柳悅。字文殊。少有清致。弟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與悅齊名。王儉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元美所記是也。然吳志。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邱洪。薦繇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張詮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封嵩爲左僕射。韓諱爲右。二人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北中郎將。德臨軒。令四人同入拜。嵩等升謝。德願曰。躍二龍於長衢。聘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南史。建安王爲雍州刺史。以江革爲記室參軍。弟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沈約任昉與書云。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御二龍於長途。又謝舉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曰。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者也。梁簡文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新唐書。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則劉氏江氏謝氏烏氏皆有二龍也。有三龍者。益部耆舊雜記曰。李邵。字永南。弟朝。字偉南。又有一弟。各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有四龍者。漢記曰。李膺祖父修。安帝時太尉。生子亮。淑。訓。秀。號四龍。皆爲牧守。又竇息述書賦曰。張氏四龍。名揚海內。注曰。張從中。長史。文場擢第。弟從師。監察御史。弟從義。灼然有才。從中志業精絕。是也。五龍。自竇氏前。則南齊書。張岱。字景山。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張之前。則前涼錄曰。辛鑠。晉尙書郎。兄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在漢則有公

沙氏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孚，字允慈。孚弟恪，字允讓。恪弟達，字義則。達弟樊，字義起。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其前又有周氏重合令子輿，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令子良，居遂興里。右郡決曹掾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各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然上古已有五龍。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曰：五龍，爰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春秋元命包曰：五龍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繼人皇御世。此皆王氏所遺也。若夫人非同生，居而同郡，亦號五龍者。淵明集曰：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樂城令剛載祈，字子陵。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右濟北五龍。並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又晉書曰：索靖，敦煌人。與鄉人范衷、張飈、索綝、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有以同志同功而並稱者。新唐書：狄仁傑引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共誅二張。中宗復位，封爲五王。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是也。六龍不獨溫卞。華陽國志曰：李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碩。汝山太守。少子興，字儁碩。太傅參軍。幼子盛碩。寧浦太守。又晉書：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以爲

溫羨。諤也。又最盛者。北史。王雲。北海劇人。仕魏。南兗州刺史。娶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字元景。暉。字元旭。昭。字仲亮。晞。字叔朗。皓。字季高。暉。字季炎。玉海。紺珠。唐房諶四子。豫。坦。邃。熙。號四龍。崔徵兄弟七人。陸徵兄弟七人。俱號七龍。後魏崔長瑜。子樞等九人。號九龍。又引伏氏譜。伏羲兄弟八人。號八龍。引語林。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飛燕

宛委餘編曰。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又曰。豫章王蕭巖馬曰飛燕。

注曰。趙宜主以迅體輕軀得號翔。固非名也。按晉書輿服志曰。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旌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驚置屬車。閒豹尾中。則武帝時先有一趙飛鸞矣。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騎白馬者謂張白騎。輕捷者爲張飛燕。九州春秋曰。黃巾賊起。張燕聚少年羣盜。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蓋與趙皇后同。惟宋書劉道濟傳。有蜀賊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杜陽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舞態豔逸。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此則其名耳。張平。見十六國春秋。馬名者。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驪驪。張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謝靈運會吟行。飛燕躍廣途。李善注引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則馬名盡之矣。南齊荀伯玉傳。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真。世祖拜陵。荀伯玉密白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鸞東迎。具白上怒。

之意。夫東宮棹返，豫章騎迎，水陸差池，何以邂逅。宋書袁顥傳，劉胡叛走，袁顥大怒，呼取飛鷺，謂衆曰：我當自出追之。至鵲頭，步取青林，若蕭嶷名馬飛燕，則袁顥已擅美於前矣。予謂此雙燕皆船名也。哀江南賦曰：排青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可據。梁元帝詩：晨鳥移去舸，飛燕動歸橈。與子山賦正同。陳晦伯控引古今，自謂無謬，而天中記馬部列蕭袁二事，豈未讀梁元之詩、子山之賦乎。

王母越王

宛委餘編曰：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蟻者亦名越王，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注曰：酉陽雜俎曰：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背赤，素翼絳頰，名王母使者。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令鳥守之。案此則鳥名王母使者，四字爲呼，非但云王母也。又鄴中記：石虎園有西王母棗，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三子一尺，又石虎皇后浴室有二長生樹，葉大如掌，八九月生白花，子赤大如椽，世謂之王母長生樹。伽藍記曰：華林園有仙人桃，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卽熟，亦曰王母桃。酉陽雜俎曰：王母桃，洛陽華林園有之，十月熟，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又曰：貝邱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食之，取歸卽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古今注曰：虎鬚草，江東織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又曰：苦歲，有裹形如皮弁，有實正圓如珠，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四荒。郭璞曰：西王母在西，目下在東。後魏書：大秦國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凡此果卉，荒極山阜，皆有王母之

名不可悉索者也。若夫越王名句踐，而以為句踐名越王，然則闔閭夫差皆名吳王也。竺法真登羅山疏曰：越王鳥狀似鳶，口句末，可受二升。南人以為酒器。南越志曰：鰲鼈一名越王鳥，兼名苑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異物志曰：擁劍，俗謂之越王鈴。下又曰：椰子有如兩眼，齊人謂之越王頭。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算菜，白者似骨，黑者如肉。臨海水志曰：越王算如筭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即可得。心中存來取，則縮入沙中。南越志曰：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又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伐木為船，俱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挽之。既而船自飛下，水男女共沈於潭。風雨之夜，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即有青牛馳迴，與船俱浮，今名越王潭。凡此禽蟲卉物，江潭多有越王之號，不可勝數者也。後漢任光傳：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通鑑武德七年，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唐書：開元時，瀛州人尹子路直弘文館教授，亦不止一仲生矣。然則何不言虎名李耳，老聃亦名李耳。蘭茹藥名離婁，黃帝臣亦名離婁，木名扶蘇，秦公子亦名扶蘇。藤名丁公，項王將亦名丁公。雀名嘉賓，郗超亦字嘉賓。

傅粉

宛委餘編曰：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著婦人服為服妖。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傅朱粉耳。

注曰。漢書佞倖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傅脂粉。化閭籍之俗也。觀此。則知漢初之制。凡飛蟬耀鬢。豐貂珥首者。服飾皆然。魏略曰。邯鄲淳詣曹植。植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則不但諸臣媚子爲之。名士亦未免俗矣。唐書曰。張易之兄弟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則自唐以後。何獨不然也。

李膺張衡

宛委餘編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瘡於邱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鵝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噲。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糜雀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然則今所傳張道陵者。蛇腹餘瀟耳。李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膺也。

注曰。張魯已在曹氏之日。記其事者不得爲漢人明矣。考梁書劉季連傳。齊明帝永元二年。雍道晞率賊逼巴西。涪令李膺破斬之。梁高祖以鄧元起爲益州。劉季連反。書報李膺。膺使使歸元起。南史曰。蜀士以文達者。廣漢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據此。則作記者梁代人。且記以益州爲名。隋經籍志同。蜀記。王隱撰也。弇州俱誤。然梁乃有兩李膺。按王僧辨傳。承聖二年。西魏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辨於建業。尋膺爲涪令。時卽極英妙。必過二十自

永元二年至承聖三年得五十八載。公胤若在已八十餘矣。展驥之後而處綴衣之役。耄耄之叟而奔命數千里之途。世無此事故予謂梁元時之主書。又非東昏世之公胤。魏書李苗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尙書郎太僕卿。可爲一證。然吳志朱桓傳亦有魏廬江太守李膺。又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此在平子之前者。晉書趙王倫時。有省事張衡。倫篡位。使衡衛惠帝。幽之後。斬東市。隋書張衡。字建平。煬帝御史大夫。出爲榆林太守。誅朝野僉載。周張衡。令史出身。合入三品。因退朝市蒸餅馬上食。則天降勅流外。文獻通考晁氏曰。張衡撰編年通載十五卷。熙寧七年表獻之。陳氏曰。張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院學士。古今蓋有七張衡。四李膺也。天中記亦載張平子。張係師而增云。隋張衡殺文帝。武后令史張衡。官四品。爲四張衡。李膺二人。依宛委說。皆爲未備。

忽雷博勞

宛委餘編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鱷魚亦名忽雷。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見樂府及謠。注曰。洽聞記。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秋化爲虎。然唐人亦有名忽雷者。廣異記。唐歐陽忽雷。本名紹。桂陽人。任雷州長史。館臨大池。常出雲氣。居者多死。紹令測水淺深。別穿巨壑。決水。於是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紹率徒持弓矢排鏑。與雷師戰。衣並焦卷。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涸。獲一虵。長四五尺。狀如蠶。杵爲粉。食之。南人因呼爲忽雷。鳥名者。趙岐孟子注曰。歟。博勞也。月令仲夏之月。鴈始鳴。鄭玄注曰。鴈。博勞也。疏。

引通卦驗曰。博勞鳴。反舌無聲。陸德明曰。博又作伯。相馬人。見唐韻。孫愐曰。博姓。古有博勞。善相馬。則此人乃姓博名勞耳。惟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扣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卽入取飲與之。廬陵官下記。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鬣。

擣素賦

藝苑卮言曰。班姬擣素。如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准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云。書旣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注曰。擣素賦全篇駢麗悲涼。自是六朝高手。其非姘好結撰。卽暗中按摸亦可辨也。賦若在潘陸鮑謝集中。必當與文雪雉鶴諸篇並入采擷。若以爲西京妙製而錄之。孟堅平子之閒。則有目者笑之矣。此賦漢書列女傳不載。而見於唐人所哀。疑昭明時尙未出。尙已經揀練而置之。益知文選之所以傳也。

呂應

宛委餘編曰。呂安。字仲悌。君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注。

注曰。楊用修集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嬰尋元美之言。蓋承用修之論。而其實非也。嵇叔夜與呂長悌絕交書曰。中閒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云云。嵇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呂

延濟注曰。阿都。呂仲悌小名。然則呂安不但有字。卽小字亦傳於今矣。若休璉諸從。雖亦得姓。終於無聞。使後代之人徬徨追想。甚無謂也。案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雲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又云。今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其人推能兄文。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觀此。則君苗清河族也。爲士龍推服若此。定是佳士。而流風倏泯。遺章闕然。特以欲焚筆硯一言附見晉史。乃令後來有述。唐人所稱。蓋謂此人耳。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猶存。而復修少年鉛槧事也。又按晉書。曹志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褻歎之。而謚爲定。君苗豈卽崔褻字乎。嬰嘗爲君苗作小傳。載崔氏縣史中。

細腰

宛委餘編。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注曰。此說非墨子始也。晏子春秋。盆成括曰。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好細腰。其朝多餓死。墨子兼愛中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鰥老。何也。君悅之。故臣能之也。兼愛下曰。昔荆靈王好小腰。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而靈王悅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韓子二柄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楚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淮南子主術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民皆處危爭死。按韓子亦稱靈王不云楚莊，惟尹文子曰：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荀子君道亦曰：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風俗通又作齊王矣。然曰朝多餓死，曰好士細腰，曰朝有鰲老，曰故臣能之，曰荆國之士，曰一國有飢色，曰國中多餓人，曰楚士約食，曰民殺食自飢，卽李彪封事亦曰：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俱未嘗言及女子者。惟管子七臣篇曰：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馬廖上疏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御覽引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間闔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口沒頸，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於是始以爲婦人耳。大招曰：媠修滂浩，麗以佳只，少腰秀頸，若鮮卑只。此豈楚風所尙耶？將懷王耽樂於茲，而下化之耶？抑靈王之貽謀遠也？夫靈雖虐用其民，亦不淫於色，謂之好內，誠無所據。春秋繁露曰：乾溪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憊，然非有高唐之遊，瑤姬之夢也。乃以小腰之癖特聞，恐好事之繆解也。予意靈王方爭雄齊晉，志在毒逐，兩軍相當，雖腰帶十圍，無所用之。細腰之士，燕飛兔狽，易以成功，此楚靈之所爲好與。

雙名

宛委餘編曰：男子有雙名者，夏主赫連勃勃吐蕃將乞臧遮遮，國相尙婢婢，唐琵琶客羅黑黑，樂工紀

孩孩。劍客精兒。空空兒。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夔夔。平章政事回回。右丞相脫脫。太傅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學士馬馬。

注曰。外夷遠裔。疊字成音。以之爲名。非有深義。中國效之者。非伶人賤工。則舞姬歌妓。時有傳者。梁書有扶南王盤盤。蓋出漢末。則在勃勃之前矣。搜神記有張小小。以蠶食傭客。周書楊忠小名奴奴。唐書則天册泥涅師師爲康國王。貞元時吐蕃酋帥唃唃來降。唃唃知兵法及山川地形。新唐書作嬰嬰者。宗室世系表有劍南效職李章章。廬州倉李老老。唐語林。建中初。士人遇僧俠子飛飛。李石續博物志。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段安節樂府雜錄。貞元中有樂工曹保保。長慶中。尙陸善聲粟。北里志有劉駝駝。能爲曲子詞。前定錄。柳及娶岑氏。生男名飯飯。玉堂閒話。臨洮民仲小小。獵石家山。紀聞錄。唐代國公。主家僧和和。五代史。李克用子落落。爲張歸霸所禽。又李存孝與安休休擊河陽。休休被執。王思同傳有潞王從珂。伶奴安十十。宋偏安。藝流有勾欄弟子時春春。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余元元。元時。胡人張猩猩。工胡琴。楊維楨有張猩猩。胡琴引。鄂國公常遇春。父名六六。追贈開平王。諡靖懿。此皆可以補宛委之闕。廣記。開元初。僕僕先生者。姓僕。名僕。後果州女子謝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名崔者。有姓杜。名杜者。斯又奇矣。若禽魚雙名者。尙得爾雅之鷓鷃。燕燕。禽經之鷓鷃。酉陽雜俎有兜兜之鳥。其聲自號。形似鷓鷃。山海經則青邱灌灌之鳥。狀如鳩。萊山羅羅之鳥。是食人。崇吾之山。有鳥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枸狀之山。有從從之獸。如犬六足。矚山夜夜。如馬而革目。四角。牛尾。晦隅之山。有獸如牛而馬尾。名曰

精精。北海之內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大荒先民之山。有黑蟲如熊。名曰獵獵。羣水多鱗鱗亦魚。如鵠而十翼。鱗在羽端。敦水多鮪鮪之魚。食之殺人。深澤有鮪鮪之魚。如鯉。六足。鳥尾。亦王氏所未及錄也。

婦人雙名

宛委餘編曰。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婢羅羅。元微之傳。崔鶯鶯。又范十郎女鶯鶯。張建封妾阿阿。開元中宮妓薛瓊瓊。宋宣仁太后小名滔滔。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牧之所狎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好。畫中美人真真。又沈將軍妾真真。又元名妓趙真真。同時馮蠻子妻趙真真。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牛女達奚盈盈。又王山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官城妓灼灼。翟素死節婢青青。常青姬紅紅。朱虞部姬寵寵。北里妓王蘇蘇。鄭舉舉。王蓮蓮。張住住。錢唐倡楊愛愛。善和坊妓端端。武氏妓賽賽。張虞卿妓英英。又楚州官妓王英英。秦州妓香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畫婦人任才。妾豔豔。徽宗幸妓李斯斯。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惜惜。成都角妓可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娉娉。榴花女石醋醋。劉諷遇仙女翹翹。又理宗宮人翹翹。元名妓荆堅堅。李心心。顧山山。馮六六。辛棄疾妾田田。錢錢。注曰。宛委亦有遺也。樂府有隋煬帝宮人羅愛愛。唐書。肅宗張皇后妹師師。封郕國夫人。又文宗宮人張十十。唐詩紀事。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上爲歛歛。問之。吳元濟女也。亭亭。敍錄曰。廬江王瑗寵姬亭亭。白居易詩。蘇家小女名簡簡。又傷楊師。臯姬英英。南部新書。王縉造寶應寺。寺中釋梵天女。悉韓幹

爲齊王妓小小等寫真也。段成式等有哭小小寫真聯句。因語錄。李汧公勉寵妓曰七七。善鼓箏。張君房。臆說。大歷中。才人張紅紅善歌。唐書。高彥昭女名銖妹。德宗謚之曰愍。唐詩話。崔曙女名星星。會昌解頤錄。長葛尉劉立女名美美。東坡詩注。張祐妾燕燕。抒情集。寶鞏有弔妓東東詩。鑑戒錄。成都女郎張窈窕。作買衣裳詩。北夢瑣言。燕使馬或聘鎮州。韓定辭接之。有妓轉轉。或援筆作轉轉賦。遼史。景宗后蕭氏小字燕燕。天祚妃蕭氏小字瑟瑟。宋京師名妓李師師。見寵徽宗。私與周邦彥昵。又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唐安安入禁中。歌色絕倫。元青樓集有劉逼逼。劉寶寶。湖州角妓汪憐憐。都下小旦孫秀秀。又劉子安女關關。七八歲得名湖湘閒。又維揚妓李芝儀。女童童。剪鐙新話。元嘉興娼羅愛愛。又淮安劉翠翠。餘話有趙鸞鸞。字文鷄。東平人。與其夫柳穎俱死節也。然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田田。錢錢。皆因其姓而名之。常代辛答尺牘。麗情集云。柳將軍家妓沈真真。柳以贈鄭還古。餘編乃云。贈柳妾。人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還古。皆誤記也。

寄生

宛委餘編曰。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

注曰。南齊書。宋明帝遣齊太祖討張淹。軍容寡闕。乃編棕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又東昏紀。義師至。帝騎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雀寄生。寄生當是障泥之類。然韶州圖經有馬援門人轅寄生。善吹笛。宋書檀道濟傳。盧循寇逆。羣盜郭寄生等聚作。唐孔顛傳。沈思仁遣軍主應寄生。討晉安太守劉瞻。南齊書。

周山圖傳。臺軍主毛寄生與張鳳戰於豫章江。後魏穆崇傳。穆寄生襲爵建安公。外戚傳有李寄生。賜爵高邑子。此人名也。後漢禮儀志曰。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是鬼名也。毛詩陸璣疏。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東方朔傳曰。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數也。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師古曰。以盆盛物戴於頭者。以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瀝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張衡思玄賦曰。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而已育。衡自注曰。根生寄生也。李善曰。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旣凋而寄生已茂。此皆草名也。爾雅。寓木宛童。郭璞曰。寄生樹一名蔦。易林曰。寄生無根。本立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真誥曰。良常山東南有寄生樹。如曲蓋形。此木名也。東方朔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于江潭。則竹亦可名寄生矣。至於蟲名者。今南方海中。小螺多有蟹生其中。所謂蠓蝓腹蟹者。閩人皆以寄生呼之。異苑。南州異物志。陶隱居本草注。俱謂之寄居。陳藏器本草曰。寄居在殼閒。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

卮林卷之六

廣陳

青雲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修以爲誤。歷引古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處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尙。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陳晦伯以青雲爲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揚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蹙直

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騫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王起放第二榜詩。使向青雲領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二公之爭。所謂人知其一耳。按琴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作九州伍長乎。故胡廣作法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孫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孫盛何夔論曰。高尚之徒。抗心青雲之表。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謝靈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舊園詩。托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吳筠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江淹學騷曰。摘江崖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杜甫別董頤詩。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寄李白云。白石來深殿。青雲滿後塵。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此高逸也。八公操。超騰青雲。稻梁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揚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霞。楚詞曰。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江淹擬之曰。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劉孝標升天行。欲訪青雲侶。正值丹邱人。王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雲際。真誥保命君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仙谷遇毛女詩。祈君青雲祕。願謁黃仙翁。此遊仙也。有以神襟言者。陸景典語曰。清氣標於青雲之上。顧榮謂中宗曰。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顏延之伍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注曰。青雲猶高遠也。劉璉詠建平王書。墨翟夷叔。李牧陳蕃。皆身棲青雲之上。

而困塵泥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房青雲之士。非陳平倫。北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江淹作袁炳傳曰。炳與余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周徐謙短歌行。意氣青雲裏。爽朗煙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蘇瓊每見。談問玄理。研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閒。何由得論地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二王。傅子曰。劉陶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淮南兵略訓。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晉鼓吹曲。將如闕虎。氣凌青雲。此類是也。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嵩岱之松柏。上枝干乎青雲。子虛賦。其上干青雲。羽獵賦。青雲爲紛。虹霓爲纒。淮南子。魏闕之高。上際青雲。靈光殿賦。隆岌岌乎青雲。宋玉笛賦。激叫入青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瑀詠荊軻云。歎氣若青雲。稽康思親詩。淚如雨兮歎青雲。傅玄詩。青雲徘徊。爲我愁腸。又歌聲上徹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葉上團。白露花中泫。蘇頌應制詩。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劉希夷公子行。綠波蕩漾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巫山高云。玉峯青雲十二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此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傅玄曲。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石崇答曹嘉詩。昔嘗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抱朴子吳失篇曰。有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後魏書。宿

石等並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北齊書。清河王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隋書文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濟贈陰梁州詩。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宋侯逢聖君。驂馭遊青雲。岑參詩。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李白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贈張太常詩。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途中詩。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頭囚。劉禹錫寄毗陵楊給事詩。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回。唐書袁高曰。盧杞作相。朋附者效唾立。至青雲。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歧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此皆晦伯所遺也。

至於用之登科詩者。蓋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晉志同。用修所引京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顥及第表。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當是尋此故實。然左傳。郊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氏。唐宋登科詩皆用此。以爲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長乎。嵇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觀白日。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闊。是羽可爲儀。直爲進賢冠。借用失之矣。杜贈崔于二學士詩。青雲猶契闊。凌厲不飛翻。恐董誤。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羣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

本少陵也。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未引許由語。右董氏說，引据多余所遺，並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穎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南史：庾登字仲遠，爲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一作昏日辨誠臣。李絳論古今宦官統帥，憲宗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數有忠蹇，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秦始之初，安平王司馬孚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獻王其有焉。」南史曰：袁粲執履之蹟，近乎仁勇。古人云：「疾風知勁草，此之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肉，迎於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北齊書：傅伏田敬宣，雷顯和贊曰：「傅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寬爲齊文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帝曰：「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冒死歸我，竹帛所載，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卿歲寒無改，良深嘉尚。」又玄宗

勅姜皎曰。士之生代。命有泰山之重。義狗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楚國公皎。戴於朕躬。憂存王室。補朕之闕。斯人孔臧。又裴譔。字士明。署侍御史。爲史思明所得。譔陰疏賊。短長以聞。賊平。譔赴行在。代宗見譔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異聞錄曰。貞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刃汗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此皆忠臣蒙褒。不獨王庾蕭李也。若虞愿定命論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指。然天后之詔實采其言。

元二

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錄云。鄧騭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按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爲夢。上疏云云。容齋隨筆曰。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閒。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旣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潰。羌寇畔。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

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云。陳忠仕於永初中。與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爲元年二年矣。鄧后紀云。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二厄運。危於累卵。此亦作元元字。殊於義未安。宛委餘編曰。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其楊孔碑元二字。趙明誠云。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考歷書無之。竊謂恐卽入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爲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元元字多見於兩漢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元紀。元元安所歸命。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蓋卽指元元爲民也。又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善意也。宣紀。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匈奴傳。元元萬民。夫此以元元加民之上。則鄧騭傳。元元之災。人士饑荒。陳忠傳。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矣。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云。而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二。明二。蕩二世。勤二。亦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爲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輾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云云。所謂元二者。蓋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四州。詔騭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騭班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民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

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墳筮迭吹，晦伯博采前言，深信景盧之說。予竊謂不然。何者？永初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值頻之與中，豈漫爲之辭乎？且元年二年可合爲元二，則在三年四年而曰中遭三四，曰時遭三四之災，在五年六年而曰遭五六，轆軻曰頻遭五六之厄，可謂成文理乎？帝王卽位改元，誰不歷載業紀，而獨永初之元二爲東漢之謎談。青史鴻篇，金石雕篆，以譴爲謹，予所未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襄中之北，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王升琢石頌德，自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爲永初元年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太守董炳，然地去漢中尙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襄中，太守鄭勤與主簿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謂西戎殘虐在殺董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爲以元配二乎？孔耽碑，人民相食，事在永初三祀，而以傳之元二，移復於前，又非實錄。鄧后詔既言延平之際，又曰元二厄運，此果爲元年二年，抑何所指？恭陵元二，雖加以師旅，因之饑饉，而幼君享御，輦轂無虞，何以謂危如累卵？此不過欲析言求異而不顧理之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初元年，叛羌寇掠冀并，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風雨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雨雹，十二地震，萬民饑流，羌貊叛戾。此二載中，大災大厄，良曰不誣。然尙未若三年叛羌破沒臨洮，京師并涼大饑，民相噉食，郡國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亂，人庶流宄，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太守，杜陵園火，郡國九地震，六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國十二地震，八雨水，九

州蝗先零寇河東。至河內。詔曰。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也。七年。郡國十八地震。南陽七郡民饑也。未若元初元年。郡國五旱蝗。十五地震。蜀郡夷殺縣令。羌絕隴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國十九旱蝗。詔稱災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奚。三軍敗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年。咎徵動爲口實。何與。予以爲解。詰如調弦。不容記柱。元年二年之說。惟論衡之旨爲然。陽九百六之義。則鄧騭傳楊厥碑近之。其他字狀致誤。悉當讀作元元。元元之訓。諸家殊指。戰國策。蘇秦曰。子元元。高誘注。元元。善也。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善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章懷太子光武祝文注曰。元元。謂黎庶也。元元猶喁喁。可矜憐之辭。文選陳琳爲袁紹檄曰。割剝元元。呂向注。謂衆人也。鍾會檄蜀。以濟元元之命。呂廷濟注。謂百姓也。予按高顏語約。關於事情。二呂詞庸。凋於藻色。若漢書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宜取希馮之譬。武元世祖章紀。應從姚監所箋。若王莽傳。無使百僚元元失望。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伏願監其元元之情。又曰。不勝元元之至。真誥楊君答靈籛曰。濟某元元。宿夜所願。則當采章懷之言。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其元本。其本。李善注。謂得其元本。漢書敍傳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也。潘尼乘輿箴。元元遂初。芒芒太始。又似悠悠之意。盧鴻洞元室歌曰。談空空兮。覈元元。蓋本北山移文。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乃以元元代玄玄耳。隻字單詞。固已一致百慮矣。

蠱冶通用

楊用修云。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鞞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徧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七修類藁曰。海觀張天錫。作文敏捷。而用事率杜撰。人有質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鄉薦。山西教諭。西京賦良注曰。蠱。豔美也。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字。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爲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修大橫之誚矣。

廣之曰。維摩詰經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蠱。周易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謂姿態之貌也。據此。蠱冶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曰。蠱音古。傅武仲舞賦。貌嫵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以蠱媚。章懷注亦曰。蠱音野。謝惠連詩。酈生無文章。西施整妖冶。胡爲空耿介。悲哉君志瑣。冶。果郎切。則謝又讀冶爲蠱。至晏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曰。蠱與冶通。二字通用。灼然觀矣。又易冶容。鄭玄。陸績。虞翻。姚信。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凡野葛鈎吻。論衡作冶葛。則冶通於野。抑有前摹。用修按據歷歷。晦伯空劾無驗。固知文囿之中。忌能者多。虛襟者少。

鞞

楊用修曰。鞞。國名。古肅慎地。其地產寶。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鞞。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瑞發。凝霞作丸珠尙軟。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鞞斜紅帶柳。琉璃嫩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二公詩詞皆用鞞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天寶。曰紅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刺史鄭輅記。唐書外國傳。鞞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瀛涯勝覽云。鞞國西瓜一枚。二人舉之。今

紅子西瓜可云鞞乎。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鞞。古肅慎地。唐寶記有紅鞞。大如巨栗。以鞞地產寶石也。用修說本取黃氏。按杜陽編曰。尼真如得八寶。二曰紅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與可歌用之。廣異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率。商旅五分之一。有波斯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貯。詭不實對。揚州長史鄧景山問之。胡云。瓶中是紫鞞。得之者爲鬼神所讖。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寶能及也。又率一萬貫。瓶中有珠十二顆。二書所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之石。舊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楚州刺史崔旉。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七曰紅鞞。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則又以爲玉。然曰如栗。則爲珠類近之。而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李景亮作李章武。

傳曰。李章武。字飛。中山人。生而敏博。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詣華州。悅其舍人家婦。而私焉。既別。八九年。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二更。婦至。迎擁攜手。款若平生。至五更。仰望天漢。嗚咽悲怨。於裙帶上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鞞鞞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而別。後章武至東平丞相府。因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工不知。不敢雕刻。及使大梁。又召玉工。因其形雕作櫛葉象。奉使上京。每貯懷中。至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非玉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所謂呼洛羯。疑鞞鞞之類。又女國王姓蘇毗。字末羯。末羯常與鞞鞞同。蓋亦以異寶爲字也。晦伯譏用修言出挹婁。而不能證其產自玄圃。亦目睫之論乎。且肅宗以崔旉之獻。改元寶應。謂在代宗時亦誤。

勅

學圃薏蘇曰。談苑曰。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金石錄曰。後周河濱碑云。瑯琊王褒。字子淵。造華岳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書。此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說。

非也。晦伯以爲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勅字。武成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諡。宣而勅諡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廣之曰。此論宛委餘編亦有之。陳與王相爲水火。鬻蘇豈捃摭故實以高之乎。然詔勅之名。不自宋齊始也。晉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謁宗廟。上以青筒詔勅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勅矣。蜀志亦屢稱勅。後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勅書。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勅丞相廣開獻書之路。則漢代咸施勅也。故釋名曰。勅。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戒飭也。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書稱勅天之命。本經典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選言弘奧。勸戒淵雅。逮光武造次喜怒。時或偏濫。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實乖憲章。明帝每爲詔勅。假乎外請。夫王言崇祕。百辟其刑。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常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有訓典焉。若漢高祖之勅太子。願命之作也。列觀前載。勅之爲名。已起中古。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嬀之川。大龜負圖。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冊中。往往面傳帝命。便名爲詔。口銜天憲。卽稱曰勅。亦不必一札十行。鸞章鳳采也。

匡徐

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能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謂也。砧是趺石。以諱夫似矣。而藁者。禾稽也。豈古時穩砧或以藁故連稱之耶。梟食母。破鏡食父。詳見楞嚴經及封禪書。

匡曰。齊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蠶爲思。芙蓉爲憐。黃蘗黃連爲苦。空局爲無期。方相爲欺人。牛跡爲啼痕。投壺爲作嬌。空織殘機爲無匹。石闕石板爲悲木。棲牀爲坐相思。往往而然。是詩藁砧爲砧。謎夫字也。山上山。謎出字也。大刀頭。本李陵傳。謎還字也。破鏡象新月形。謎弦月也。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文長偶讀封禪書。輒標新解。不知其爲笑於閨婦也。國風思夫。喻之杲日。又比之殷雷。半月之言。頗合風人之旨。且方何爲期。六日不詹。優柔思悲。日月以冀。卽葛生藪蔓之詠。錦衾角枕之詞。亦自歎就木之時。持爲同穴之誓。未有以爲無還期者。若指爲烏白。羝乳之類。是明謂無定河邊之骨。春閨夢裏之人。思婦忍爲此言哉。且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諸禽。而取譬食父之獍。何太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予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母。乃能飛。然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禽獸。尙諱之。況人乎。推此而言。以梟獍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羆而虎眼。未聞其解飛也。

周書無爲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飛食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爲羽族能飛者。何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李白答裴侍御詩。憶昨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錢起送夏侯校書詩。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爲詞。與彼出雲懸秋者。豈亦傅翼之軀。抱果之禽耶。王融代蕤砧詩。花蒂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常垂雙鬢。團扇雲閒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常碎聯玉。雲上璧已虧。花蒂。拊也。說文。花下萼也。亦夫之謎。林下生。亦出也。雙鬢。鬢也。團扇。本班姬詩。明月隱語也。鏡臺。跗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上璧。虧。月之下弦也。元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與。又蕤砧是打蕤之砧。亦非藉砧之蕤。如用藉物助語。蕤字爲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衛媼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賀。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旣通陳掌。又通霍仲孺。生去病。其後始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後立爲皇后。步廣史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此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媼更通何人。而亦冒衛姓者也。鄭季。平陽人。爲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之弟。仲孺後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旣貴。知爲仲孺子。而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媼所生。去病。少兒所生。則去病

乃青之甥也。平陽侯曹壽，尙平陽公主而封侯。公主，漢武之妹也。衛媼，曹壽婢妾輩也。鄭季先固有嫡妻，史失其姓。愚按：衛媼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季通而生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願從其母姓。豈當生時媼歸其家，而青留長於曹耶？如此，則知之者衆矣。安得終不聞於曹壽耶？且長子長君，長女衛孺，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從衛性，又何耶？

匡之曰：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子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霍去病傳曰：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衛皇后傳曰：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卽貴無相忘。入宮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夫少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中孺，生去病。而後嫁陳掌，嫁掌在子夫册立之後。諸傳歷歷言之，文長乃云少兒又名子夫。旣通陳掌，復通中孺，生去病。後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立爲皇后。是爲衛皇后，已爲陳霍所淫，而後入宮。旣生霍冠軍，而未乃生太子據，爲皇后。是票騎爲戾園同母兄也。豈不悖哉！且曹壽以列侯尙主，非尙主而封侯也。侯家富溢盛滿，家僮數千，邪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爲圉，生女爲妾，如雞鶩之成羣，長雛育子，飛栖隨意。主豈問其所生

哉。而以爲何不聞於曹壽。夫壽以惡疾。公主更爲長平侯妻。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抑顏師古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君孺少兒。子夫步廣。皆媼夫衛某所生。特聞一淫於鄭季而生青。遂不得不冒姓衛耳。又青歸而民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後囚皇后。貴幸。故冒衛姓。則安得父鄭季乎。然青傳謂皆冒衛氏。則衛媼未必爲衛家婦。顏籀之言亦未可信也。雖然。公主旣嫁。而鄭季始與主婢通。生青。則公主於青。不啻倍年。世離之日。黽勉歸青。此與館陶主之牡董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武帝都不以爲醜。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軍。正賴皇后爲言。是可酬拊背之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

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衛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沒於南匈奴。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爲闕氏。可得而贖乎。又羊衛前娶孔融女。生發。後妻生承。及祜。發承俱病。祜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發。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爲文姬所生。則胡雛永別。悲歌傷懷。而承在殤宮。恩勤曾不及他人之子。漢恩何淺。胡何深也。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羊后傳曰。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帝受禪。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據此。則非文姬審矣。

然則徽瑜及祐蓋文姬姊妹所育以爲歷四男子者非以其托命胡王下流是居也耶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爲外孫也抑又論之羊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襲非邕之孫乎又世說新語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而晉書蔡謨傳曰蔡睦魏尙書睦生德樂平太守德生充爲東曹掾充生謨至司徒謨生邵系等世系昭然邕未嘗爲庭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爲其子早凋故乎琰之詩曰家旣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尙存也疑是時羊氏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祐卒於咸寧五年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於時濟陽君猶在胡爲閒關而贖文姬又豈爲才女能傳業故與然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祖睦魏尙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爲邕叔父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予又按是時有二羊衛一祐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登中庶子有人倫鑒識至桂陽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主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周嬰通之曰天啓壬戌春予爲崔孟起撰綿史於白馬公事洗鍊特詳時有彈駁今猶記其略其一曰

廣弘明集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晃師之。崔浩得幸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何及。又晃結納玄高。高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玄高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蹟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遂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崔浩讒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嬰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浩被誅夷。明年六月。晃遭摧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興也。讀魏收魏書。收蓋不平於浩者。浩之細瑕。輒加曲筆。況茲大事。能無直書。收於浩傳云。太武以浩輔導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於閣官傳云。東宮爲宗愛所構。以憂薨。凡收書太武連歲行幸。晃亦彌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露其事。若以浩之浸潤而釀晃之禍。故收寧能爲浩貸乎。玄高事。慧皎高僧傳大同。但云。僞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紀。殆爲厚誣。願浩之署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貴。視等弁髦。金馬之慈。藐諸執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其一曰。宋書曰。索虜以柳光世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洩。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嬰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躍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宇文泰之徒。並嘖嗜宿將。屈身弱主。故能淪移鼎祚。手奪神器。浩不遭傾頽之運。而事猜禍之君。七十老翁。反欲何爲。異時李孝伯卒。

太武悼之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勅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吏聞見不遙。造次一言。必非飾說明矣。異圖不密。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於南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浩本傳言浩妻並郭逸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爲非。雖然。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洩其上。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爲報應之驗。高僧傳曰。博陵崔浩。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僞主。熹以僞太平七年毀滅佛法。梟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始爲說法。熹大生慙愧。遂感厲疾。崔寇次發惡病。熹以過山於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釋曇曜傳曰。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邪佞諛詞。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痼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心悔。誅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於謗佛得罪已深。釀禍莫禱。卽令日行萬善。亦宜備極五刑。刊史謀叛。皆其徵咎耳。抑自作之孽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鑿而速其殃耶。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續筆乘云。吳書曰。太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連在東南。帝心奇其辭。江表傳曰。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其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紫蓋黃旗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

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乎。此豈刁玄詐增者耶。陳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卽司馬徽前語。通鑑作刁玄詐增讖文。豈別有據乎。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雲也。魏書。梁范胥與李諧接對。亦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敍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社。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薛頌又本此也。

絲

筆乘曰。絲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絲咸陽。則與衙同。文紀。無絲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絲。則與陶同。李尋傳。絲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絲絲。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絲。則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逸義未究。按爾雅。絲。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卽絲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上書。臣恐國家憂累絲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同猶字。當訓尙。與詠斯猶之義又異。述元紀。贊。賓禮故老。優絲亮直。則與游同。地理志曰。南郡高成縣。滄山。滄水所出。東入絲。絲水南至華容入江。而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與滄水合。水出高

成縣澗山。東至孱陵入油水。則繇與油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中楯瓦。繇鈎汰駟。杜預曰。繇過也。則與尤同。鄭玄周禮追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繇。疏曰。漢之步繇。謂在首時行步繇動也。則與搖同。說文曰。繇。草盛貌。夏書曰。厥草維繇。今禹貢作繇。則與繇同。又左傳其繇。杜預曰。卜兆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古文紀注曰。本作籀。則與籀同。山海經。共工臣曰相繇。郭璞曰。相柳也。語聲轉耳。則亦與柳同。

離有十六義

筆乘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樂。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喬皇。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雉離。木名。莖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陵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通曰。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曰離。遠曰別。夫離之爲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乖而分之。沮而駭之。畔而邊之。無所不可。然尙有異者。易。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詩。月離於畢。正義曰。歷也。晉語。郭偃曰。非天不離數。韋昭注。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也。詩。亂離瘼矣。毛傳曰。離。憂也。周語。聽淫日離其名。韋昭曰。離。失也。儀禮。大射。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鄭玄注。離。猶過也。獵也。又士冠禮。離肺實於鼎。鄭玄曰。離。割也。又鄉飲酒禮。肺皆離。鄭玄注。猶搯也。又士虞禮。離肺膚祭。鄭注。離肺。舉肺也。少儀注曰。

離、剗離之也。曲禮曰：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公羊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道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莊子曰：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魂曰：離榭修幕。王逸注：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璞注曰：皆行列物也。又王融疏：瓊弁星離，玉帛雲聚，皆此義也。淮南子：陰陽相掬，離者必病。高誘注：離，遭也。又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說：離，去也。方言曰：仞，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吳越曰：仞，又曰：參，蠶分也。齊曰：參，楚曰：蠶。秦晉曰：離。又曰：斯，掬，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列水之閒，曰：掬。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違也。後漢書：劉盆子曰：無所離死。太子賢注：離，避也。又章帝策東平王曰：非我憲王，其孰離之。注：離，被也。劇秦美新曰：非新室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思玄賦：離朱脣而微笑。張衡自注曰：離，開也。吳都賦曰：百室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機連珠：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傳：葉公子高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是解離爲敗也。山海經：離耳國。郭璞注：鍤離其耳，分令下垂。王褒洞簫賦：鍤鍤離灑，則訓離爲鍤者，任彥升表：閉門荒郊，載離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然詩載：離寒暑箋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爲更矣。釋名曰：詈，離也。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詈。廣雅曰：靡，離也。則又可訓靡。謝惠連鞠歌行：南荆壁，萬金費，卞和不斲，與石離，則似當解爲同矣。復有兩字成文者，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正之，使不佻邪，離絕也。魏都賦：飾華離以矜然。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懸，尙書：虞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疏引

白虎通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曰禁。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卽株離也。詩雅南。周禮韞鞬氏注並云。西夷之樂曰株離。蓋出鈞命決。與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也。嬰按。今白虎通作侏離。而東都賦。僣侏兜離。罔不俱集。則株侏朝兜四字皆聲轉而字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兜離兮狀窈停。太子賢注。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此與樂舞又別。九章曰。妒被離而障之。嚴忌哀時命曰。劍淋離而從橫。王逸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四溢。李善曰。紛離。聲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善又曰。四散之貌。琴賦。豐融披離。張銑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太玄疑曰。陰陽相噉。物咸彫離。後漢書。郭后以衰離見貶。夏侯湛山路吟曰。丘陵兮連離。爾雅曰。覘髮。莠離也。郭璞曰。謂草木之叢茸翳蒼也。莠離卽彌離。彌離猶蒙龍耳。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迷離亦作彌離。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爲脅。司馬彪注。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莊子又曰。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崔譔注曰。闔跂。偃者也。支離。傴者也。莊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李頤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靈運詩曰。曰余亦支離。劉良注曰。毀瘁也。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爲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曰。支離分赴。呂向注。謂椽一一分布也。魏都賦。朱桷森布而支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孔叢子曰。詞氣支離。取喻多端。是支離有數義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流漫陸離。高誘注。陸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而美也。九章曰。帶長鋏之陸離。呂向注。劍低昂貌。招魂曰。長髮曼髻。鬋陸離。劉良注。美色貌。甘泉賦。聲駢隱以陸離。呂向曰。奔馳貌。楊雄校獵賦。牢

落陸離。郭璞注：羣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賦更曰：鮮扁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前陸離而後潘湟。注曰：皆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薛荔飾而陸離薦。王逸注：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姑恩曲曰：前導陸離獸。後來朱鳥麟鳳皇，則又爲獸名。是陸離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離辛苦。上林賦曰：流離輕禽。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注：困苦之也。長門賦：涕流離而縱橫。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曳虹采之流離。又曰：優游流離。劉良曰：流離，分散聲。孫炎解大琴謂之離曰：聲多變。音流離也。淮南子：紛琳琅以流離。路溫舒書：死人之血流離於市。陸機文賦：終流離於濡翰。李善注：流離，津液流貌。李周翰曰：水墨染於紙貌。崔光表：蒙曝塵日，渙汗流離。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虎魄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紅綠縹紺黃紫十種流離。顏師古曰：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顏色不恆，此則流離之異義也。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傳曰：離離，垂也。疏云：垂而繁多也。韓詩曰：離離，長貌。南都賦：結朱實之離離。呂向曰：茂盛貌。荀子：勞苦事業之中，憊憊然離離然。楊倞注：離離，不親事貌。劉向九歎：曾哀悽秋心離離兮。王逸注：離離，剝裂貌。尙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李鏡遠詩：簾影復離離。釋名曰：離，離也。以柴竹作之，疏離離也。左傳昭十三年：蔡藩爲軍，杜預注：藩，離也。陸德明曰：離，依字應作離。今作離，假借也。思玄賦：曳雲旗之離離。張銑曰：飛貌。摯虞思遊賦曰：眺懸丹之離離。梁武帝詩：飛鳥起離離。柳惲詩：離離出塞禽。沈約八詠：鴈門早鴻離離度。又秋夜詩：離離鴈度雲。又詩：白雲復離離。何晏景福殿賦：離離列錢。張銑注：分別貌。謝朓詩：雜石下離離。梁簡文詩：離離細積淨。河東記：元

和時江陵鬼詩。秋天雲靜月離離。此皆疊字成文而義乃殊別者也。易曰。離爲日。故天問曰。陽離爰死。思遊賦曰。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支道林五月長齋詩。朱離吐凝陽。蓋謂夏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刻桷映晨離。謂朝旭也。而傅咸贈王何詩。二離揚清暉。李善曰。二離。日月也。則離亦爲月矣。又爲星名。隋天文志。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桂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班婕妤賦。中珮離以自思。師古曰。離。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有人名。左傳。桓七年。鄧侯吾離來朝。文八年。宋殺公孫鍾離。襄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李雄亦有太尉李離。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越春秋。吳有大夫被離。大戴禮。曾子弟子單居離。韓非子有魏相馮離。又史記。燕有高漸離。秦有尉斯離。將王離。驃騎傳有大當戶銅離。亦作稠離。漢書。濟東王彭離。西域傳。烏孫小昆彌拊離。車師後王須置離。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那離。南夷傳。邛都大牛種封離。蜀志。張嶷傳。旄牛夷種狼離。益部耆舊記。有廣漢王離。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離。京兆太守劉季離。前秦有護羌將軍高離。隋書。周時突厥可汗步離。是也。有爲字者。華陽志。江原人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是也。又人姓。離朱。後燕載記。有北燕高雲幸臣離班。是也。又複姓。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司馬彪曰。支離蓋。人姓名。世本。嬴姓之後。爲鍾離氏。列女傳。有無鹽女鍾離春。戰國策。齊處士鍾離子。史記。楚鍾離昧。後漢。鍾離意。論衡。有鍾離產。公會稽典錄。鍾離緒。鍾離嗣。魏志。吳將鍾離茂。吳志。鍾離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

志。太原之子離。九江之鍾離。沛郡之符離。是也。又郡名。晉書。蘇峻平後。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是也。又山名。山海經。支離之山。清水出焉。水經。作攻離山。水經。又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傳。巴郡五姓蠻。出於武落鍾離山。山有赤黑二穴。水經注。河南有澗水。出離山。東南流。注於離山。澗水也。有邱名越絕。勾踐馳於離邱也。水名。尙有之。漢書。鬱林臨塵縣。有侵離水。行七百里。水經注。瓦亭水。南逕成紀縣。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也。亦湖名。水經注。子胥瀆水。東入離湖。湖在華容縣東。亦城名。左傳。舒鳩有離城。地形志。斛城縣。有扶離城也。亦地名。世本。居篇曰。孰哉。居番離。孰姑。徙句吳。漢書。路博德封邳離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離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封離侯。於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離。諸羌所屯。又涼記。呂纂討段業。沮渠蒙遜屯臨洮。爲業聲勢。戰於合離。是也。亦關名。後漢班勇傳。焉耆國有爵離關也。亦以號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北齊書。宣城公叔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拉殺之。此在鄴者也。亦以字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雀離大浮圖也。至於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諶離國。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焉貪訾離國。後漢西域傳。東離國。在天竺東南。扶餘北夷。有索離國。論衡。作橐離。魏略。作橐離。魏志。韓在帶方南。有古離國。一離國。楚離國。畢離國。又有牟盧卑離。監奚卑離。諸國。晉書。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維摩詰經。有毗耶離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稻土之所宜。耶離。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泥洹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泥離之國。而前趙錄。劉聰子約。死於不周山。見蒙珠離國也。亦軍名。杜氏通典。北庭節度使。

管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書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谷渾於墨離是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經尉遲川苦拔海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方郡有崎離營。又戍名。魏常景傳安州有石離戍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卑奴毋離是也。若漢書武紀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西至符離而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崔浩以符離爲漠北塞名。如淳以蒲泥符離爲二王號。未審誰真耳。又親黨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爲出。出之子爲離孫。劉熙曰言遠離已也。野服亦名之。酉陽雜俎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亭綏。幘頭亦名之。張彥遠論畫云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幘頭始於周朝是也。貧衣亦有之。釋名曰繭幕也。貧者著衣以幕絡絮。或謂之牽離。煮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帝置麗娟於明離之帳也。樂器又名之。陸鴻漸武夷山記幔亭之宴命謝英妃撫長離。長離者大箏也。詩篇亦名之。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鏡歌有翁離曲。其詞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雍離篇。詞曰。雖士多離心。吳邁遠作長別離曲。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作生別離。又有雙燕離也。唐摭言元相公在瀨東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擊傷公猶子。遂出幕。旣去。作十離詩以贈。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鞴。竹離亭。鏡離臺也。賦頌亦名之。魏文帝有感離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也。著書亦名之。梁蕭圓肅撰淮海亂離志也。又穀名。拾遺記背明國有傾離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秦族訓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

稻相似。耨之爲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葵，一名爵離。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曰：江離，香草名。子虛賦：江離蘼蕪。注引張勃曰：江離出臨海縣海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博物志曰：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蘼蕪也。又古今注：牛亨問：將離別相贈以芎藭者何？董仲舒答曰：芎藭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爲贈。又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又抱朴子：仙方有合離草，一名離母。根如芋魁，亦木名。子虛賦：璧離朱楊。張揖曰：璧，皮可染物者。離，山梨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池，離樹十株，亦鳥名。詩：流離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璣疏曰：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鷄離，怪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突厥之先，狼種。故旗幟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鮪鱠。漸離。司馬彪注：漸離，魚名。史記作漸離，亦蟲名。古今注：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義外，尙得百六十。弱侯之說，蓋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隘矣。更案：郭璞爾雅注曰：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則字異也。郭又曰：黃鳥俗呼黃離留。說文曰：離黃，蒼庚也。皆不云黃離。惟呂覽仲春：蒼庚鳴。高誘注曰：蒼庚，黎黃。楚人謂之黃離。云見說文，誤也。又荀子曰：驊騮驪驥，織離綠耳。古之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說耳。

苴有十四音

焦氏筆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閩切，麻也。子閩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畔城在雲南。又鈕加切。詩傳

曰水中浮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葢，又作泚，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據不審。予爲再考之。有當從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箠問人。鄭玄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曰：苴，以草藉器而貯物也。內則：炮取豚，編萑以苴之。陸德明曰：苴，苞裹也。禹貢：孔安國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苞裹也。史記：司馬穰苴者，田氏庶孽。齊景公尊爲大司馬。說文曰：苴，履中草也。廣雅：囊荷葦苴，尊，普各切。苴，子魚切。有從子都聲者。周禮：鄉師共茅，藉。鄭玄注曰：藉，卽土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又司巫共藉，館。杜子春云：藉讀爲鉏，書或爲租。茅裹肉也。鄭玄亦引儀禮作苴藉也。儀禮：主人取黍稷祭於苴。鄭玄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或曰：苴，主道也。此蓋藉苴同也。陸氏讀又側魚反。又子徐反。又將呂反。又曰：劉昌宗音緞，有從七餘聲者。詩：叔苴傳曰：苴，麻子也。疏曰：拾取麻實以供羹菜也。禮記：閒傳：何以服苴，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又從七須聲。禮記：苴竹杖也。疏曰：苴者，黜也。心如斬斫，貌必蒼苴，自然苴惡之色，惟有竹也。功臣表：荻苴，邑名。在渤海。管子曰：苴多騰墓，此與苴同。趙岐：孟子注曰：苴，澤生草者也。臻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顏闔苴布之衣。陸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詩：如彼棲苴。傳曰：

水中浮草也。箋曰：樹上之棲苴。疏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所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槎同。匈奴傳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亦當作此讀耳。有子與切者，漢書終軍傳：苴以白茅於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曰：苴音祖。又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者，枚乘兔園賦：選擇純熟，挈取含苴。注曰：苴與咀通。廣韻曰：子與切。又慈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茵蘆，郭璞曰：作履苴草。疏曰：蘆卽蒯類，中作履底。字苑云：鞣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是則字與蘆同也。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注曰：苴讀爲姐，謾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苴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爲姐，伺也。唐藝文志：趙蕤字太資，梓州人，開元召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有從側雅聲者，莊子：土苴以治天下。司馬彪曰：和糞草也。李頤曰：糟魄也。陸德明曰：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雅聲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士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鮮矣。至如人姓者，廣韻：子魚切。貨殖傳：平陵苴氏爲天下高訾。又列子有蒲苴子，無切。莊俱者，說文：菹，酢菜。側魚切。黃氏云：臻魚切。字與苴字不關。又廣韻：菹，楚葵，生水中。側加切。渣與澁同，迹爲棠汁，皆與苴字大異。強傅成音，殊爲蛇足。若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注引天苴卽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爲芭黎之芭。按芭黎卽織木葺，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嬰按：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

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蜀王伐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爲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夫苴邑葭萌。巴都江州。裂疆分土。各守其號。苴何得有巴音。若隣壤同好。而國名不殊。遠怒邦交。近惑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倫。尋允南所謂天苴。讀如襄中之襄。當是益州別邑地名。乃聲與巴近。非謂苴卽巴也。徐野民疑爲巴郡。已非。小司馬之說。愈背。焦信爲伯加聲。過矣。且子虛賦。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南方草木狀。芭蕉或曰巴苴。則苴無乃有卽消之切乎。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畔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畔城。宋董衝釋音云。苴。鋤駕切。畔。迷遮切。則焦氏以苴爲似嗟切者。蓋因畔字而誤也。羊苴畔城。今在大理。史炤曰。苴音酢。又徐嗟切。畔音養。又彌嗟切。薛能聞官軍破吉浪詩。越駕通遊客。苴畔鬧聚蚊。又西縣途中詩。野色生肥芋。鄉儀搗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徹苴畔。新唐南詔傳曰。王都羊苴畔城。又曰。夷語險若州。有苴畔險。據此。苴畔有兩也。又曰。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曰。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馳突若神。凡出兵。以望苴子前驅。

詩用坐字

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嘯。杜甫。楓樹坐猿獠。黃鶯並

坐交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遜。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通之曰。豹本能蹲。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爲奇。且潛坐山中。遜以自況。非指予豹而言。張說之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爲猿鳥詠也。至黃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巧。劉遜狂非作者。子美曷爲相師。予按古樂府。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閒。漢人所唱。杜薛蓋祖之耳。

卮林卷之七

洗梅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詩乘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閒有疏違稍爲洗鍊。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遺風。昔景伯山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詞富。賞末興餘。時希憶逮。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如珍勛。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曰。藝文類聚友悌門有吳陸景與兄書。下連又景答從兄安成王書云云。梅氏憑之。予謂此書詞條綺蔚。乃齊梁人語。其體裁駢麗。亦三國未有。尋思久之。因考梁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之子。吳平侯蕭景。太祖弟崇之之子也。實爲從兄弟。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荆湘九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討蠻叛。贍災民。簡貧老。百姓甚悅。景亦以高祖踐祚封。七年使持節督秦郢州之竟陵軍。

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書中皆言荆湘事。蓋卽是時也。此題當作吳平侯蕭景答從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疑吳陸景之譌。而疑安成王之誤。殆未繹書中語乎。叔英者。吳書孫峻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洛。書蓋以宗室故實喻。且爲孫氏事。益知此書非出土仁也。然呂祖謙臥遊錄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數公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知略足任。乞以代瑜。隕蹄之日。所懷盡矣。梅氏云。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得卽稱至尊。此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洗之曰。孫權稱帝後。羣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前。遡其承兄始。據江東之日。羣下皆呼至尊。如劉備伐吳。陸遜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權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權曰。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瑜遂隕。嗣後權未進號也。曹公破走。權迎魯肅。肅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已在建安十三年。權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在十二年。權直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齋續筆嘗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爲疑。予謂此或虞溥陳壽謬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

言君者至尊也。是郡守亦可稱至尊矣。權既假討虜，守會稽，雖稱至尊，亦不足怪。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貺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梅氏曰：預子錫，無名貺者。

洗之曰：予謂貺義與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乎？然李濟翁資暇集曰：惜借書籍，俗曰：惜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而赤牘清裁載王樂道與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紙，還書一紙，在何遜上。洞詮仍之，亦載梁七卷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古之借書盛酒瓶，名紙。楊用修六書索隱云：紙借用鷓，揚雄酒箴所謂鷓夷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鷓。嬰考聞見錄曰：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常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云，乃知今人訛以紙爲癡也。按說文：紙，酒器。唐韻亦曰：紙，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蓋唐時所解已然，則作紙者近是。但以瓶盛書，殊乖於義。尋孫恂意，當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紙，還書時復餉酒一紙，庶可通也。又段成式廬陵宮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則本作嗤字，以紙代嗤，後人之鑿也。洞詮有譌，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審其人，當是如中郎第五之類，或錢穆叔之譌乎？王樂道者，

王荆公有和其烘蝨詩。宋史王陶字樂道。英宗太子詹事。神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徒知陳州。正與穆叔同時。此宋代人。洞詮系之於梁。豈梁有與同姓字者乎。梅氏考摭弘博。彈駁精核。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梅氏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顏延年詩。幽門樹蓬藜。本此。

洗之曰。予按陸雲答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頽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注作答書。蓋字譌耳。梅氏不覺。宜刪。

又

洞詮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錯矣。

洗之曰。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卽風土記中語。案雲書。但謂魏武物。至景初時。爲宮人所折耳。二記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繡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

據此則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御不覺於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涌。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
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當作雷威萬夫翕
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成羅。及至景陵。禮既畢。歸旅將振。尋
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
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俊臣於雕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
馬噓天而景凌。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爲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
諸賦中何如。且籍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爲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
然耶。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曰。嬰按陸雲南征賦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軍。以
謀國難。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未之有也。十月。軍次朝歌。講武治戎。觀兵於殷墟。於是作南
征賦。觀此首所載命屏翳十句。與熊羆之旅。至星羅十六句。並在賦中。但無元兵時三字。與及至景陵。至
羊腸轉時七語耳。中間章次字法亦微異同。蓋此屬草未定。先呈平原也。所謂靜言勿譁。景陵禮畢。陪俊
臣於雕輅。列名僚於後乘。皆非征伐之容。乃是說講武事。雲更有與兄書云。前日觀習。欲作講武賦。獻之

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佳語。不知此可出否。故鈔以白兄。推尋始末。正謂此篇數行。所謂少許佳語也。禹金注云。雲集無講武賦。予謂雲易講武爲南征耳。然此首非書。在洞詮中宜刪。○予又按晉書帝紀及八王二陸傳。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右司馬。前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憚長沙王又在內。與河閒王顒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與顒將張方伐京師。惠帝遣皇甫商距方於宜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奉帝旋於城東。穎次朝歌。機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十月戊申。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穎收斬之。并收雲夷三族。據此。蓋與雲南征賦序同。雲兄弟皆在穎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人不與。長沙忠於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仗。而謂之稱亂。諂頌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爲順。祇爲詞費。且臨事而懼。此也。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爲醴。曾未浹日。身死族殲。於盧志何尤。於孟玖何恨乎。此賦蓋雲之絕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援軍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爲慕容垂所攻。請救於玄。書稱云云。洗之曰。此首詞理舛錯。不全似書。按苻丕在鄴。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不從。及爲王師所敗。乃請救於玄。崔史謂之書稱。蓋約略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援軍二語。述不兩端之意。乃羈縻兩語。則笑

不僞降之情。按王莽傳。瓜田儀文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後秦錄。姜紀說姚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請降。然後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蓋與此同。梅氏皆以爲不書誤矣。

謝書

洞詮。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洗之曰。按御覽處州引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又書部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於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尋靈運書。只聞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赤牘清裁。刪永嘉記曰四字。而并以爲謝書。非也。又惡溪道作惡溪道。亦倒。

王徽

洞詮。王徽與何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梅氏云。徽。瑯邪臨沂人。歷廷尉。爲交州刺史。何偃叔父。愍之。爲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徽相善。愍之卒。徽與偃書。尺牘作王徽與偃書誤。

洗曰。按宋書。吏部尙書江湛舉王徽爲吏部郎。論者云。徽見舉。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徽所咎。與書自陳。

微報偃書首云。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則何尙之傳所云弟悠之與瑯邪王徽相善者。蓋卽王徽。特字譌爲微耳。史以王徽名士。故引其與偃書。示悠之雅人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其人非有才聞。何足重悠之。而休文著其寥寥數語耶。微傳云。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三十年。卒。時年二十九。予謂亦譌也。當作二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爲吏部尙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微卒。遺令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偃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年。二十六載矣。王交州尙無恙乎。考異苑曰。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怒投地。顧視向炙。變爲微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引異苑。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時微亡久矣。微又有與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僧綽傳亦曰。元嘉末。參與朝政。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此與微書事合。則微字亦譌爲微矣。又謝莊傳。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尙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此微字亦微之誤。若交州刺史。所謂車載斗量。名聲何足達於異域。洞詮謂微琅邪臨沂人。蓋誤以尙之傳譌字之微爲卽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原人也。○孫云。文選有王景元雜詩。注引宋書。王徽字景元。亦微字之訛。景元與微字合。伯猷與微字合。史册轉寫。帝虎日增。論世考時。梗概自得。僧綽傳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微卒於三十年。而年二十九。則僧綽爲從兄矣。此

題王氏爲得梅氏失之當改從尺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注曰。李孝伯爲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洗之曰。按豹子上書曰。於時儲君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此無假復求訪兩語。惟孝伯本傳。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云云。蓋面相往復之語。非詔報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答。通謂之詔。豹子書意。或同耳。

勅

洞詮魏宣武勅奚康生。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注云。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纒粟并棗柰果。面勅云云。洗之曰。按面勅者。面諭耳。非勅書也。洞詮收之。非是。

崔元

洞詮盧瓌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曰。按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瓌與崔元書云云。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爲盧瓌書。盧瓌於魏無所見。

若崔鴻子。則名子元。與此不合。惟崔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實不拘細行。休璉差及同時。或與書箴之乎。○孫云。案崔元始卒於靈帝初。疑不與應璩同時。此蓋別一崔元也。崔元始正與戴叔鸞邊文禮同時。不得云昔。

李弼莊弼

洞詮載魏孝靜帝答李弼詔注云。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答之。又載莊弼遺張普惠書。注曰。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疏陳不可。太后召五品以上博議。普惠不屈。弼遺之書。普惠美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老子表上。帝答詔。洞詮作李弼。誤矣。又魏書強普惠傳。莊弼與普惠書。莊弼杜弼。不知是一是二。清裁作杜弼。洞詮仍作莊弼。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與邢劭書者爲一人。按孝靜詔及與邢劭書。並見北齊書杜弼傳。洞詮一以爲李。一以爲莊。而杜臺卿之父反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密與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右出資治通鑑。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尙書事。領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

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蓆人。魏靜帝時。尙書侍中。興和元年。拜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封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啓高祖。事遂得停。據此文。襄書與封祖裔也。司馬誤以爲與高延興。梅氏承之。奚啻千里。

答贈詩

梅鼎祚詩乘載邯鄲淳答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與君子處。會未盈期。見召本朝。怨言趣期。羣子重離。首命於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旣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旣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旣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簣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注曰。此淳應召別臨淄侯詩也。

洗之曰。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別易會難兩句。以爲邯鄲湛贈伍處玄詩。○孫云。選注湛字蓋淳。字之譌。尋詩中稱西伯聖主者。蓋指曹瞞。而賢侯我侯。謂子建也。君子羣子。子大夫之稱。皆呼同僚。則選注所云答伍處玄爲得。梅氏蓋臆說之謬。然以魏略考之。是時曹瞞爲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將耳。門生下吏便已擁戴推崇。至云聖主受命。曰附鳳攀龍。明目張膽。曾不顧忌。當塗臣吏如此。漢祚安得久長。

歌閨

詩乘載青溪小姑歌二首。一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曰：歌閨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曰：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住清溪中橋，與尙書王叔卿家隔巷。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鳥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王家娘子逐月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便邀相過。女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將兩婢自隨，曰：聞君歌聲，豈能爲一曲耶？文韶爲歌，草生磐石下，音韻清暢。深會女心，女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願婢子取篋，爲扶侍鼓之。酌兩三彈，泠泠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篋，篋腰抽簪扣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閨夜已久，遂相佇燕寢。四更別去，脫金簪贈文韶。文韶報以銀梳白琉璃。旣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中見梳，疑之。屏風後則匕在焉。篋篋帶宛然如故。廟有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按此歌本是一章，詩紀作二首。詩乘因之，而歌繁霜侵曉，幕句乃作歌閨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予按歌閨句乃記者之言，述其留連景光意耳。覽齊諧記自明，且旣云歌閨，豈可入詞乎？禹金識曲者也。願亦草草如是。若詩歸止選日暮四句，乃棄其半也。詩乘又云：此歌本在宋而小姑晉人。晉清商有青溪小姑曲，因附晉。予謂此叔庠假托爲詩，何暇辨其真晉宋。且黃熊之魄，晉世始聞。白馬之神，五季方著，亦可附之。虞日魏年乎？異苑曰：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子文，孫氏時人。母乃

當復附吳耶。按齊諧未嘗言是青溪小姑。諸家俱失。

陸凱

詩乘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兼贈之詩。陸凱字智君。代北人。又曰。按范曄未嘗至長安。此常有誤。

洗之曰。予按陸智君仕孝文朝。孝文立三年而齊已授禪。與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陸出代北。范產江南。范宜以梅寄陸。而陸乃折花貽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爲孫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卷引荊州記。作凱與路曄爲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秦使。所謂路曄者。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詩藪云。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集傳於隋。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此亦持兩端耳。

李那

梅氏詩乘載李那和適重陽閣詩曰。銜悲向玉闕。垂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網。歌梁積故埃。紫庭入綠草。丹墀染碧苔。金扉晝常掩。珠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將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梅禹金注曰。徐陵與李那書曰。獲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彼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

之言便掩盈懷之淚。正指是詩也。舊題作重適陽關。乃倒置之誤。庾信、宇文弼並有陪駕終南詩。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帝保定元年。遣治御正殷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與李那書云。殷儀同至止。那答書云。殷御正銜命來歸。正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廊廟。獻納便繁。則仕周者也。

洗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於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則閣蓋周明之雀臺。那亦經賜物者。故詩皆悲慟語。文苑英華題作適重陽關。諸家皆承其誤。今從梅氏。嬰又按周書北史李弼。頓邱臨黃人。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父遊。有才行。爾朱之亂。遊奔江右。弼幼解屬文。十歲爲明堂賦。周文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轉黃門侍郎。封臨黃伯。奏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拜內史。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轉納言。進爵爲公。弼於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弼所作。常曰。文章不足流後世。經邦政治。庶及古人。故文筆了無葦草。唯留心政事。此頗與陵書合。文苑英華李那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此與弼傳又合。則李那卽是李弼耳。然徐陵贊美那終南陽閣二製。而今傳陪駕終南者。乃宇文弼作。庾信旣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一首。竊謂弼以賜姓宇文。故更稱宇文弼。何者。庾子山撰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辛威、陸逞、鄭常諸人。功在霸朝。名書周史。卽松楸掩隧。碑表在阡。咸從賜姓之榮。舍因生之本。且陸通之女。遂襲步孤。竇熾之娃。亦承紇豆。市朝亟革。李和始變其名。羈旅無歸。高賓仍傳其嗣。雖國史存其舊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滅雖多。梗概猶在。外此

唯唐瑾遺傳萬紐靡稱。崔說殘碑屬籍不綴。此例差寡。蓋有之焉。以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卽李那也。宇文昶騰於朝列。示不違君。李那行於鄰交。示不誣祖。况那父在江南。則徐陵所居父母國也。與書稱名安可不從父所命。反覆論世。灼然可憑。庾信重陽閣詩亦殊惻愴。蓋卽和此云。

原謝

知星

五雜俎天部引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外窺之。故云不覆。

原曰。知星宿衣不覆。古之遺諺也。晉阮侃宅無吉凶。攝生論引之。謂術彌精而窮益甚也。是以桓宣武以絹一疋爲戲。在杭不悟。晉書有字爲衣字之譌。遂至燕說矣。

奔牛

五雜俎云。丹陽有奔牛塢。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公曰。此入定耳。令人於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說其前事。僧一視誌。卽起。南。向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因名。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與沈休之出都。到奔牛塢。有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漢水侯。宋書曰。孔覲反。會稽太守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弑立。世祖入討。遣顧彬

之劉季之合勢。與劭將華欽庾導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僧化。謬也。

申董

濕字

董遐周吹景集曰。古音略。濕字音書涉切。引董仲舒頌。舟輿浮濕。章樵注。濕。浮棧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按。荊州記。濕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鐘乳。流出濕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檄云。濕河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濕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志。俱逸之。惟沈約宋書。劉粹。濕陽縣男。又荊州有濕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爲此縣。則縣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姚弋仲據濕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濕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濕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有二濕水矣。

申曰。廣韻。濕。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沮水東通濕水。又曰。江水東合濕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濕陽縣北。晉書愍帝紀。建興二年。杜弼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於林障。侃奔濕中。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爲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濕口。伺率部黨攻昌。滅之。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濕陽縣而貫焉。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時。甘露降隨郡濕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粹封濕陽。是平劉毅後。在義熙八年。固晉時事耳。載記。冉閔攻襄國。石祗遣使詣姚

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瀾頭。何超音義曰。瀾音隔。通鑑似誤。然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咸作瀾頭。又未知誰是。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爲郡股肱。不能和調陰陽。令天下否瀾。萬物焦枯。此瀾字似有閉塞之義。然或字譌。以藝文所引。聊燕說之耳。陳倉之瀾。疑亦誤書也。○孫云。案此瀾水乃泝水之誤。近刻水經注已改正。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爲鳥。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鵙。鵙。鷲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卽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歷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律。注。今文秦誓也。以上二則見史慶長繩祖學齋估僂。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申之曰。孔穎達虞書疏曰。按尙書。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安國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所傳是也。鄭玄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尙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今之秦誓。初非伏生所得。○孫云。伏生所傳。蓋止秦誓上一篇。其中下二篇不傳。故左傳國語諸書所引。皆在此一篇之外。馬季長不學。反詆其淺露。梅賾書始一一據拾矣。然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作僞之難也。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同。不知

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黃門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奏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孫云案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世已引泰誓語則非宣帝時所得明矣。而古今文不同者或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逸尙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伯厚必以今文泰誓出一女子是刻舛之論也。又史記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泰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掇入矣。詩疏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有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書引立功立事者郊祀志王商等議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丕大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無窮師古亦曰今文泰誓之辭墨子引泰誓皆本古文於兼愛下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非命上曰泰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其務天亦棄之縱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既稱泰誓又云去發未得其解然此皆在孔氏所傳中但或紕衍其義或剪裁其詞或錯綜其語以爲古文不載非也。至所采周本紀則正今太誓前段文裴駟集注於諸節下錄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於號曰下錄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蓋

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孫云案古文亦有大誓。史遷從安國問故。採入周本紀者。卽此也。後人因梅賾書大誓出。遂目此爲今文太誓耳。嬰按坊記疏曰。漢時別有尙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今更尋之。復得數則。并疏之。詩思文正義引泰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俟。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注也。又鄭注合符后云。五至。猶五來。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復。歸也。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春秋繁露引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周禮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誓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話於王。王動色變。李善注范尙書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出。俟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祀下者。

八百諸侯。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卽位九年，欲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執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論衡作號其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魯頌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也。論衡：武王將誅紂，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孫云：案此卽多士予惟率肆矜爾之異文，與太誓無涉。詩譜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讀此則知大明疏之引太誓與鴻雁注之引書蓋連語也。然嬰以爲此篇人各斷章，家爲摘句，卽鳩而合之，未得成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體，誓衆之詞，惟說苑稍見一斑。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迴淚眼。庚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爲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璫南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依南楚，邈邈西雲。文通詩：北雲竦征人，讀書不半袁豹。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留西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羣。客繆謂此語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

閔康侯引呂覽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揚州九日詩也。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返。思逐北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謝靈運勸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爲日已久。宋太祖北伐詩。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愁云。眷南雲以興悲。濛東雨而涕零。陸機思親賦曰。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又袁豹檄蜀文。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之緒言也。惟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自西北。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王胄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覩東南美。則合西北爲詠也。楊又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鄭玄箋東門之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墨子曰。夏后開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乙言兆之繇曰。亨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則四方之雲形矣。然此語起於夏啓之時。厥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疊云。啓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因之。按書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況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睥觀縣。當由據觀以睥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啓有五觀云云。五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古今人表。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夫此五觀者。繇歌詩考之。則賢。繇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應有一人狗義守正者。而胡淪胥以逝耶。竹書。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謂之季子。則武觀一人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觀爲啓子名。曰名。則非五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并封一邑者也。啓十五年。武觀來歸。開一年。太康敗於洛表。五子之歌。應在此時。豈三年之內。五人乍悖而乍賢耶。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罄以力。湛濁於酒。淪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眊字義

吹景集。旣徧搜眊字。又廣推其義。曰。筆亦可名眊。魏辛昆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眊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以上通眊之。是也。貂亦可名眊。董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眊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眊豐貂。是也。拂亦可名眊。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白眊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眊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眊。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爲帽。是也。色絲亦可名眊。梁書。貞惠世子以五色眊辮鮑泉鬚。是也。案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鳥羽俱可名眊。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眊分。柳絮荻花亦可名眊。內典翻譯名義云。兜羅綿亦翻楊華。或稱兜羅眊。梁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有眊。未燒不生煙。是也。藤亦可爲眊。齊民要術云。眊藤大小如葦蒿。蔓衍生。人采取。剝之以作眊。是也。據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眊。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眊名矣。眊

之義於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眊。羽毛飾也。眊爲物飾。而作眊之物。與所飾之物。豈可遽以眊名。試舉吹景所遺難焉。後漢書。宦者傳。金銀釵眊。施於犬馬。又西南夷傳。冉駹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眊。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有司奏。粟眊不得孔雀白。則孔雀旄牛犬馬。統可名眊耶。蜀志。姜維每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旄眊及義穀裨軍糧。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眊。鹵簿有黃麾。南齊魏虜傳。黑氍行殿輦邊。三郎曷刺真。粟多白真眊。梁書。狼牙修國王出乘象。有幡眊。旗鼓罩台蓋。蠕蠕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纏粟二張。並白眊。赤漆粟十張。並白眊。吹景集。誤讀。隋禮儀志。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樓。寶鳳皇。綴金鈴。鑷珠璫。玉蟀佩。四角金龍。銜五采眊。帝皆省之。唐儀衛志。屬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鎗。白眊。青地雲花襖。冒。又夾轂隊三十人。胡木蓋眊。蜀鎧懸鈴。玄武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爲眊。則玉輅。氍輦。幡。槃。鑿。鏗。鎧。鈴。稍。俱可以眊名耶。南齊輿服志。王輅斗蓋。結仙人綬。雜色真孔雀眊。隋音樂志。大業時。端門外列爲戲場。伎人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南蠻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眊。則仙人伎人菩薩咸可名眊也。隋食貨志。煬帝修旄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皮革毛羽。堪爲鑿眊者。皆責焉。鑿。昌兩反。作鑿。非。吳時外國傳。黑白眊出天竺國。古今注。昔有神巫名曰寶眊。能符劾百鬼。則豈獨毛羽可以眊名。卽皮革不可名眊乎。予博求數者中。惟華騰得名爲眊。何者。郭璞江賦。揚縞眊。擢紫茸。皆花也。此爲可證。陳子良看羣公朝還詩。迎風綵眊轉。照日綬花開。眊

花作儷。蓋亦此解。餘眊字皆當說爲纓綏流蘇之類。至於眊筆、眊貂、眊蟬。當與珥金、珥彤同作珥字。文選六臣注。珥插也。戴也。執也。又服也。作眊字並誤書耳。後漢書注。眊如志反。從耳。從毛。廣雅。蕝而恭反。从茸。从毛。梁簡文。山池詩。飛臚飾羽蕝。長幔覆緹油。此應爲羽眊。蕝字亦譌。若武夷志。幔亭之宴肴有名蕝者。注云。音軟。水苔也。蓋作上聲。予觀嵇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難文。故爲遐周申之。遐周聞此。將無一大噫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墨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爲堯舜之優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量天測海之論也。攷之於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計舜之居攝三十年中。其間人才之用舍。奚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國久而事多。興廢沿革。史不絕書者比乎。鯀之績用弗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卽位。至於三十年。民之爲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而乃不用之耶。然則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邈年邪說盛行。乃有此論。眞世道人心之憂也。不容不辨。予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與海內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寶

於四門。流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大戴禮。孔子曰。堯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莊子曰。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畹。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淮南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鮑宣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漢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尙優游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又何休左氏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共工。萬國同塵。何孟春餘冬序錄曰。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爲父驩。禹事驩哉。韓非有言云云。韓書不足據。以理斷之。吾然其言。以四凶爲堯所去者多矣。艾子豈從其說乎。然孔氏書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三十三年。舜之興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又云。鯀殛禹興。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待禹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

大之罪矣。而於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聖主莫過於堯。審官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總萃。雖曰帝其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旣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此似以玄圭旣告。四愆乃除。卽孔氏亦不能明也。夫謂禹已奏功。彼乃蔽罪。誠爲竄說。顧謂徵用時事。則爲不然。何者。虞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徧。巡守方岳。始有四凶之誅。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曰。類禋望徧。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授矣。孔子曰。唐虞禪。自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從。不知孟以辨博折羣言。與尼父虞史之論不合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卽阼。咸作禪文。欲以比德唐虞。遡隆舜禹。未聞禪後而漢獻。魏奐。晉恭。宋順。齊寶融。梁方智。猶得干預新政也。卽以攝言之。百官總已。國命獨持。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關孺子。孔子卻萊夷。誅少正。曷嘗必告季桓。宋繆之攝也。宋之政。與夷不與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不得問。倘此旣履籍聽斷。而彼猶拱手畫諾。是爲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與攝。正不可同日而語。孟子旣言舜攝。又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記云。堯薦舜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則舜雖執權。堯已巽位矣。又云。舜巡狩歸而言於帝。請流四凶。案堯求禪之年。耄期踰六。舜四巡而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寬慈。至此而乃慘礮少恩乎。且旣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此猶爲舜解嘲。亦可見四裔之投堯不與聞矣。王粲難太平論亦曰。聖莫盛於堯。而四族凶佞。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而陸德明莊子音義乃曰。

堯六十年。放驩兜於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於幽州。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與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復何案據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於仲尼之徒。論語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臯陶卽八愷之庭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予反覆其事。尙有可徵者。史記稱堯仁如天。德如雲。其人蓋寬蕩。意多。嚴烈氣少。故熙績若采。必咨臣岳。蒐隱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辟之官。國無纓鞶之典。及舜召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三載始竟。天下胥遷。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拔山。各有當也。至舜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兼用。御大寶兮守金鏡。操太阿兮握魁柄。故孔穎達以爲舜自受終後。萬事皆自主之。迨行巡狩。不稟堯命。予謂不但是也。踐位之後。勅命二十二人。唯禹益垂夷岳牧咸薦。其他十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歸禹。受命神宗。僅遣征苗。餘權弗假。年百餘十。蒼梧零陵。翠華躬狩。其聰明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推美虞夏。其後百家之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不使與父相見。故括地志。鄆城縣有囚堯城。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韓非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孔穎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會。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難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等書在今皆爲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噤於誦耳。畏於聞。憤排之徒。懷疑滿腹。雖有喙三尺。不敢更端。若此非一矣。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爲帝。得地之道爲三公。今我得地道而不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爲亂。比獸角。

爲城。舉其尾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書疏云。舜以側微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旣行四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畎畝。共驩之徒。相與目攝不行。意表之事。不足奪天下之情。諸人素宦於朝。威名久著。附麗擁佑。實繁有徒。是時二八旣登。羽翼已備。且羣收羣后。奉之於外。五刑五宅。裁之於內。於是而四人分崩。播越裔土矣。咸服者。蓋懾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共工。靜言象恭。罪安所據。驩兜。舉人不用。反與同辜。崇伯。積用弗成。願猶能障洪水。爲禹修功之地。乃皆使之流離囚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穎達云。堯典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饕餮。此亦以臆疑人。按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蓋亦以議沮揖讓。得戾新朝。由此言之。四罪之施。當乎否與。且兜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撻罪。則繇之用也。四岳彊請。言愈切至。海宇愁墊。實岳之繇。是宜先爲羽淵波臣。而終偃然南面。豈非否德之讓。意存媯汭。克諧之對。恩不可忘。特蓋其罪。而不以宣與。暮世加恩。舉主至同罔極。四岳之貸。實爲濫觴也已。太公始封於齊。誅狂裔華士。營蕩潘阯。亦四罪而齊人懼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諸家言。禹治鴻水。三載功成。於時已有八議之法矣。流沙旣被。羽山可返。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陳議親之請者。豈羽泉之熊。已化。遼東之鶴。無歸。與後世暱其門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也。請更一揚推之。

增姚

莆中方言

卮林 卷七

二〇七

吾鄉姚旅，字園客，作露書數十卷，內載莆中方言數條。余覺其未備，聊因筆墨之間，采諸所見而增之。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必殊，而岐海之聲，僉人每笑爲閩語。此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言多有與敝邑同者，故掇拾以貽好事。

莆人遇意外事而駭動者，發聲輒云夥頤。史記：陳勝故人見殿屋幃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索隱引服虔曰：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幃帳，其物衆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

莆閩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輒云翮畜。按漢書：京兆眉嫵。孟康注曰：嫵，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二語蓋閩巷恆言，其出處乃爾雅如是。且夥頤翮畜，更可作一佳對也。

人物瘦瘠謂之眚。本周禮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眚之。鄭玄注曰：眚，猶人眚瘦也。亦作省。謝承後漢書曰：袁閔面貌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鬻。本周禮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名穿地爲鬻，聲如腐脆之臍。

繫維人獸謂之倮。淮南本經訓：倮人之子女。高誘注曰：倮，音雞。繫囚也。羹糜多滫謂之滫。淮南子：甚淖而滫。高誘曰：饘粥多滫者曰滫。

浙米淳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沐曰潘。陸德明曰：芳袁反。米汁也。

炙物於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食少，人有死者，卽取其肉火別分噉。垢汗所觸謂之黧。廣雅曰：黑也。於物反。

單家呼父謂之爸。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涼慘戾爲淒。其本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也。

謂縱任游戲曰佻達。本詩：挑兮達兮，在城闕也。

幼穉謂之佻。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遣佻男女二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佻子萬童，裴駟

案：薛綜曰：佻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讀也。屈原九歌：亦沖天愁人叶。

語來如釐。本儀禮來女孝孫也。漢書亦曰：莫說詩，匡鼎來。

呼空如康。盡也。徐幹室思詩：催且傷與常，飢空叶。

年從禰因聲。漢書武帝敍傳：永年與百神叶。

馬從母果聲。潘岳西征賦：爲馬與寄坐叶。

詮鍾

鼓缶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鍾惺曰：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盡以

詞理之佳惡爲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其凡。○孫云：池北偶談云：名媛詩歸，爲

吳下人托名鍾譚，不足辨。

詮曰。嘗讀淮南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德篇曰。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鴻烈特取辛氏言耳。何據以爲尼父刪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鍾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爲。譚元春云。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妙在不與上三句相同。

詮曰。蔡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尙有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埋之。保此玄樸四語。意林載化清經。爪縮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在句法之不同也。鍾以爲古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十一何以

詩歸選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云云。鍾云。妙在語不可了。譚友夏云。連用十一何以。奇甚。

詮曰。洛神賦注引定情詩。有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則爲十二何以。胡搜之未盡也。然玉臺新詠無此二語。則徐孝穆亦遺之矣。

登廬山

詩歸載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曰。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鍾云。六句質奧。是一短記。譚云。他人數十句寫來。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題。

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

詮曰。江淹雜體詩注引謝登廬山詩云。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蓋卽是篇發端也。不經昭明所選。代久篇殘。何知霜雪後更無數十句乎。耳目難遍。胸臆易生。亦論古之大病也。又康樂遊覽詩。絕無寂寥數語者。讀其集自得之。

王羲之蘭亭集詩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閔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譚云。寓目理自陳。適我無非新。二語真是通識所發。

詮曰。蘭亭之集。諸家收逸少四言五言詩各一篇。蓋當時碑本。孫興公所謂賦詩亦裁而綴之者。予讀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曲水詩五言。蓋五首。第一首殘缺。惟餘十三字。次首乃今所傳者。詩曰。三春啓羣品。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觀其起語自然。存之亦勝。適我無非親。是簡文所謂覺魚鳥來親人者。新字入莊。但其第五章有造新不暫停句。則複矣。

古語

詩歸載汜勝之引古語曰。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鍾伯敬云。周以前語。

詮曰。鄭玄月令注引農書云云。正義曰。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土長冒櫛者。謂置櫛以候土。土長冒

概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韋昭國語注及齊民要術皆引農書云云。則是汜勝之書中文。非引語也。

劉子

詩歸載劉子引古諺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顛。鍾云。竟是五言。諺曰。劉子其劉勰乎。勰書無此語。惟牟子理惑論曰。若高不絕山阜。跛羊陵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總非引諺也。

史炤通鑑疏引諺二則

詩歸古逸取史炤通鑑疏引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鍾云。上句內經妙語。

諺曰。二語出黃石公素書。申鑒亦曰。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劉勰新論又曰。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皆不云諺。通鑑後晉紀。天策學士拓跋恒上齊王石重貴書曰。殿下馳騁遨遊。雕牆玉食。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此則語出五代。不容以雜周秦。且司馬已入編摩。無待史炤掇拾。炤注又號釋文。不稱疏也。

又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鍾伯敬云。幽感名通。

諺曰。通鑑後漢紀。劉知遠夫人李氏。請出宮中所有以勞軍。中外大悅。音註曰。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

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處一焉。按此蓋宋世之諺。又在五季品評。何得入古逸。且是胡三省爲論。非史炤也。炤鄙陋有餘。胡氏所笑。此論雖僅數語。恐炤亦無以與於斯文。

易緯

詩歸載易緯引古諺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鍾云。此語末世臣子當書諸紳。

諺曰。焦氏易林。豫之臨。噬嗑之豐。並云。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所爲無功。求事不成。其文灼然。乃以爲易緯古諺。何哉。伯敬取焦贛書五十三章。又摘句百餘。懸之國門。乃不知此語出易林內。謬爲選評。將簸糠而眯目耶。

花額

名媛詩歸載文明太后善詞賦。登臺見雀啄食。作青臺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鍾伯敬云。緣山字奇。花額字秀。皆不經人道。又曰。一句中卻與動質練。似讖似謠。似諺似譚。不必有所指。而恍惚成語。想像成歌。此種著作。又似開闢許多簡練奇峻處。

詮曰。伯敬荆楚名士。而降心於文明。乃爾。高山流水。豈非異代之鍾期。然馮氏粗學書計。稍解歌謳耳。謂善於詞賦。吾未之聞也。按太平御覽。郡國志曰。金河府青臺。在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與六宮遊戲。因歌云。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頸著。此亦采采芣苢之流。偶然成語。以爲字秀語奇。開闢未有過矣。且其歌以著與雀成韻。露其風流。摘去頸著二言。文情窒矣。花額二字。理抑難通。誤書不思。翻以辨博濟其

說天下安可盡欺也。

杜蘭香

名媛詩歸取杜蘭香贈張頌詩云。阿母處靈邱。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鸞翰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鍾云。欺陵要挾。神仙亦任氣質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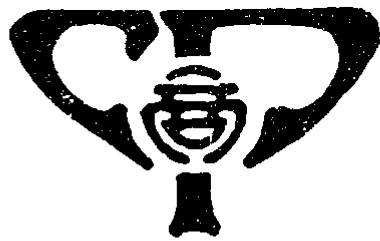
詮曰。仙真下謫。偶影凡夫。運會不濟。宜其詞之倨而悍也。按搜神記。成公智瓊之從。弦超贈以詩曰。飄颻浮勃述。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詩意介恃迫脅。亦與蘭香同。然智瓊溫惠。中雖告絕。而水覆再收。韭萎復入。自嘉平至於太康。情好不替。賢於蘭香矣。二詩成公似優。詩歸博收。彤管之製。而不及智瓊。抑所未達。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上。奇境奇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瀟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則灌水當作瀟水。山。松果山名。伯敬評。惟云然。豈以爲懸泉樹杪。激波木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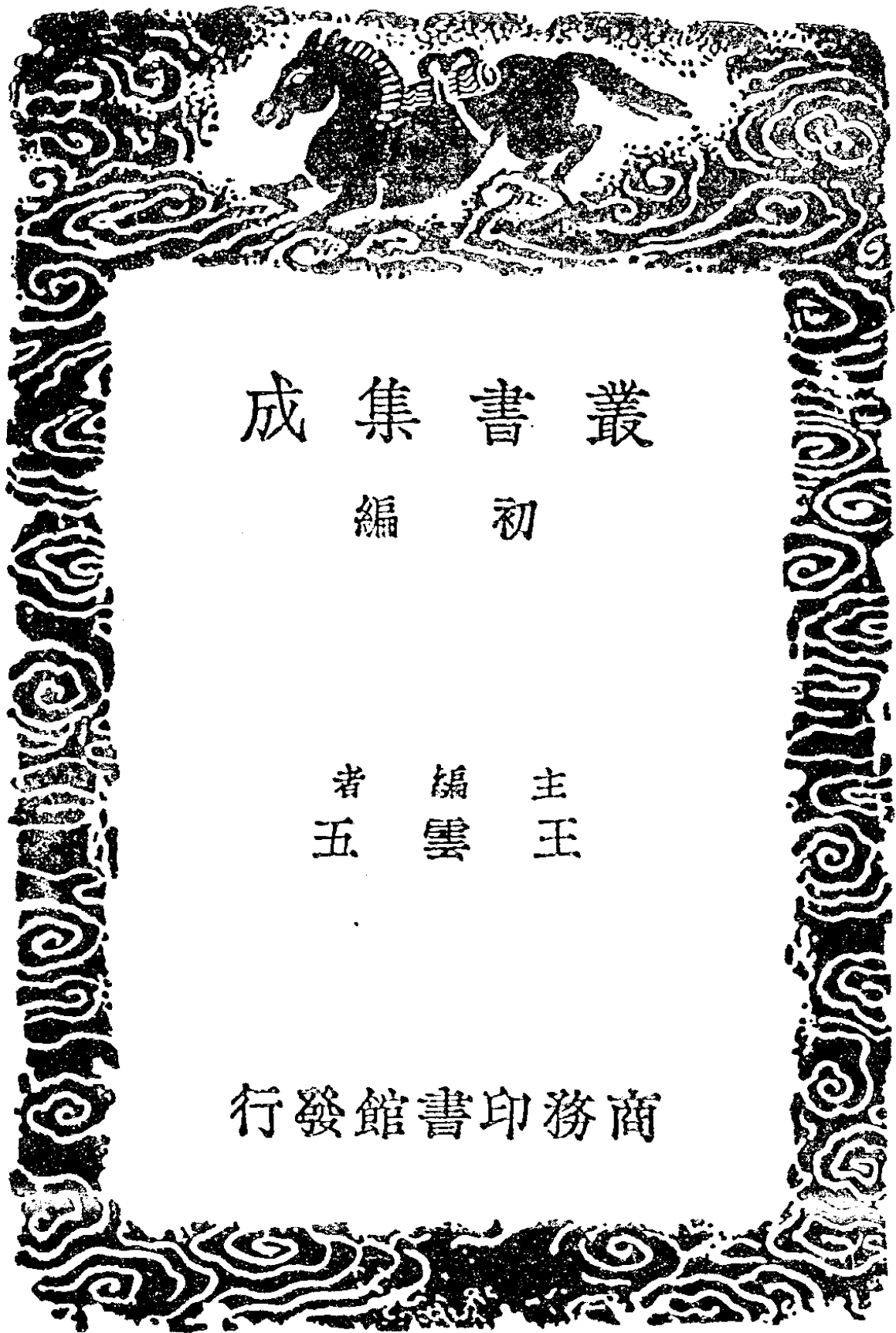


33
4
344

卮

林
附補遺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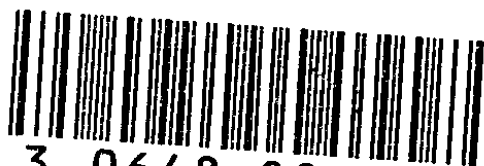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卮

遺 補 附

(三)



3 0648 9817 8

纂 嬰 周

卮林卷之八

諗胡

王褒

胡元瑞玉壺遐覽云。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卽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彭祖吹吁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元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至王屋山。號清虛真人。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後周王褒。字子淵。亦能文章。工詩。詩藪曰。北周文士。王褒爲冠。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所共知。以予攷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文。卽補傳亢倉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通鑑。

諗曰。漢書宣帝時。修武帝故事。益州刺史王襄奏。王褒有軼才。上詔爲聖主得賢臣頌云云。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本傳甚明。胡氏以爲諷武帝。誤哉。又漢書爲郊祀志。東漢書稱祭祀志。云後漢郊祀志。何耶。郊祀志云。神爵時。遣諫大夫王褒持節求金馬碧雞之神。此卽子淵傳中語。惟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鄭道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則又一王褒耳。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前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餽飯。趨步峻峯如飛鳥。無津梁直渡積水。又服雲碧晨飛。

083
1124
2:345

50061



丹腴。視見甚遠。太上道君賜王君素明瓊紋玕丹錦旌。號清虛真人。神仙傳同。茅君傳曰。清虛王真人。漢元帝時。辭家入華陰山。九年。又登陽洛山。平帝時。修行道成。太上賜錦旌。爲太素清虛真人。又集仙錄。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按旣云前漢七世孫。又云元帝時道成。又云與道陵同時。則非武帝時人矣。但周書。王褒。字子淵。爲梁元帝尙書左僕射。江陵陷。入長安。仕周。封石泉縣子。然梁書作字子漢也。魏時亦有一王褒。博物志。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晉時更有二王褒。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孫云。案偉元名真。真。褒古字通。少立操尙。以父儀爲司馬。文王所殺。絕世不仕。霍原傳云。原與王褒等同。以賢良徵也。晉書又曰。元帝鄭夫人妹適長沙王褒。帝召爲尙書郎。隋亦有一王褒。北史。宇文述討蕭瓛。瓛遣王褒守吳州。述遣兵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遁。按胡氏得五。予得其八。而路史發揮曰。王褒有十一人。九見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洪崖先生

玉壺遐覽曰。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真。故青城山有洪崖洞。司馬天師五岳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真人。据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山有仙壇。臨井上。爲洪崖煉丹處。五春白。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爲洪崖煉丹臼。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氲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號

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茲山。張氲隱焉。而井曰則氲之遺跡無惑也。設帝堯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諡曰雷次宗。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侯村五六里有洪井。俗說洪崖先生之井。又謝莊有遊豫章觀洪崖井詩。水經注曰。散原山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井也。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梁元帝吳平侯誌曰。遷豫章內史。洪井鸞峯。甘露歲下。簫崖鶴嶺。連理成陰。古洪崖托跡豫章。審矣。安得以井曰屬唐人。按集仙錄。晉武帝時。豫章吳猛。許遜。居洪崖山。築壇立靜。傳所云仙壇臨井者。豈吳許所築與。而太平廣記引逸史。萬年縣南山有洪崖澗。則不止青城厭源也。又真誥曰。吞琅玕之華。而方營邱墓者。洪崖先生也。洪崖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則姑臧又爲先生尸解地。安往不化。何必青城哉。然郭有道碑云。將蹈鴻崖之遐跡。陶邱一薦。管寧曰。追跡洪崖。參踪巢許。則似爲隱士。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泉時伎人。則祇爲伶官。與升仙者豈別一人乎。陳子昂詩序曰。鸞鳥簫者。晉人洪崖子作也。洪崖子矯迹汾水。乘白驢。衣羽褐。云云。按張氲奇晉州神山縣。洪州大疫。氲來施藥。病者立愈。玄宗驛召之。果氲也。常服紅蕉衣。跨白驢。此與伯玉所敘合。氲時一至豫章耳。安用鍊丹井曰爲。然能和墨灑翰。則張洪崖亦一文人。

王喬

玉壺遐覽曰。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

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卽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邱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卽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并葉縣爲令。飛鳥之王。喬。柏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爲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畢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尙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旣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傳中王卽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強爲茲說。以傅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王喬並載於後。參閱自明。

王喬。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尙書郎。出爲葉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元瑞上言飛鳥。而此乃不記錄。疏也。按後漢書。喬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則四年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王喬。隄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嶦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又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考。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卽封禪書王

伯僑。麟按。封禪書作正伯僑。非王姓。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清之冢。劍鳴空擲。王喬景陵之墓。劍飛沖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游行星晨。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衰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邱公攜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僻。並著之。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開山。尤爲奇僻。并附載。

諗曰。蔡邕集有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斯邱傳曰。王氏墓。永和元年臘夜。上有哭聲甚哀。附居者登而察焉。洪雪下。無人跡。見一大鳥跡。後有人絳衣大冠。呼樵孺子尹禿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忽不見。碑詞但稱其乘螭駕鶴。並不及監撫世榮。水經注言冢在梁國蒙縣。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正載中郎文。稽周室墳陵。無在梁國者。而此子喬姓王。固非王子晉也。高允王子喬行曰。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飛龍。翔天庭。少卿必子喬字。此亦姓王者。王逸楚辭注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而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翔飛而去。蓋王子喬已有三矣。真誥衆真集。洞宮有桐柏真人。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注曰。此稱真人之字也。則元瑞疑未必字子喬者。殆未考耳。文選別賦注引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處。

杜氏通典曰。昆陽城有古墓在東。俗云王喬墓也。斯復不知何真。當與柏人葉令又別一人。則王喬亦有
三也。雖然。葉令當顯宗時。柏人令未審在何世。願爲令長。則亦漢中葉矣。屈平遠遊曰。吾將從王喬而娛
戲。賈誼惜誦曰。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喬皆在旁。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上通雲天。又曰。王
喬。赤松。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蹠虛輕舉。乘雲遊霧。屈生戰國之世。二子皆產漢初。所稱果何指也。蔡
澤說應侯曰。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注曰。喬。王子晉。松。赤松子。案汲冢周書。師曠謂子晉曰。汝聲清汗
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子晉果十七而卒。秦去髡王未遠。傳聞宜真。乃云喬之壽何也。且亦未聞子晉之吐
故納新。耽慕方術者。以王喬卽子晉。豈彭殤可齊乎。而諸敍王喬者。皆與赤松並稱。且不云松喬而云喬
松。予意必先赤松而出者。疑上古已有一王喬。而書傳不詳其事耳。武陽王喬。太平廣記無之。胡氏誤也。
御覽所引道經。蓋出真誥。真誥曰。玉子者。帝僖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
日。疾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玉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
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帝僖則堯父。外書作嚳字。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
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案此。則營墓渤海者。當作玉子。非王子也。玉子卽帝嚳名號。亦奇
御覽字多譌。

王僑王子喬

楊用修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雒陽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

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喬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元瑞新錄曰：史記封禪書：宋毋忌、王伯僑、充尙、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下復引裴秀記：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云。余按史記：王伯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修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藝苑卮言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修說同，但楊誤加偏傍耳。嬰按：天降玉棺者，是葉縣令，非柏人令也。元瑞何不彈駁，且用修說與王不同。余意：王喬爲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唯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嚮以爲三王喬，亦襲舊說，未安。

諡曰嚴忌，哀時命曰比王僑而爲耦。王褒頌曰：响噓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注：僑，王僑，仙人也。大人賦：旣征伯僑而役羨門。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師古曰：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劉向九歎：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驅子僑之奔走。王逸曰：子僑，王子僑也。王莽傳：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偏傍作立人，多有之矣。作僑亦何害也。獨尋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雒閒。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侍我於緱氏山顛。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遂立祠於緱氏山下。柏人令復於此登仙，而立廟於麓，何事。

之巧合若是。高誘淮南注曰：王喬，蜀武陽人，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華陽國志曰：犍爲郡北接蜀郡，王喬升其北山。又曰：武陽縣有王喬祠。郡國志：武都西有王喬谷，卽王喬隱處。谷有王喬臺，歲常祀之。則柏人令乃於桑梓登遐，而顏氏家訓曰：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俗呼壻務山，城西門碑是漢桓帝時柏人令爲縣令徐整立，銘云：土有壻務山，王喬所仙。又北夢瑣言：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燕，幕客馬彧贈詩曰：別後壻務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則是於宦遊飛舉，裴秀謂在緱山，亦誤也。然則唐詩所云緱嶺吹笙，正指子晉，以爲柏人令，殆見其流而未溯其源耳。至其人之同異，野客叢談引類說，亦謂有三，皆未備也。

楊泉

胡元瑞九流緒論云：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子雲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梁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韓非鄧析流也。

諡曰：北堂書鈔引晉錄，會稽相朱則上書言楊泉清操自立，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隋經籍志：晉處士楊泉集二卷，在薛瑩下。閔鴻上，是吳人而入晉者。物理論屢稱傅子，蓋與休奕善也。藝文類聚又載楊泉賦數首，皆稱吳時人。

衛元嵩

胡元瑞四部正譌曰。元命包四卷。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孫云。案春秋緯有元命包。孝經緯無之。此云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誤也。方叔未及糾正。故好事勦爲此書而附諸大易。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厥義則甚淺。此書崇文總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並因之。按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卽其人也。而王堯臣以爲唐人。考唐世諸傳記。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此書楊楫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爲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序稱元嵩有傳。考北史。無之。恐楊楫誤也。

諡曰續高僧傳。釋衛元嵩。成都人。少出家。至京。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嵩制千字詩。並符讖緯。事後知之。據此。則與元瑞所疑先爲沙門。後還俗者合。然元嵩乃上書而後還俗。非還俗而始上書也。廣弘明集云。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爲益州野安寺僧。佯狂浪蕩。周氏入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請造平延大寺。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以城隍爲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嵩此上言。則興佛法而安國家。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此與隋志又異。文獻通考。衛元嵩元包十卷。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注。包以坤爲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

外卦體不列爻位。以爲易首乾。尙文。包首坤。尙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困學紀聞云。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國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嬰又考。元嵩書頗行於世。但號元包。不云元命包也。通志作玄包。胡氏並誤。

薛仁貴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元瑞以爲唐薛氏文士最衆。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略。唐書藝文志。蓋別有其人。非爲將者也。唐書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卽史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爲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略亦自翹楚。用修說俱失之。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又史書佔畢曰。唐有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高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不遠。而傳絕不言其能文著書。考之唐世。河東之薛。文學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決非爲將之仁貴也。楊用修執此。以仁貴爲文武兼才。與韋孝寬並稱。按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齒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藉令史傳中於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稍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稱其力田起家。傳

末竟不略槩好文博雅等語。用修之誤。瞭然無疑。續考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按新舊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甚。附記此。諗曰。班氏書所列將相儒生之行事。往往不載於本傳而附著之他篇者。蓋作史之法也。且如其人所論。譏一一具列傳末。則藝文不必志矣。按新唐書本傳云。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而世系云。仁貴父軌。隋襄城郡贊治。又云。仁貴名禮。松漠道大總管子。訥相玄宗。楚玉左羽林將軍。汾陽縣伯。傳不言以字行。亦不言松漠道。蓋皆互見也。何謂唐書無此文乎。墨池編碑文云云。則所稱薛禮者。正三箭定天山。免胄示突厥之將軍耳。其言天寶二年。必訥若楚玉始爲其父追立之者。觀仁貴討賀魯疏。簡潔而盡事情。又知西方得歲。不宜用兵。皆博學有文。豈力田起家者所能暗解乎。張仁愿諸人。雖稱才具文武。而論著都不見於篇。衛公問對。反爲操觚者所鄙。又烏知其兼才也哉。且薛氏望出河東。無別支於他郡者。其世系表有二嵩。二朗。二植。二侃。二溫。二岸。二戡。二巖。二嶷。二蒙。二諤。二華。二承規。三薛紹。三薛岑。三薛瓌。三薛廣。而獨無二禮。二仁貴。則鑄虜注易。立功立言者。其爲一人無疑矣。通鑑貞觀十九年。龍門人薛仁貴。安都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元瑞旣知通鑑有之。而必守墨池之說。以爲天寶時人。蓋徒見用修之論。輒思所以勝之。不知其自陷於挂漏而乖僻也。

河圖要元篇

四部正譌又云。楊氏譚苑醍醐曰。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墳。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

又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漢書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此用修語。予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廣異聞。

諡曰。按真誥稽神樞引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又引河圖內元經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陶隱居注曰。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據此。則用修所記蓋有之矣。茅山志大都皆采真誥文。

金雌詩

元瑞藝林學山曰。用修云。隋經籍志。郭文著金雌記。金雌詩。按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雌記。無所謂金雌詩也。麟按南齊書。郭文舉金雌記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見高帝紀末并諸讖甚詳。○孫云。晉書隱逸傳。

郭文字文學。

諡曰。按南齊書高祖紀末無當復有作肅入草之句。惟祥瑞志引金雌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又云。草門可憐。乃當倅。建號不成。易運沸。則金雌所存不僅一語也。洞仙傳。郭文舉書箬葉上。著金雌記。金雌詩。後人於其所住牀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讖緯相似。乃傳於世。宋書符瑞志。太史令駱達奉陳符讖。引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木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達說之曰。兩云。玄字也。短者。祚短也。巖隱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邊。則聖諱炳明也。據此。則金雌之作亦有之矣。但不見隋志耳。

夫用修雖窮搜韋家博討穆陵。然所稱引皆非怪僻。元瑞以爲出自成都。便不深信。至有目前載籍。斥不推尋。賤今之意。亦云隘矣。高都孫居相筆叢序曰。世有正元瑞者乎。元瑞聽之矣。予亦聽之矣。嬰敢謂正胡乎。

鹽澤醋溝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元瑞以爲鹽澤見穆天子傳。戊子。天子至於鹽。注。鹽。鹽池也。今在河東解縣。及竹書紀年。王觀於鹽澤是也。漢書遠出其後。且醋溝。方但言未知。未嘗自以爲知也。用修逆探譏之。得無以己度人乎。

諗曰。岑參天寶中充安西節度判官。其北庭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天北畔。絕域海西頭。北庭地近輪臺。在龜茲烏壘之間矣。漢書。葱嶺河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經注。泐澤卽蒲昌海。亦有鹽澤之稱。地理志。朔方縣有金連鹽澤。青鹽澤。雁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然則鹽澤有五。一在中國。嘉州所詠。以地道尋之。當是蒲昌河也。雁塞未詳何郡。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雁塞山。山有大池水。雁棲集之。因名。荊州記。雁塞北接梁州汝山郡。其間東西岑屬。大巖無際。雲飛風翥。望崖回翼。唯一處稍下。朔雁達塞。矯翼裁度。故名。此非岑詩所指。聊舉異名。然鹽澤之說。則用修得之。而元瑞

謬言也。又西域傳。徐普欲開道避白龍堆之險。揚雄亦言。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寇西邊。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在西域中。據此。則醋溝必在涼州之外。考水經注。高榆淵東北爲醋溝。韻會云。醋。今作醋。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綠酥溝而引岑參詩以證。此黃直翁之誤。用修全述之也。按郡國志。雒陽與中牟比縣。河東在雒陽西北五百里。敦煌在雒陽西五千里。若雁塞越四千五百里而內與河東之澤連。龍堆越五千里而東與中牟之水接。作詩者無乃太憤憤乎。黃楊胡徒執于形似之間而不究道里之不可至。恐嘉州爲之大噤也。

湖陰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陽虎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玉大弓以叛。明年。乃得之隄下。晉明帝覘王敦遁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按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篡。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字爲句。以上文湖下元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訛。惟王楙叢書得之。又明帝自湖遁歸。遇旅嫗與七寶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旣屯兵于湖。帝自湖歸。則歸於石頭耳。

諗曰。升菴集云。王敦屯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案此。則湖陰之解發自用修矣。元

瑞拾用修牙慧。以反譏用修。而又云自湖遁歸。又云遁歸湖。則以于湖于字爲于。此于彼之于。而不知其爲縣名也。且單舉湖字。元瑞抑何所指。晉書地理志。丹陽郡有于湖。蕪湖。姑熟諸縣。接壤聯疆。觀王敦傳云。敦移鎮姑孰。明帝將討敦。徵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世說新語云。王大將軍頓軍姑孰。明帝以英武之才。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則湖陰之訛。自湖之謬。已可知矣。然于湖屬丹陽郡。在江南。歷陽屬淮南郡。在江北。楊云于湖今之歷陽。則非也。

萬城

四部正譌曰。楊用修以鬼容區爲卽鬼谷。其可笑正與方城作方城切對。

諗曰。宛委餘編曰。用修以方城爲萬城。其可笑不待言。晦伯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闢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讐縣。東至溯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萊于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于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正譌笑楊。蓋附於此。嬰按。楊王二先生之說。皆本酈善長用修所論。略舉一隅。陳王爭之。則欲掇揚所短而反掩其所長耳。考水經灑水注曰。灑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萊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谿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萊卽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

溺耦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鰲縣東至灑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元美所稱本此。然汝水注曰：醴水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用修所執又在此條。元美以爲可笑，是未知用修之言更有據也。宛委說亦不如灑水注之詳備。元瑞述之，此猶侏儒度高于天者也。嬰又觀元瑞華林博議曰：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文字煙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今偶觀一班，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又曰：昔人之說，而當于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己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此論可謂公溥，然每於用修遺言，輒疏剔小疵，乖謬大美，以丹鉛當奇貨，以伐山資遷怒，博議云云，豈慮後人之擗撫後人也。

楊用修曰。高宗伐鬼方事。惟見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式圍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

胡元瑞丹鉛新錄曰。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二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甚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卽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略。楊云。黃帝未知何所據也。鬼方前輩有以爲楚者。以楚俗尙巫。故謂鬼方。竹書伐鬼方。上有次荆之文。則此說宜可證。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云。卽貴州黔中。殷世何能至此。蓋當時楚地亦極爲蠻落。春秋始會盟中國耳。以鬼方爲楚。見蔡介大蒙引。

諗之曰。大戴禮帝繫曰。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氏。產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爲彭祖。四曰萊言。五曰安。六曰季連。風俗通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索隱引系本亦同。楊云黃帝良誤。詩大雅。覃及鬼方。毛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穎達曰。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匡衡傳應劭注亦曰。遠方。楊言極遠。蓋非臆說。西羌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踰梁山而邑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子賢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今竹書但云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無俘二十翟王語。胡謂絕無所出。謬矣。此與王會解。湯時正西有鬼親國。揚雄作趙充國頌。遂克西戎。還師於

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李善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章帝紀有司言。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用修稱靡莫之屬。似鬼方乃西戎也。海內北經曰。鬼國在貳負之尸北。注曰。貳負之尸在上郡。干寶易注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北方國也。高宗當伐鬼方者。離爲兵戈。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也。此說則爲北狄。唐書韋臯傳。雲南款邊。約東蠻。鬼主驃傍。苴絕吐蕃盟。而南蠻傳曰。夷人尙鬼。謂主祭者爲鬼主。又曰。南詔俗尙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又有雨林部。地狹。而諸部推爲長。號都大鬼主。又有夷望。鼓路湯谷阿醯阿鶚。鉞蠻等十二鬼主。皆隸嵩州。此豈古所云鬼方者耶。則與黔楚之說近。卽以爲南蠻可也。然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按文王未嘗南征。則謂在楚之陽者。或未然也。虞翻易注曰。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愬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鬼方龔昧。高宗有三年之征。伐邈道悠。龔昧。愬勞之辭。豈有承受。按韓非子。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相州谷陽縣西南五十里有鬼侯城。然則鬼方直在冀州耳。又班固典引。威靈行於鬼區。章和元年。詔。威靈行乎鬼區。斯又易方爲區矣。

鏡殿

藝林伐山。楊用修云。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祕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

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祕戲多。玉肌相照影相磨。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元瑞曰：按此本隋煬故事。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曩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聞之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卽曩字。
諡曰通鑑。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上遽令剔去。此無武后不悅及祕戲之言。豈司馬惡其宣淫而削之乎。以高宗之頑冥不靈。二聖之稱。猶以爲未盡。豈滑稽隱語所能搖動。武亦不以二日之擿爲恚。數天子在壁。亦有數皇后在宮。仁軌可自解於武氏前也。

過秦論

丹鉛新錄曰：用修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鼃鼃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邱。鮑魚腥聞乎四極。云云。

元瑞曰：竹書紀周穆王大起九師。架鼃鼃以爲梁。此云秦始。恐誤。論擬過秦。實宋人場屋體。此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用修自謂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刪潤也。

諡曰：江淹恨賦曰：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海爲池。雄圖旣溢。武功未畢。方架鼃鼃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斷魂。宮車晚出。楊論皆鈔文通語也。此其少作。自宜付之一炬。而乃

享以千金。亦不自見之患乎。但江賦載文選中。熹事小史。輒能諷誦。胡氏不知何也。紀年曰。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鼃鼉以爲梁。遂伐越。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夫穆王叱鼃而秦帝驅石。穆王車轍窮於濛汜。而秦帝馬跡向於扶桑。似不可同。江賦云爾者。蓋得意疾書。忽成佳語。陸機所謂隨手之變。難以辭逐者。抑其借穆王之事。以喻秦皇雄心四據。百鬼驚奔。而用修襲之。固非誤也。登高鋪采。元瑞恐未得與於斯文。故不覺其言之過。

逸周書序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元瑞曰。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太康及安釐。並楊誤。

諗曰。武帝紀。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則元瑞所稱是也。然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則用修所引出廣微傳中。未嘗誤也。紀傳異文。唐人作史之疏謬。用修指傳爲案。元瑞引紀爲駁。而用修之說較詳矣。又杜預左傳後序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還襄陽。乃修成春秋。會汲郡有盜發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而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凡七十五卷。此亦爲安釐王。而皆作太康之元。知唐之晉書皆誤矣。

關山一點

楊用修曰。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一照。小兒能之。何必老杜也。載草堂詩餘注。可證。

丹鉛新錄胡元瑞曰。案草堂詩餘。蘇子瞻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杜詩非點字。余已詳辨詩數中。第楊引坡詞一點明月窺人。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讀本詞。楊誤不辨自明。詩藪曰。論詩最忌穿鑿。關山同一照。鳥鵲自多驚。照與驚偶儻相當。而用修以爲一點。楊好尙新僻故也。

諗曰。四明孫一之剡溪漫筆曰。岑嘉州詩喜用一點字。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送王少府。西看一點是關樓。送李明府。嚴灘一點舟中月。其下語皆工。杜詩關山同一點。亦指月言。東坡夏夜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本此。若鄭谷之一點山螢。李羣玉之一點殘燈。秦少游之一點青山。則人能道之。此說與用修旨同。然其解亦自有異。草頭一點。如諺言點頭之點。他則如書家一點一畫之類矣。子瞻之一點明月。乃用岑嚴灘句。非祖少陵也。元瑞謂一點屬上繡簾開爲讀。則於文理大不可通。予請以一一之筆爲用修拔山之力。然二字雖見微茫之致。終非大雅。隋侯夫人看梅詩。先露枝頭一點春。與洞仙

歌均兒女小詞耳。

短人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雞窠鶴髮翁。亦縮如稚孺。此非常理所格也。胡元瑞曰。李子遨遊鳴鶴嶺中。長二寸三分。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見劉沓傳。但云出論衡。楊以爲何承天纂文。未知何據。案何承天有皇覽。至宋已不傳。

諛曰。海外南經曰。周僥國人短小。冠帶郭璞注曰。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又曰。焦僥國在三首東。郭曰。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又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大荒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郭引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人也。或作蜉。音同。故其讚曰。焦僥極麼。蜉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居人遇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又曰。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拜跪。日行千里。唯畏海鵠。遇輒吞之。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洞冥記曰。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東方朔曰。此巨靈王母遣來告陛下也。搜神記。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管子曰。涸澤生慶忌。慶忌狀若人。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

黃屋乘小馬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一日反報。池陽之景。或慶忌乎。觀此。則魏略西域傳記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拾遺記所稱移池國人長三尺者。固順然而長矣。新錄謂楊引纂文爲無據。且謂承天有皇覽書。蓋以何氏無纂文也。案劉杳傳。沈約問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據此。則承天纂文。休文已稱之矣。初學記。太平御覽。亦引何承天纂文。張仲師事。而宋書。南史。承天著雜論纂文。並傳於世。則爲有此書。用修未嘗無據也。然予謂張仲師蓋長人。非短蠓也。自纂文誤記。而劉徐楊胡傳不暇辨。考論衡齊世篇曰。如以上世侗長俊好。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壽如朝生乎。王莽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俱在今世。仲任蓋以代雖季末。人多頥頥。其爲一丈二寸。而何氏鈔之誤作尺二寸無疑也。天中記短人部。亦引纂文。張仲師長一尺二寸。又引南史劉杳傳。皆誤。又莊子注曰。務光者。皇甫謐云。黃帝時人。耳長七寸。更檢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耳長七寸。用修乃以爲身長八寸。豈有修不踰咫之人。而湯委以天下之重哉。元瑞不以楊之誤者爲誤。而以其不誤者爲誤。異哉。說郛有賈氏說林。云湯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曰。以九尺之人。而讓天下於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投於水。有咫尺之魚負之而去。此書不知何人撰。蓋亦以爲長七寸而戲作是語也。用修豈諛而誤信之乎。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王蒙長纒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此蓋庭羸之瘠。又後魏釋老志。寇

謙之卒。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二寸。三日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寸。北史。陸法和將歿。屍小縮。止三尺。許此尸解變化。與呂夏卿鶴髮翁復不同。王宇泰筆塵曰。陞慶中。古長城圯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不知從來。治兵憲使吳中徐節親見之。

女官

丹鉛新錄曰。女子有官位者。扈言采摭幾盡。視用修所錄。殆數倍。然尙遺一二。女侍中有陸令萱。卽齊陸太姬掌國事者。見北史齊書通鑑綱目。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爲中丞。尤奇且僻也。

諗曰。宛委餘編云。女子爲侍中者。後魏元父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尙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謂之女學士。陳後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唐德宗時。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女博士。宋孝宗朝。韓蘭英。元瑞言是也。女侍中之說。出王氏叢談。叢談載金石錄曰。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父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則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予以爲尙有漏者。且不止近宗與臣下妻母也。北史。獻文女常山公主。與穆氏瑯琊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則帝子天孫亦爲之矣。又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表曰。高祖世。

宗俱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插繻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也。則晉世亦有女尚書。然又不止侍中尚書博士中丞也。後趙石虎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虛實。又置女尚書官屬。著紫袴玉羽。儀皆與外侔。而唐書韋后時。有內將軍賀婁氏。肅宗乾元初。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媳。集州婦人王二娘。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咸官妖也。

瑯琊王歌

胡元瑞詩藪曰。瑯琊王八曲第五首云。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渭水從隴來。浮游渭橋下。蓋是時姚興都關中。頗饒樂。寡兵爭。此歌必其時作。又曰。瑯琊王歌。諸家咸無解。考姚氏貴戚大臣。惟姚緒封晉王。姚碩德封隴西王。皆興叔父。自餘雖親子弟。率封公。如廣平東平之類。無所謂瑯琊王者。而是時晉有瑯琊王司馬德文。見興傳。然不云入秦也。晉書瑯琊王佑傳。司馬道子。改會稽王。時國已除。而姚興時復有德文。不可曉。又曰。此歌末章云。憎馬高纏駮。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惟有廣平公。廣平公弼。姚興子。泓弟也。有武幹。赫連勃勃難起。秦將咸敗亡。獨弼率衆與戰龍尾堡。大破之。據歌。足可想見其人。然貪殘好亂。欲殺泓而篡之。興賜自盡。此詩正猶鄭人之歌叔段也。

諡曰。按樂府瑯琊王歌爲梁鼓角橫吹曲。瑯琊王於梁誠無所見。胡氏必以爲姚興時。殆不可解。且晉書瑯琊王煥傳。太元十七年。道子改封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瑯琊王。恭帝卽位。於是瑯琊國除。而恭帝紀曰。

帝諱德文，字德文，初封瑯邪王。義熙十四年，安帝崩，劉裕立王，卽帝位。二年，禪位於裕，裕以帝爲零陵王，居於秣陵。宋永初二年，被弑。胡氏不知德文之爲恭帝，又疑其入秦。又云瑯邪國道子改封時，除又不曉姚興傳之德文爲何，大可笑也。據姚興傳，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奔興，興謂曰：「劉裕崇奉晉帝，豈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瑯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克薄奇深。此休之述其出奔時，德文語之如此。』以爲見興傳而疑其在秦，亦大惑矣。予觀北齊書，瑯邪王儼，武成第三子，胡皇后所生，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武成帝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和士開穆提婆相謂曰：『瑯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儼使王子宜奏彈士開，收斬之。』斛律光聞之，撫掌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謂帝曰：『瑯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陸令萱說帝曰：『瑯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宜早爲計。』帝令劉桃枝拉殺之。今其歌首章云：『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五尺刀，以比瑯邪。』謂武成寵愛篤念之也。又曰：『公死母更嫁，孤兒實可憐。』謂武成旣殂，胡后與羣小亂也。兩稱瑯邪復瑯邪，瑯邪大道王者，謂儼有氣尙也。又曰：『瑯邪復瑯邪，女郎大道王。』指陸令萱也。長安十二門云云。時周都長安，使儼不死，齊且吞宇文氏。浮游謂水似金人立馬吳山之咏，愉馬高纒駿，遙知身似龍。正謂儼將有代兄之事。卽斛律明月所謂龍子也。廣平公當是其時殺儼之人，今不可考耳。北齊亦有廣平公盛，然與瑯邪王不同時。卽子瑗嗣爵亦在儼前，非此人也。又姚興傳，勃勃使赫連建率數千騎入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姚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獲建，此數千騎耳，非甚大敵。秦將僅周都止耳，何嘗盡亡十六國。

春秋興使廣平公弼伐禿髮儁檀。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說不聽。儁檀出奇兵擊弼。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儁檀遣十將分襲弼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則弼之敗軍屢矣。胡公偶見時有廣平公。遂借瑯邪王於晉。而謂八曲爲興時歌。以一句抹竄八章意義。且欲張大姚弼之功。百方傅會。以伸臆說。亦可笑也。

許詢

詩數曰。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咏。許當北面。然詢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儼是唐律。又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絕。則許當亦文士。非止清談者。

諡曰。世說紀許掾佳事不乏。然劉尹。林公。簡文。皆謂玄度有才情耳。推崇之語。亦頗寥寥。至於牀帷飲食之保。筐篚苞苴之致。安石爲雄之品。無取於許之評。往往寄不滿焉。且西寺相苦。君親爲難。卽言理談玄。亦非其妙善之技。宋明帝謂詢及孫綽俱無負俗之論。則云甚重玄度者。不考之過也。若所載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則讚許之能詩者。又至矣。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過江後。郭璞五言會合道家言而韻之。詢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中。與書曰。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詩品曰。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爰泊江表。玄風尙被。世稱孫許。彌善恬澹之詞。隋經籍志有晉徵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錄一卷。據此。則許實長於操觚。短於握麈者。雖集錄無存。文獻不足。然王逸少。孫興公。皆有答玄度詩。江文通有擬許徵君自敘詩。又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於蕭山亦有詩。元瑞疑非文士。不能詩。抑冤矣。又詢農理詩。歷歷玄思得。濯濯情累除。稍見清

虛之致。至青松句。乃謝客濃至之儔。胡但見其宮商協響。卽謂之唐律耶。詢復有詠扇詩云。篋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亦可謂雕刻矣。鍾云恬淡之詞。當別有所指也。

文姬詩

詩藪曰。文姬悲憤詩。如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又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犖犖。狀境莽蒼。訴情委篤。較十八拍我生之初。尙無爲等語。何啻千里。諗曰。玄雲四合三數語。意象悲壯。胡笳句。用李少卿書。便口載旆飛揚之致。至兒呼母云云。直是販婦鄙俚之詞。與前語雅俗頓異。以爲委篤。予所未解。且十八拍如雲山萬重歸路遙。疾風千里揚塵沙。鞞鼓喧兮夜達明。胡風浩浩暗塞營。雁南征兮欲寄邊心。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又如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雲。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斷章摘句。亦多佳語。殺氣一聯。則王庾燕歌。未能勝是。其敍別子處。如愁爲子兮日無輝。焉得羽翼將汝歸。一步一遠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如四時萬物有盛衰。唯我愁苦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如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西兮徒相望。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又如去時懷土心無緒。來時別兒思漫漫。塞上黃蒿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刀痕箭瘢。風霜凜凜春夏寒。感情淒語秀。與兒呼母等句。何啻千里。第十七二拍。全首無瑕。堪入樂府妙選。

格近六朝

詩藪外編曰。中唐風淪歷城水。月倚華陽樹。晚唐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皆句格之近六朝者。諡曰。西陽雜俎曰。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爲傷吾鳳條。語參軍尹孝逸曰。昔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曰。曾詣洛西。游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嘗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孝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池塘十字焉。按此。則尹孝逸北齊時人。二句實六朝語。非中唐也。華山蓋華不注山。云華陽亦誤。馬戴楚江懷古詩。猿啼洞庭樹。真是晚唐面目。六潮流風已盡。至人在木蘭舟。則入宋元小曲矣。謂六朝句格。知音其難哉。

古人之風

史書佔畢曰。宋陸修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又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四事大同。蓋六朝口語類爾。

諡曰。此語始自魏武。魏武豪健佚宕。豈能作六朝風流語哉。毛玠傳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宋齊諸君皆祖述孟德耳。太平御覽。齊高帝賜孔靈產鹿巾猿裘竹素之器。手詔曰。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從之日。可以相存也。此無白羽扇語。唐文宗賜牛僧孺觚散尊杓等金銀古器。諡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黃庭堅送王觀復古銅壺詩。愛君古人風。古壺投贈君。皆承襲用此。然殊乏風韻矣。

卮林卷之九

諡胡

文宣王武安王魯哀公平原君

史書佔畢曰。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延岑號武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昭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劉仲謐。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餘並見兩漢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謚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謚忠武。

諡曰漢書。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呂元善聖門志云。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今考范書。無。後魏書。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宣尼曰文聖。

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孔子幽贊天人。裁成禮樂。作範百王。垂風萬乘。可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貞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太師。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邑百戶爲太師隆道公。宣尼采邑。通典作崇道公。冊府元龜。王欽若曰。時封孔子爲隆道公。按會要。武后天授元年。封隆

道公。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後嗣褒聖侯。改封文宣公。通典通鑑。以爲謚文宣。而唐書云。贈封。若果爲謚。子孫豈可以爲封爵乎。且自尼父前。以王謚文宣者。有後魏宜都王穆壽。任城王澄。安豐王延明。汝南王悅。王亶。李先傳曰。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濮陽王陸子彰。北齊常山王斛斯椿。不獨竟

陵長孫也。又魏書長孫稚。北史諱稚與治嫌名而改爲幼。云長孫幼。字承業。封上黨王。諡文宣。惟隋書長孫覽傳稱祖稚。魏太師。上黨文宣王耳。延岑自號武安王。長生則於宋徽宗大觀二年封武安。蓋是徽號。然隱太子承訓。李寶臣子惟簡。皆封武安王也。光武兄仲。初追諡魯哀公。未久。進爵爲王。復曰魯哀王矣。平原有兩。固然而史記景帝立王夫人爲后。尊其母臧兒爲平原君。則一爲婦人。抑又奇矣。春明退朝錄曰。樞密副使曹瑋。使相高懷德。皆諡武穆。此固在李岳閒。若忠武之諡。何必岳葛。魏司馬師。宋沈慶之。柳世隆。符登。雍州刺史徐嵩。梁始興王憺。魏廣陽王琛。裴叔業。齊高昂。劉豐。破六。韓常。劉貴。段韶。周王勵。唐尉遲敬德。郭子儀。李晟。渾瑊。韋臯。五代徐溫。宋李繼隆。郭守文。皆諡忠武。豈獨孔明鵬舉乎。楊萬里揮塵錄曰。北齊顯祖高洋。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覽。俱諡文宣。孔子蓋出四諡之後者。予按。高洋稱帝。元忠孫覽俱不爲王。楊說非也。

夫子

史書佔畢曰。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杜孔子。稱名之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奕棋天下第一。蓋其徒尊之。若抱朴子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素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曷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情耶。又莊忌稱夫子是字。

諡曰西秦錄。乞伏熾盤將有征西將軍孔子。後魏書。天平元年。蕭衍將軍紀耕入寇。罽嶇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此夷俗侮聖之甚者也。宋書。世祖以沈伯玉容貌似圖畫仲尼像。常呼爲孔丘。王景文陪輦出。指伯

玉曰。孔丘奇形容。唐書。王起。字舉之。文宗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此中國君臣侮聖之尤者也。然唐書表。漢有薛方丘。字夫子。則夸誕之風已始於此。而朝野僉載。周則天朝。同州魯孔丘。爲拾遺郎。中張元一目爲鷲。入鳳池者。則尤可哂矣。金石錄有魏鎮東將軍劉乾碑。云諱乾。字天。比於孔子。仲尼孔丘。尙爲末減耳。若乃夫子之稱。原非至極之號。端木之對棘成。僕夫之詢灌孺。豎牛之斥叔孫。柳下之妻之誅其夫。孟津之誓。武王於千夫長百夫長。而皆呼之夫子。則亦貴賤通稱之詞。又班彪之劇蒙恬。韓愈之祭田橫。李白之贈秋浦少府。咸以夫子屬之。奚必弟子之嚴吾師。學士之阿所好云爾而已哉。且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則子美在唐世業有夫子之稱。固不必奪彼予此。卽太白亦稱李夫子矣。杜夫子自是入姓名。若玄怪錄有朔方節度使張或。南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俱爲刺史。通鑑。唐僖宗時。蜀人羅夫子聚衆應阡能。敗自剄者是也。玉堂閒話有長道縣豪士張夫子。名行儒。則與前漢薛方丘同。而司馬相如傳。顏籀注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尙。號曰夫子。則又非字也。御覽引文士傳曰。杜育童儒。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縱。一時稱爲舞陽杜孔子。此如關西孔子楊伯起之類。亦非名也。

顏子

估畢曰。顏回爲光帥。曾參爲市人。已見前載。稱顏子者。黃憲外。謝尙。徐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張霸外。宗元卿。蔡曇智。滕曇恭。皆南齊人。俱見南史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諗曰。仲尼神人。高不可仰。顏淵亞聖。士所能晞。故賞譽之家。持相推許。古今若此者衆矣。禰衡曰。仲尼不死。孔融曰。顏回復生。事雖悲痛。言亦可喜者也。按黃叔度外。稱顏子者。尙不乏人。荀彧別傳曰。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惟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可得聞乎。魏志。太祖稱荀攸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顏子不能過也。晉書曰。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又曰。羊祜。蔡邕外孫。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梁書曰。伏挺。字士標。齊末舉秀才。梁高祖謂爲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隋書。李士謙。字子約。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每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若前乎黃生者。張璠漢紀曰。朱穆之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非顏淵。不敢使迎孔子。太守奇其才。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也。濟北先賢傳。戴宏。字元襄。年二十二。爲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居國。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署主簿。此皆令譽也。然後漢許暹。字顏回。見顏氏家訓。彼豈有長卿慕蘭之思乎。後代曾子。亦不一人。南齊書。劉瓛。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梁書。謝蘭。字希如。五歲。父母未飯。食終不進。阮孝緒歎曰。此兒。曾子之流也。北史。裴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然北史和士開傳。有一人士曾參。爲士開嘗黃龍湯。此又出市人下矣。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勵也橫。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唐高僧傳。僧一行。姓張民。名遂。道士尹崇見所撰大衍玄圖。甚嗟服之。曰。後生顏子也。亦見酉陽雜俎。

六帖曰：海東王義慈，事親孝，於弟兄友，時號海東曾子。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顏子，又賈會，華原人，有高節，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履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

四友

胡元瑞史書佔畢曰：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晉王敦、王澄、庾敳、胡母輔之。唐李嶠、杜審言、崔融、蘇味道。

諡曰：胡王庾阮，迭爲賓主，深有曠達之致。按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爲四友。世說新語：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也。而晉書王澄傳：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胡母輔之傳：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敳、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諸說不同，似五人各有一四友，實當以夷甫爲領袖耳。然何獨之數君者？陶潛聖賢羣輔錄曰：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孔子四友也。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也。又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尙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奔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太原郇相稚賓，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陶

錄又曰。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魏文帝四友也。見晉紀。又宋書曰。謝靈運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又南齊書。宋昇明初。褚炫以清尙。與劉悛。謝朓。江革。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梁書謝朓傳亦曰。齊高帝輔政。選朓爲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革。彰城劉悛。俱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又續高僧傳。隋攝山僧詮。法師大乘海嶽。釋慧布。道辨。慧勇。法朗。從之聽諭。洞達清玄。時人語曰。詮公四友。法句朗。領語辨。文章勇。得意布。二偶作朋。張願。崔蘇之外。又何藹藹也。然有廣而爲六者。晉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宮。置六傅。省尙書事。時號太子六友。顏之推觀我生賦曰。及荆王之定霸。撫軍鎮於夏汭。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談說。有多而爲七者。聖賢羣輔。錄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者。舜七友也。並爲歷山雷澤之遊。戰國策。顏斲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是也有倍而八者。魏志文帝在東宮。涼茂爲太傅。註引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吳錄曰。高岱。字孔文。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南史曰。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武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焉。號曰八友。有滿而爲十者。新唐書曰。陸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雅相善。時號方外十友。黃休復益州名畫記。載石恪畫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爲仙宗十友圖。與書小異。又李白詩序曰。歷陽壯士勤思齊。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授遊擊將軍。賜錦袍玉帶。大臣慕義。結十友。燕公張說。館陶公

郭元振爲首。有泛而十二者。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所友見者十二人。又曰。子賤治單父。所友者十有二人。是也。有六之爲二十四者。晉書。賈謐開閣延賓。海內輻輳。勃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陟。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博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是也。

三傑五老

史書佔畢曰。三傑有三。漢蕭何。張良。韓信外。唐吳少微。富嘉謨。谷倚。皆文人。宋璟。張說。源乾曜。皆宰執。又曰。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五老榜。在宋耆英前。

諡曰。蜀志。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三人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歙州圖經。陳武帝受梁禪。程靈錡以佐命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爲三傑。淵源錄曰。朱光庭調萬年主簿。時程顥主鄆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又黃魯直贈高荷子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未。晁謂無咎。補之也。然則三傑蓋有七耳。金雷淵。字希顏。文詩喜新奇。與友人高廷玉。李純父。號中州三傑。鄭曉。今言曰。山西三傑。喬宇。王雲鳳。王瓊也。宇德量。雲鳳德槩。瓊才略。然瓊有功於民社矣。然明皇集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上官。命燕東堂。賜詩云。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許景先

送張說巡朔方云。漢主知三傑。周官統六卿。蓋皆用張蕭事。未嘗卽以爲張宋源號也。蘇晉序云。天子作三傑詩以宴。亦摘其首句爲題。同於三百篇之旨耳。論語比考識曰。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迭歌。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歌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祭之。又曰。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談天地之數。五老蓋五方之精也。家語曰。荆公子年十五。攝荆相事。孔子使人觀之。視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太上飛行羽書曰。南極老人丹陵上真。西極老人素靈子期。北極老人玄上仙皇。東極老人扶陽公子。中元老人上玄子。此五老蓋五星之真人也。又異乎雲牙五方之老。路史曰。道州營道北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與之帛與幘。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無有。惟五龍井。遺繖在。乃立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是五老有八矣。然耆英會十三人。元豐中在洛陽。五老則至。和在睢陽。蓋致政宮師相國會稽杜公衍。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渙。故衛尉河東畢公世長。兵部沛國朱公貫。駕部始平馮公平。俱年八十餘。掛冠優游鄉梓。暇日燕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此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敘。胡氏悞也。據言。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曾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松。舒州人。希羽。歙州人。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俱年踰

耳順時謂五老榜。

七子

史書估畢曰：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黑強與六大夫盟，謂之七子。

諡曰：薰隧之盟。太史無南董之筆，既書黑名，且稱七子。事在昭公元年。然則七子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元瑞之疏也。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此其先一也。僖十年，晉七輿大夫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歟、縶虎、特宮、山祁、杜須注亦謂之七子。二也。毛詩：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栢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鄭玄箋曰：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後漢書李郃上書曰：妃后用事，七子朝令。左雄疏曰：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注亦引詩爲說。三也。何爲托始於薰隧乎？且漢景帝時亦有七子。陸機五等諸侯論曰：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衡其漏網。呂向注曰：七子，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璧、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謀反是也。然建安七子，陳壽之志殊誤。按魏志：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其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夫傳言七人，而名僅免其六，卽評語亦惟言六人，可謂自違伐矣。尋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蓋以文舉爲七人之領袖也。楊用修集曰。吳高河戀常。以楊弘山士雲。王饒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舍。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爲楊門六學士。以擬蘇門。秦黃晁張。應略云。余曰。得非於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雲。一時盛事。余固不敢當也。又近代詩家亦以李于鱗攀龍。王元美世貞。宗子相臣。徐子與中行。梁公實有譽。吳明卿國倫。謝茂秦榛爲七子。

七賢

史書估畢曰。七賢不始竹林。後漢書袁祕等七人。以身扞刃救郡守。皆死。襄曰。七賢。又七賢過關。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華。孟浩然。

諗曰。黃巾起。汝南太守趙謙擊之。軍敗。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謙以得免。詔表其門閭。號曰七賢。此汝南七賢也。然亦不始此。東京之初。已有之矣。隋經籍志有盧江七賢傳。今雖不傳。諸類書多引之。七賢者。其一爲陳衆。辟州從事。劇賊淳于臨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衆自請以恩信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卽降。民生立祠。號曰白馬從事。其一爲文黨。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其一爲陳翼。翼字子初。一字春卿。廬江舒人。到藍鄉。見道邊馬旁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廬江樂土。來遊。今病不能前。倘可相救。翼迎歸養視。積日病困。曰。我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殮殮。餘謝主人。

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尉，號魯陽金尉。又光武出淮陽，到舒不覽鄉，問此鄉何名。陳翼對曰：鄉名不覽。上曰：萬乘主以問不祥耶？命舉燔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七貴

估畢曰：七貴有二，已見名疑。

諗之曰：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庭。疇一姓之或在。李周翰注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金遷七貴之茂，玉粲三公之孫。隋牛宏爲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又元文都等尊立越王侗，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王世充吏部尚書，元文都、盧楚俱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於時雒陽稱爲七貴。國史補：御史故事亦有七貴之號，則七貴固不僅於二也。不知陳胡所指爲何。然此類尚有可數者。北齊書：韓鳳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望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又宋書：袁粲徙尚書令，與齊王、褚淵、劉乘入直，平決萬幾，時謂之四貴。北齊書曰：魏太保孫騰、依附齊神武，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隋書：觀德王楊雄，高祖時貴寵冠絕，與

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則四貴亦有四也。隋煬帝初，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南齊書：東晉卽位，江祐參掌選事，與弟衛尉祀、右衛將軍劉暄、始安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勅。時呼爲六貴。北齊書：胡長粲以外戚起家給事中，與領軍婁定遠、錄尙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恭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晉人之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之謂也。

八王八達

史書佔畢曰：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漢八俊，八顧，八及各二。詳黨綱傳。晉則八達有三，並見名疑。然晉又有八伯。郗鑒爲方伯，阮孝爲宏伯，卞壺爲裁伯，蔡謨爲朗伯，胡毋輔之爲達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黯伯。見曼傳。

諡曰國語。胥臣曰：文王卽位，詢於八虞。賈逵、唐固並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八士又稱八虞也。周書和寤解有尹氏八士。在武王十三年。計文王卽位至此已五十一年。則八士有二也。後漢書：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拜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是漢有三八俊也。然隋末亦有之。舊唐書：浚儀格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合璧事類：岑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孫號陳留八俊。

陶淵明集曰。王祥字休徵。王戎字濬沖。王澄字平子。王導字茂弘。王綏字萬子。王衍字夷甫。王敦字處仲。王玄字眉子。右琅琊八王。聞之於故老。晉書曰。西晉政亂朝危。而速其禍者。咎在八王。八王者。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詩所謂誰生厲階。八王之謂矣。佔畢所云。八王者。不知何指。然魏書曹公令曰。漢之異姓八王。與高祖俱起布衣。勦定王業。按漢書。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耳。趙王芮。長沙王越。梁王布。淮南王荼。縮。俱燕王。兩信者。一楚王。一韓王也。隋書長孫覽傳贊曰。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卽此。又後魏書臨淮王傳。冀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唐書昭宗乾寧四年。華州將花重武告陸王以下八王謀殺韓建。建奏今日陸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治所。意不可測。昔晉室八王。撓亂天下。請依舊制。不合典兵。乃囚八王於別第。是漢晉魏唐有五八王也。晉書安平王司馬孚。字叔達。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於時。號曰八達。魏志盧毓傳曰。賈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謂。世語曰。夏侯玄。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魏略曰。明帝禁浮華。而李勝黨有四聰八達。各有主名。陶淵明集曰。陳留董昶。字仲道。琅邪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卽瞻弟孚。字遙集。朗率多通。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穎川庾飛。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輿。太山胡母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

字孟祖。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而晉書光逸傳曰。逸與胡母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是八達有三。其二在魏。一在晉耳。然晉尙有八公。百官志曰。晉受禪。以平安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神仙傳。漢淮南王已有八公。而葛氏晦其名。高誘以爲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倘非也。後魏書。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又曰。長孫嵩爵鉅鹿公。太宗卽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世號八公。是八公亦有三也。八伯中。黠字誤。義在顏氏家訓。新唐書。常袞爲相望寶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黠伯。以其黠。無賢不肖之辨云。然堯舜時亦有八伯。崧高疏引鄭玄堯典注曰。堯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於是分四岳。置八伯。淵明集曰。伯夷爲陽伯。樂舞侏離。歌哲陽。羲仲之後爲儀伯。樂舞鼗哉。歌南陽。棄爲夏伯。樂舞武漢漫哉。歌祈慮。羲叔之後爲義伯。樂舞將陽。歌朱華。咎繇爲秋伯。樂舞蔡俶。歌零落。和仲之後爲和伯。舞元鶴。歌歸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舞齊落。歌漫漫。冬伯後闕一人。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舜卽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尙書大傳。殷時亦有八伯。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曰。殷之州長曰伯。又魏書。王凌等勸進曰。周公八子。並爲侯伯。則八伯已見於虞商周矣。又拾遺記。帝偕之妃。鄒屠氏之女也。常夢吞日則生一子。

凡經八夢。生八子。世謂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之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也。此更奇僻者。

孝女

筆叢曰。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隸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押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防閑之。經百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娥以蔡氏邯鄲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諺曰。曹娥年方總角。父死安歸。投衣洪流。從之鮫室。至情沈痛。可質天吳。叔先雄者。其傳云。雄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元瑞削此數言。便以雄與曹娥同感。予按范書所載。依益部耆舊傳。而水經注采華陽國志之言。作先緒。云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夫絡旣辭家適人。長孤育子。則義屬佗姓。身非父有。雖甚痛疾。宜割私恩。尼和胤子不弱。赴淵有人。絡安得死之。而安得亡之。苟懷小諒。女而不婦。以是爲奇。吾所不取。且雄孝誠雖至。和直尋常吏耳。成灘之淪。日月寢遠。不入魚腹。亦作腐齒。乃與六日之尸相持而出。死不速朽。未之曾聞。作書者徒欲爲絡飾異。

不知其說之難持也。又按華陽國志及益部耆舊傳其時人爲語曰符有先絡。熨道張帛黃帛熨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韓子方。去家三十里。船覆死。求尸不得。帛乃自往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夫手於灘頭出。灘故名鴛鴦圻。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子爲縣股肱。予謂黃帛泛彼柏舟。得正而斃。范史旣逸。世誠罕知。先雄事異曹娥。不成爲孝。從非熨道。不得爲貞。鬻子之閔斯可歎也已。

戴諒

筆叢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旱。太守祈禱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菱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焉。未及日中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爲掾。尤難也。

諗曰按戴封諒輔同在蔚宗獨行傳。讀封傳者必及五官。人何爲罕知乎。元瑞標榜漢儒而不詳戴事。反有罕識戴封者矣。据傳封字仲平。濟北剛人。爲西華令。時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以自焚。火起大雨暴至。此戴封之行也。然漢世非特二子。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邵卿。爲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齊起。甘雨登降。要此自曝耳。未及燒身也。桂陽先賢畫讚曰。臨武張熹字季智。爲平輿令。時天大旱。熹躬雩。未獲嘉應。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張化。從熹焚焉。火旣燎。天卽澍雨。此則長令簿史一時赴餒。其視諒戴不亦合而一乎。

異聞記

胡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邱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後開冢。女復活。問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飲食之初。小腹痛。久乃習云。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

諗曰。抱朴子曰。故太邱長穎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郡人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邨口有古大冢。上顛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閒三年。廣定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女骨。更殮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糲初盡得。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仲弓。皆非妄說者也。按此在稚川書對俗篇。元瑞乃搜之於意林。又云。後開冢。女復活。此似于景升家婢。皆非也。予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尙存也。

扶老

華陽博議曰。困學紀聞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籐名。以爲杖也。見蔡順傳注。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又古今注。禿鷲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諡曰。王元美云。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按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淵明此語。取易林之意。猶引詩友于詒厥之類。非以杖卽名扶老也。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康曰。扶老杖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扶老木十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枯。棹歲久。欲易之。爲在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籐繞之。遂堅固。有鳩巢其上。蓋二種木及竹籐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詩。其樞其楛。陸機疏曰。楛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此扶老不知何所指也。古今注曰。漢成帝願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攔。斯亦不知何物。廣志曰。扶老花黃如金。名金草。則又草類也。李尤靈壽杖銘。乃製爲杖。扶危定傾。郭璞桃杖贊。杖以扶危。任昉答餉杖詩。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庾信竹杖賦。將以養老。將以扶危。乃宜名之扶危乎。春秋說題辭曰。酒之言乳也。所以策身扶老也。然則酒正可以扶老名矣。漢武內傳曰。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太真虹芝。天樸神草。尙宮大碧。西鄉扶老。紫虬童子。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以此觀之。元美謂杖名良謬。而元瑞謂淵明之所策卽君仲之井籐。亦狹之甚也。

史書估畢曰。刺大亂之道也。燕社稷旦暮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殞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以軻爲笑資。悲夫。

諗曰。秦師日深。燕境日急。太子丹之與軻謀也。不過曰。劫秦王。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償秦必矣。元瑞乃謂政殞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此蓋以扶蘇爲賢也。假使當時政死軻手。扶蘇嗣位。不復仇。不討賊。與燕約和。外愧夫差。內慚秦襄。亦何賢之與有。然則燕視秦王。死亦亡。不死亦亡。而曰未至遂亡。過矣。且丹思自雪見陵之怨。非爲周恤不祀之悲也。吾友黃若木云。西周亡於秦昭襄五十一年。東周亡於莊襄元年。河洛之。又見黍離久矣。胡氏欲扶蘇重立周之社稷乎。

伍伯

胡元瑞莊岳委談曰。卮言謂前導爲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閒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之伍伯。南北史多載。尙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戎幕閒談。申瓏年六十餘。爲河北一宰。在縣惟尋術士云云。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具簪笏。召問之。答曰。某非幽明主者。亦冥中伍伯。能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卮。皆先受杖。數二十以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卽魏收欲題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皂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闌部置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襜卽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校尉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右皆注中語据此說最爲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阜隸亦有所本阜人蓋古司牧者隸則輿隸本不並言考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諡曰漢書鼂錯言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虔曰五百帥名也是古謂連帥爲五百周禮鄭玄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制疏曰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則衛士又名伍伯又八職注曰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疏曰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則傳事者亦爲伍伯神仙傳曰王敦誅郭璞璞謂伍

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伍伯銜涕行法則劊子手行刑者亦呼伍伯也禰衡傳注曰五百猶今之問事也問事豈刺閨之類乎晉輿服志曰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則五百宜讀如字此又數義也 阜隸字昉自左氏以爲十等之官貨殖傳注阜養馬者隸之言著繁著於人也然班氏謂至於阜隸抱關擊柝則猶賤官耳方言樞阜也郭璞注曰阜隸之名於是乎出蓋古祇以爲牧圉之役自茲而後漸以卑辱抱朴子曰阜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沈約彈事曰旣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宋書孫處傳論諸將起自豎夫出於阜隸芻牧之下柳元景檄賊質云郭伯西門遺出自阜隸寵越州郡隋書李密數字文化及曰卿本匈奴阜隸破野頭耳此如罵人賊獲其非卑宦可知若宋太祖詔徐羨之傅亮茶酷備加顛沛阜隸之手張太后廢少帝令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親執鞭朴毆擊無辜則卽今行杖人矣

張萬福

胡元瑞九流緒論曰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憤憤如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又史書佔畢曰唐有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醫名非武將也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

諗曰。寇謙之傳。太上老君賜天中三真太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五等朝儀。豈謂此耶。然謂唐有三張萬福。則甚不然。何者。酉陽雜俎曰。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張詰且候芳。遽引視登。萬福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藥數十字。謂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胡蓋以此萬福善醫者耳。但新舊唐書張萬福傳。皆云德宗以萬福爲濠州。改泗州刺史。召拜左金吾將軍。大言救陽城曰。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則萬福曾爲泗州。與雜俎言合也。柳芳大歷元年爲太常博士。撰皇室永泰新語。見代宗紀。至萬福除泗州時。可三十年。及萬福八十。芳可七十餘。正同時也。胡豈以唐書不載其有和緩之術。便謂兩人乎。本傳言其三世明經。而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則五等朝儀。何知非張尙書著述。且其年九十。未嘗一日言病。非道家何以得此。然則萬福蓋文士習武。有道術。而善醫。又善相人者。胡云有三。予謂直是一人。黃長睿云。唐人有傳。盡之矣。

李文悅

史書佔畢曰。唐有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時。通鑑所載。又古今說海趙合傳有李文悅。蓋卽安史叛時者。

諗曰。安史之亂。賊將姓李者。如立節、欽、湊、廷堅、史魚、歸仁、廷訓、竭誠、令崇、懷仙、抱忠輩。紛紛委質。不見有

所謂李文悅者。通鑑。元和元年。劉闢綿江柵將李文悅。以城降高崇文。二唐書。高霞寓從高崇文擊劉闢。下鹿頭城。降李文悅。而高崇文傳。阿跌光顏軍鹿頭西。斷賊糧里。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李文悅始見於時耳。通鑑又云。元和十三年。修麟德殿右龍武大將軍李文悅。白宰相論諫。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充威遠營使。十四年。吐蕃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凡三十七日。吐蕃不能克。唐書吐蕃回紇二傳。並同。二傳又云。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擊之。按李文悅於唐書無傳。無以知其首末。但以三書尋之。文悅蓋蜀川降將。入朝仕至龍武將軍。以抗直欲諫左轉。遂出爲鹽州。卒能立。懂。非兩人也。又太平廣記引傳奇張合傳曰。合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見紫衣丈夫謂曰。我李文悅尙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犬戎圍城。吾與相持三十七日。羌酋卷甲而去。其敍守城時力戰甚苦。然明言元和十三年。則安得以爲安史時人乎。然鹽州苦戰。乃在十四年。合傳作十三年。亦稗官之外也。

李伯禽

估畢云。唐有兩李伯禽。一太子。一嘉興監。與神昏。見通幽記。

諡曰。太平廣記引通幽記云。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謁廟。見廟中神女。戲之後數日。蔡侍郎來與論親。伯禽遂卒。据此。則糴鹽官之伯禽。卽太子子也。○孫云。敬齋古今註。亦以爲一人。特廣記訛作李伯子。元瑞遽以爲兩人。且監字屬下。徐浦下場。讀。元瑞云。嘉興監。俱謬也。范傳正作李學士碑。載李白孫女二人。言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父存無官。父沒爲民。

所云無官者。雖監糴鹽。固非官也。云貞元八年。蓋卽其時。與幽通記之言合矣。

誤鳴戰鼓

史書估畢曰。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鬪。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凶劭。戰不利。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諺曰。宋書魯秀傳曰。元兇劭配秀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南史亦曰。義軍至新亭。劭將士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故大敗。此秀之倒戈。未嘗誤伐鼓也。元瑞增飾之。以與笮橋爲對耳。按世語曰。張魯遣弟衛。築陽平城。以拒王師。太祖將還。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此亦因誤成功。稍與桓宣武事相類。

易水

胡元瑞甲乙剝言云。乙未春。夢冕服人坐殿上。召試。忽飛下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爲易水生爭。攬去。遂覺。及入闈。題是司馬牛章。而第一人則湯賓尹。蓋以易水爲湯也。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諺曰。尙書中候曰。玄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起洛。娥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據此。則天上主司蓋取緯候僻書言。以謹元瑞。非不識字也。

凍雀

詩藪曰。宋欽宗詩。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當時情況如此。豈止令人酸鼻。紇干山雀詩。或以爲唐昭宗。

諡曰。紇干山。或作紇真山。隋書曰。馬邑郡雲內縣有紇真山。初學記引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唐昭宗紀。天復三年。朱全忠請上遷洛。書促東王。車駕至華州。謂侍臣曰。鄙語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事在通鑑。乃云。或以爲唐昭宗何也。然郡國志曰。紇真山。數百里內。夏恆積雪。故彼人語云云。則元魏時已有此諺矣。

劉令嫺

詩藪曰。洗馬徐悱妻劉氏集二卷。悱妻唐世尙存。故唐選亦收。

諡曰。徐悱妻。劉孝綽妹。所謂劉三娘者也。文尤清拔。悱卒。妻爲文祭之。按梁書。悱在東宮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卒。父徐勉答客喻曰。普通五年春。悱喪之間。至。悱始踰立歲。著述盈笥。據此。則悱卒已過三十。劉亦豈幼艾者。自普通五年至隋亡。一百三年。劉若入唐未死。不已百三四十歲乎。此時尙高詠不能自休。是老婦而修進士之業也。覽隋經籍志。已有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安得唐世尙存哉。新寧高棅輯唐詩品彙。內載令嫺詩。而注曰。劉令嫺。徐悱妻也。隋末唐初人。此廷禮之誤。因以誤元瑞耳。

宋玉微詠賦

元瑞詩藪曰。宋玉賦。昭明選外。古文苑所收六篇。已大半可疑。陳氏文選補遺。乃有微詠賦一篇。題宋玉撰。余閱之。怪其詞迥不類。又微詠名義殊不通。細考。乃知宋玉微所作詠賦。微。宋書南史俱有傳。不載此賦。蓋見於他選中。首題宋玉微詠賦。陳氏不熟其人。遂以意加點作玉。而以微字下屬於詠。謂爲宋玉所撰。可笑也。弘正閒。編廣文選。亦以此賦爲玉。楊用修大譏之。不知其誤自是承襲前文。噫。一賦耳。選者考覈者。詿誤糾紛。乃爾。可不慎哉。又筆叢曰。楊用修云。近閱廣文選。宋玉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疏謬如此。陳晦伯正楊云。微詠賦。陳仁子文選補遺已載之矣。又云。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別有見耶。應麟按。此則用修爲得。晦伯失之。以陳詞賦非長。故不辨六朝戰國面目耳。史傳中詞賦之名。安能盡載。不可以本傳不錄爲疑。若廣文選之誤。是承襲補遺。用修亦未審也。

諗曰。予始覽文選補遺。廣文選。見宋玉微詠賦。深訝其紕。及閱用修元瑞二公揚摧。益以爲快。然恨未見所出書也。後讀陸龜蒙自遣詩云。月淡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則此賦實三閩弟子作矣。賦蓋出宋玉集中。唐世載籍未殺。魯望當及見之。不應有誤也。元瑞旣云宋書南史傳不載此賦。而駁議復云。史傳中詞賦安能盡載。則自爲齟齬矣。微詠名義。予謂右丞詩。花宮梵梵。遠微微。蓋用其意者。黃若木則云。卽玉賦所謂以微詞相感動者。亦眇論也。且此賦惟起處稍似六朝體製。中間頗多騷楚遺聲。晦伯之疑。未遽爲失耳。識之。以俟博通君子。

卮林卷之十

諗胡

二名

史書佔畢曰。世率以東漢無二名者。亦不盡爾。第以不甚顯。故人罕知。余讀後漢書及通鑑。得數十人。識於後。又曰。東漢諸侯王無表。故宗室二名者無考。紀傳附見者得數人。

諗曰。二名之禁。始自新室。近裁會子。遠諷外夷。故其時翕然遂以成俗。今史傳所載二名者。大抵以字稱耳。行流既久。他無可據。爰以爲真矣。佔畢所記。足資談諧。然繆誤頗多。闕遺不少。予以疢劣之次。繙覽自娛。誤者釐之。闕者補之。不足可觀。聊以蕩客焉耳。

佔畢原列東漢一百一人。誤二十一。

鄧仲覽佔畢云。延岑將。見鑑建武五年。嬰按。蘇竟傳作鄧仲況。

彭子厚。彭寵姪。彭蘭卿亦彭寵姪。並見後漢書寵傳。嬰按。後漢書。帝遣寵從弟子后闌卿往喻寵。寵留子后闌卿。遂反。又云。寵疑子后闌卿質漢歸。故不信之。又云。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至子后闌卿所。又云。其尙書以子后闌卿爲將軍。子后闌卿蓋止一人。又寵弟也。文穎解卿子冠軍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類。猶言公子也。子后蓋卿子之類。闌卿其字耳。子后亦非子厚。

蘇不偉見蘇章傳。按傳作不章。孫云蘇不章字公先。

陳文舉見列女傳。按傳是程文矩。

劉景宗見華陀傳注。按景宗廣陵人。青龍中山陽太守。

冷壽光華陀傳。按靈壽光扶風人。不作冷。

封君達甘始傳。嬰按神仙傳封衡字君達。

士師郎獲索賊帥。按郎姓右師亦非士。

鄭居業衆之曾孫附傳。嬰按鄭泰字公業衆曾孫自有傳。

徐匡鈞吳良傳。嬰按後漢書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遣匡匡乃自繫注曰鈞留也。嬰謂車府令皆執戟守宮匡蓋以兵鈞挂其車估畢讀爲匡鈞何由成語且下文稱匡名者不一以匡鈞爲名亦可笑事也。

楊光憲鄭弘傳。嬰按弘傳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憲者實憲也洛陽令楊光耳。

劉文松左雄傳。按劉文河在法雄傳及安帝紀。

郝孟節方術傳。嬰按博物志郝儉字孟節陽城人。

臨孝存孔融傳。嬰按范曄孔融傳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行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此無臨字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

縣社。此無孝行字。恐皆誤也。估舉改爲孝存。尋鄭玄傳有臨孝存。而伏滔青楚人物論曰。後漢詩。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公山。皆青土有才德者。此概以字稱耳。鄭志康成弟子有臨碩者。予常疑卽其名。覽周禮序云。林孝存以周官爲末世演亂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予始曠若發蒙。孫云。孔融傳是孝存。非孝行也。

駿馬少伯見盧芳傳。夷人也。按傳作駁。非駿。

王君公避世。齋東者。嬰按。聖賢羣輔錄引嵇康高士傳曰。平原王遵。字君公。

嚴彭祖

顏安樂並見儒林董鈞傳。嬰按。前漢書。嚴彭祖。字公子。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彭祖爲宣帝博士。至左馮翊。顏安樂。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二人之去東京遠矣。

劉弘世先主父。按。蜀志。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范令。華陽國志亦云父弘。此云世者。蓋累世也。若讀爲弘世。乃可先言子仕州郡。而後紀父孝廉爲縣令乎。

友通期。梁翼妾。見傳。按。漢紀。美人姓友。字通期。

今補東漢遺人

宗室

劉歸生營陵侯，更始中爲兵所殺。漢書燕王傳。

劉它人伯升孫，卞博侯。

劉元壽廣陵思王子。

劉千秋明帝孫，新平侯。

劉無忌伯升曾孫，封齊王。

劉萬歲和帝弟，廣宗王。

劉阿奴彭城靖王子，竹邑侯。

劉伏胡改封樂安王。

劉常保清河王度弟，封廣川王。

劉安國陳敬王孫，耕亭侯，與濟北王安國各一人。

劉虎威清河王度子。

劉延平樂安王寵子，封清河王。孫云：元壽、萬歲、安國、延平，皆元瑞所已言者。

庶姓

田終術莽長安令。

張長叔俱洛陽人，莽薨和命士，食貨志。

韓持弓龍額侯，莽敗，乃絕。韓王信傳。

國遊光隗器拒蜀侯。漢紀。

言城生吳人，劉聖公時武當都尉，真時。

楊子阿馬援表。

王元才王興子，光武封北平侯。

王益才安喜侯。

王顯才蒲陰侯。

王仲才新市侯。

王季才唐侯，所謂中山五侯也。河北記。

張仲師，潁川人，長一丈二寸。

鄒伯奇，東番。

周長生，會稽人，作洞歷。

袁文術，臨淮人。

龐少都，陳留人。

董仲綬，東成令。

蔡伯僭扶風人。

張孟嘗鬱林太守。

李子長大理。以上俱論衡。孫云：所引論衡九人，似俱是字，非名。凡伯仲叔季及孟少人類，俱是字。

非名。亂龍篇。孫云：論衡本文云：李子長爲政，不云大理。

劉廣世作七興。

陳正叔魯國人。光武時太官令。謝承後漢書載。孫云：疑是字，非名。

李仲房馮衍傳。

杜子春緱氏人。永平初，年九十，注周禮。

黎伯卿吳漢傳。

王堅石王梁傳。

耿文金耿況孫。

耿無禁奔曾孫。

陰萬全陰興曾孫。

鄧廣德訓孫。

鄧甫德廣德弟。

鄧廣宗，字子。

寶萬，全融曾孫。

寶會，宗萬全子。

右師細君，包咸傳。

鄭石，讐宦者，鄭衆曾孫。

夏長思，李章傳。

魏伯陽，會稽人。

徐景休，青州從事。

淳于叔通，俱參同契。

薛安期，侍御史，唐書世系表。

邳伯夷，惲孫。

張漢直，俱風俗通。孫云：風俗通二人，並疑是字，非名。

李文德，越嶲太守，廷篤傳。

譙仲文，字壘，漢荊州刺史，豫章記。

臯伯通，字奉卿，漢議郎，吳地記。

劉智茂廷熹時。五行志。

薛山塗安期孫。馬邑都尉。

鄭子賤李固傳。華陽國志作趙子賤。

夷長公趙孝傳。

楊春卿

鄭伯山楊厚傳。

陳堅卿元子。

虞長卿湖陽大姓。見馮魴傳。

鄧荆鳳彪弟。

劉千秋安帝時越騎校尉。

樊長孫百官志。

鄧萬世河南尹。陳蕃傳。

羊元羣黨錮傳。

范延壽廷尉。謝承書。

杜季貢漢陽人。

呂叔都並西羌傳。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行書擅名。書斷。

郭伯道書品。

師宜官南陽人。孫云：按急就篇，師宜是複姓。

薛文伯山塗孫，龍丘令。

張曼成黃巾。朱儁傳。

張子禁桓帝美人外親。襄楷傳。

傅道流北地人。靈帝殿中將軍。

劉道恭

張兆期皆後漢時人。學道在王屋山。

張禮正漢末。在衡山。俱真誥。

張平仲虛奴人。光和中上谷太守。

劉定興蕭縣人。熹平時。俱水經注。

張季札陳留人。劉翊傳。孫云：按劉翊傳，是季禮。札字誤。亦是陳國。非陳留人。疑字。非名。

董彥興橋玄時卜術士。風俗通。

成武丁桂陽人。

虞偉高何顛傳。

蘇正和武都人。蓋勳傳。

辛亥子字延期。隴西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真誥。

范幼冲漢尙書郎。真誥。

周文光安帝時平原賊。

趙安世魯相。郭躬傳。

廖孟舉

廖偉舉扶子。

石敬平戴封傳。

張道陵神仙傳。

趙商子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鄭玄自序。孫云。按趙商見鄭志。子字衍。

張孟成肥如侯。唐世系表。

張恭祖東郡人。鄭玄傳。

蔣子文廣陵人。漢末秣陵尉。搜神記。

樂長治咸陽人。桓帝中書郎。真誥。

左喬雲綿竹人。

楊文芳武陽人。漢中太守。

王延世字長叔。資中人。光祿大夫。

張亮則字元修。南鄭人。靈帝時牂牁太守。

劉巨公大鴻臚。南鄭人。

秦宜祿秦朗父。呂布將。獻帝傳。

侯武陽。焦先傳。

史堅元。陳留人。

相仲華。陳郡人。並陶謙時名士。

袁元長。紹族。

袁春卿。元長子。魏郡太守。魏志董昭傳。

崔巨業

陸元進

鮮于仲簡

韓莒子

呂威璜俱袁紹將。曹瞞傳。

劉緯臺下師。

李穆子販糴。

樂何當買人。並公孫瓚客。英雄記。

東方安世漢末彈棋工。典論。

傅石甫隋經籍志。

劉武良建安時石工。樊敏碑。

劉雄鳴藍田人。建安中小將。魏略。

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

龐德公字尙長。見宋書。

王偉卿長安令。華陽國志。

張邈壽漢殺城長。東平有碑。

趙建章河南人。年十二拜童子郎。臧洪傳。

李相如隴西太守。

董君雅卓父。

北宮伯玉。遼中義從。董卓傳。

崔元平。太尉烈孫。州平兄。梁肅魏國統。

韓子方。學士。魏道人。

郝伯都。列士。閩中人。

婦人

郭聖通。郭后諱。

陰麗華。陰后諱。

劉義王。武陽公主。

劉中禮。潁陽公主。

劉紅。夫館陶公主。俱世祖女。

劉小姬。平舉公主。

劉小迎。樂平公主。

劉小民。成安公主。俱肅宗女。

劉侍男。潁陽長公主。

劉別得舞陽長公主。

劉長久漢陽長公主。

劉直得平氏長公主。並清河孝王女弟。

劉成男冠軍長公主。順帝女。

梁女瑩桓帝后。

馬宗姜敦女。

李羽生中山簡王婢。樂成王傳。

胡金盈胡廣女。蔡邕集。

劉秦瑛劉巨公女。楊元珍母。

韓樹南趙子賤妻。

楊禮珪元珍女。

張禮修趙伯高婦。

杜秦姬南鄭人。趙宣母。

陳順謙

陳惠謙張亮則妻。

曹貞玦字瓊玉，牛鞞人。俱華陽國志。

黃景華司空黃瓊女。

周爰支安成人，河南尹周暢女。

趙素臺幽州刺史趙熙女。

竇瓊英武妹。

趙愛兒劉虞別駕漁陽趙該姊。

張桃枝沛人，司隸校尉朱寓母。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

郭芍藥度遼將軍郭譽女。俱真語。

張王蘭張衡靈真女。集仙錄。

估畢曰：陳心叔名疑，考據精洽，然亦謂東漢三東無二名者。蓋因襲前人之說。余讀三國諸紀傳，二名者頗不乏。第多東漢末人。至鼎足後，則誠罕覩。而傳有周生烈、朱建平，固不盡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爲名，今錄其灼然者。周生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二名者惟此二人。

估畢原列三國二十八人，誤八。

周生烈，嬰按王肅傳末云：魏初徵士敦煌周生烈，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則未嘗有傳也。又注曰：臣松

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裴氏之說甚明元瑞可謂
鹵莽而芸矣。

張平世先主傳按先主傳張世平中山人非平世孫云筆叢本作世平非平世也。

祝公道閻溫傳注嬰按魏略祝公道在郭援軍引出賈遠而魏志云郭援謀人祝奧公道蓋奧字翁
孫嵩字賓碩魏略只記賓碩而不云嵩也。

陳承祐華長駿估畢云見管輅傳注嬰按閻攢作管輅傳云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
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召輅作吏考晉書華廙字長駿爲城門校尉時太康末也輅卒於正元
三年卽長駿非字不得爲魏人且承祐亦晉人。

趙君安龐烈婦父

龐子夏附龐淸傳注龐烈婦夫也。

龐娥親卽樂府龐烈婦名附注甚悉。

以上並估畢嬰按魏志龐淸字子異表氏人外祖父趙安爲李壽所殺母娥刺壽於都亭據此則趙
名安女名娥耳注引列女傳作趙君安龐娥親蓋皆其字也子夏卽淸父胡氏知娥親爲子夏之妻而
不知淸爲子夏之子子夏於子傳名雖不附然可知其是字矣娥親姓趙且爲龐氏婦而愈報父之仇
不繫之趙而繫之龐抑何歎。

今補三國時遺人

郭攸之南陽人。侍中。出師表。

李意期蜀人。神仙傳。先主時。

許叔龍費稜傳。

上官子修姜維傳。

司馬勝之字興先。綿竹人。景耀末孝廉。華陽國志。

曹吉利太祖名。魏志注。

呂伯奢成阜人。魏書。

高元呂太祖時善相人。魏略。

王九真馮翊人。善圍棋。博物志。

宗子卿南陽功曹。曹瞞傳。

陳叔山東陽人。華陀傳。

左延年杜襲傳。

張玄賓定襄人。魏武時舉茂才。

范叔勝北地人。魏文黃門郎。俱真誥。

宋士宗清河人。黃初時。母化爲鼈。宋書。

王伯綱。魏明帝時。城門校尉。真誥。

王惠陽。明帝時。酒泉太守。黃朗傳。

尹更生。明帝時。古今注。

田彭祖。豫子。

劉望之。虞兄。

張翁歸。既子。闕內侯。

劉寶賢。齊王芳允從僕射。晉景帝紀。

孔晏。父正。始八年。諫議大夫。

王周。南山人。正始中。襄邑長。宋五行志。

尹大目。曹爽時。殿中校尉。

鄭小同。高貴鄉公侍中。五更。

孫廣。田卽孫登。真誥。

楊文宗。元皇后父。魏通事郎。晉外戚傳。

主飛臯。

王金虎俱王凌子。魏氏春秋。

劉玄石魏都賦注。

滿長武龍孫大將軍掾。

郭玄信陽翟人。

趙元儒沛國人。鄴市長。石苞傳。

楊元鳳梁書劉杳傳。

王弘直列人。典農。

劉長仁勃海人。安德令。

紀玄龍並管輅傳。

鄧玄之呂蒙傳。

王盧九瑯邪人。孫權夫人父。

曹不興善畫。吳錄。

王文雍南陽人。孫權夫人弟。封亭侯。

吳太文壽春人。王凌時。神仙傳。

倪彥思嘉興人。錄異傳。

陳世京孫休侍郎。

晏賢生步鷲外甥。

徐宗度呂悌司馬。俱真蹟。

孫彭祖暗名。

婦人

鄭天生鄧芝母。

薛靈芸魏文帝美人。常山人。後改名曰薛夜來。拾遺記。

莫瓊樹

田尙衣

段巧笑並魏文帝宮人。古今注。

郭叔香王修母。

張春華司馬懿夫人。

李惠姑夏侯玄婦。

羊徽瑜司馬景王師夫人。後稱太后。

王魯連范陽人。王伯綱女。李子期婦。

王元姬肅女。司馬文王昭夫人。後爲太后。

孫魯班字大虎。

孫魯育字小虎。俱孫權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續女。

孫寒華。孫賁孫女。真皓。

劉桃樹。下邳劉方女。華穆妻。列女後傳。

同姓名

估畢曰。梁元帝有同姓名錄。邱光庭有同姓字錄。其書各一卷。皆不傳。雖唐以前。時代較近。要不足以盡之。唐以後。絕無踵作者。予常欲爲一書續之。未能也。頃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在案頭。口取閱之。其中姓字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助。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卮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然名疑引載。僅李光進盧貞五人。卮言及卮氏類稿同。

諛曰。古史質簡。士之不能流芳遺臭者。鮮列於編。故姓名雖同。表見者少。時世益近。紀載漸繁。至唐史而爛然矣。估畢所錄。唐世諸人。其單名而同者。宗室得一百二人。庶姓則三十耳。於中二名同者。僅二十五人。而猶多譌舛。予旣稍爲辨析。又意一字命名。徑而易犯。兩字爲諱。支而罕同。顧其同者益復不少。因摭

唐書中二名之相襲者得二百五十餘人。著之於後。以濟元瑞之師。若單名同者。不復更採。亦爲不勝收也。然李氏所以最多者。蓋其盤根之大。世系獨詳。而賜姓。又時有之。庶姓非宰相之族。不載系表。閒得之列傳中。以是寥寥焉耳。

二李道宗。一。江夏王。字承範。有傳。一。趙郡李氏。長洲丞錫子。又北齊直閣將軍駙馬都尉。

二李建威。一。高祖太子。一。郇王後。宣州士曹參軍。

二李元吉。一。高祖子。巢刺王。一。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吉去。

二李元方。一。高祖子。封周王。一。睿宗惠莊太子玄孫。醴泉令。

二李元禮。一。高祖子。徐康王。一。僖宗時。李琢行營將。

二李元則。一。高祖子。彭思王。一。武安公後。并州刺史。又後魏清河太守。見孫綱傳。

二李元慶。一。高祖子。道孝王。一。昭陵令。

二李孝慈。一。淮南王神通子。廣平王。一。趙郡功曹士瑜子。

二李孝本。一。神通子。河閒郡公。見世系表。一。刑部郎中。權知中丞。有傳。

二李義雄。一。澤王上金子。一。高宗相義瑛弟。

二李義琛。一。高宗孫澤王子。一。工部侍郎。

二李義珪。一。上金子。一。趙州別駕希彥子。

- 二李隆業。一。睿宗子。彭成王。羽林大將軍。一。雍王友大冲子。監田令。
 二李守禮。一。章懷太子子。封邠王。一。東祖礪後。損之子。
 二李守義。一。章懷太子子。桂陽王。一。猗氏尉。述子。
 二李繼宗。一。嗣武陽王。降。澧國公。金吾將軍。一。天祐中。秦州連帥。見。敵。戒。錄。
 二李知禮。一。滕王元。孫。金山公。一。隴西人。少。矯。捷。能。騎。射。工。放。彈。者。見。冥。報。記。
 二李茂宗。一。嗣。滕。王。一。蔣。王。裔。
 二李恭禮。一。寧。王。孫。彭。原。令。一。雲。夢。主。簿。大。衍。孫。
 二李延年。一。嗣。淮。南。王。餘。杭。郡。司。馬。一。陵。水。令。德。紹。子。
 二李延之。一。右。衛。將。軍。一。坊。州。刺。史。
 二李行周。一。嗣。紀。王。光。祿。少。卿。一。昭。宗。時。蜀。州。刺。史。叛。附。王。建。
 二李景悞。一。江。夏。王。道。宗。子。相。州。刺。史。一。畢。王。曾。孫。蔡。國。公。
 二李少和。一。紀。王。孫。王。屋。主。簿。一。梁。王。後。江。西。觀。察。使。亦。見。孔。殘。傳。
 二李湛然。一。嗣。滕。王。殿。中。監。從。玄。宗。至。蜀。一。屯。田。郎。中。
 二李承嘉。一。蔣。王。子。祭。國。公。煜。子。一。中。宗。時。鞠。五。王。功。擢。光。祿。大。夫。襄。武。郡。公。朝。野。僉。載。云。不。識。字。不。

解書。

- 二李承胤一。祭國公。煜子。一。長水主簿。知讓子。江州別駕。
- 二李景融一。淮陽王道明子。一。尙書左丞崇基子。
- 二李景仁一。江夏王道宗子。字宗楚。子爲潞城令。一。寧王後。登進士第。容管經略使。左庶子。
- 二李思順一。中山王。一。嗣趙王。
- 二李承休一。郇王曾孫。一。吳房令。見子泌傳。
- 二李思忠一。懿郇國公。婺州刺史。一。武宗時。隳沒斯歸化。封王。賜姓名。
- 二李思誨一。揚州參軍。卽林甫父。一。潁州司馬。
- 二李匡遠一。道王孫。字聖父。一。曹王孫。
- 二李仁濟一。道王孫。鴻臚卿。紹封子。一。樸陽令。
- 二李從簡一。寧王後。濠復等州刺史。一。勃海王後。穀城令。
- 二李弘度一。渤海王房。洛交主簿。一。寧王房。榮州刺史。
- 二李季真一。越王孫。高平令。一。劉季真。高祖時。石州都督。賜姓李。
- 二李仁鈞一。梁王後。渭南令。房子。一。南昌令。鹽鐵侍御史。見異聞錄。
- 二李儋伯一。勃海王後。鳳州刺史。一。隴西人。元和九年。溫縣令。見乾闥年。
- 二李公輔一。征虜將軍。士高子。一。大鄭王後。河東節度使。馭子。

- 二李若思。一。蔣王孫。廣州司馬。一。櫟陽令仁濟子。
- 二李方叔。一。蔡王後。右金吾大將軍。一。紀王後。商州錄事參軍。
- 二李餘慶。一。國子祭酒。隴西郡王。一。嗣漢王。
- 二李友諒。一。讓皇帝後。一。蜀王後。延州司馬。
- 二李承規。一。蜀王後。六局丞。一。嘉興尉漸子。
- 二李士詹。一。宗正丞。一。都官員外郎。尙德子。
- 二李延祐。一。許州司馬。宣德子。信王府功曹參軍。一。東光令仁粹子。益州司士參軍。
- 二李楚珪。一。江王孫。隴西郡公。太常卿。一。象州司法參軍。
- 二李處約。一。蔣王後。一。處義兄。
- 二李仁軌。一。李孝伯之裔。仁則兄。一。王屋主簿少和子。
- 二李餘福。一。蜀王孫。一。尙書乾祐子。監察御史。
- 二李師素。一。畢王後。殿中侍御史。一。殷州刺史得璉子。
- 二李若水。一。右金吾將軍。一。太子文學。
- 二李義方。一。蜀王房。一。遼東李氏。
- 二李維城。一。蔣王裔。一。監門衛帥府兵曹參軍。

- 二李宗師。一。高宗相安期子。鄧城令。一。檢校工部員外。
- 二李尙義。一。桂州長史。一。潤州刺史玄□子。右庶子。揚州刺史。
- 二李少連。一。宗正少卿。一。邵州司戶參軍。
- 二李弘慶。一。宗室。沼水主簿。一。金州刺史。
- 二李從古。一。蔣王後。一。城父令。蘇子。
- 二李玄同。一。宗室。淄州刺史。陳國公。一。度支員外郎。
- 二李昭業。一。梁王後。字延章。一。冀州士曹參軍。
- 二李思慎。一。郇國公。孝協子。一。嶺南俚戶。殺部護劉延祐者。
- 二李承祐。一。曹王後。一。乾符時天平軍都將。
- 二李宗禮。一。蔡王後。一。楊行密牙將。
- 二李行餘。一。紀王後。穀熟尉。幼直子。一。蘇州刺史。應子。
- 二李克勤。一。渤海王後。沅江令。一。李克用弟。
- 二李仙童。一。蔡王後。一。武安公後。蔚州司馬。君武子。
- 二李元宗。一。蔣王後。一。邕州刺史。以州印奔黃洞。見通鑑。長慶二年。
- 二李從師。一。蔣王後。一。襄邑王神符後。太子左贊善大夫。

二李言思。一。郇王後。宗正少卿。一。蜀王後。渠江令。

二李元度。一。杞王後。一。安南經略參佐。見李復傳。

二李元道。一。宗室。爲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一。大師孫。

二李元佐。一。千牛備身。一。揚州錄事參軍。見宣宗紀。

二李承緒。一。渤海王後。爲南陽令。一。李懷光外孫。燕八八。貞元五年。賜姓名。

二李上善。一。宗室。尙輦直長。一。玄宗女。楚國公主。爲道士。賜名。

二李玄真。一。郇王後。宜春令。一。女道士。卽越王貞玄孫。

二李仲文。一。高祖時太常卿。真卿公井州總管。一。遼東李氏。周太宮伯衍子。案。真卿公三字當在大

宮伯下。唐書世系表。衍。後周太宮伯真卿夙公。

二李行敏。一。隋司徒長史。德珪子。左威衛長史。一。諫議大夫。叔度子。

二李安世。一。大師子。一。字德合。相州刺史。趙郡公。

二李知隱。一。宗室。爲郇王傅。一。伊闕丞。與弟夏津令同傳。

二李知本。一。貞觀初夏津令。有傳。一。遂州司馬。

二李文立。一。右衛翊衛。一。九門令。俱魏黃門侍郎李希憲後。

二李正禮。一。渤海郡主簿。大師子。一。江陵令。德瑞子。

- 二李元儉。一。工部侍郎義琛父。一。中書侍郎友益子。潞州司功參軍。
- 二李玄明。一。齊州刺史。成紀縣公。一。潭州司倉參軍。
- 二李積善。一。本州主簿。一。大理評事瓊子。
- 二李慶業。一。館陶令。一。陝州司兵參軍。
- 二李損之。一。長平王叔良後。虢州參軍。一。洛州總管府典籍。
- 二李玄道。一。秦府學士。常州刺史。一。開元三年右驍衛將軍。
- 二李乾祐。一。武后相昭德父。刑部尙書。一。建州刺史。
- 二李思孝。一。丹陽郡公客師孫。夏州都督。一。昭宗時保大節度使。
- 二李中庸。一。申州刺史尙詞子。一。臨濮令鎮子。祕書少監。
- 二李孟嘗。一。趙州人。貞觀時右威衛大將軍。一。睦州司倉決孫。
- 二李君則。一。曲沃人。數世同居。一。卽墨人。貞觀初王君操仇家。俱見孝友傳。
- 二李玄慶。一。陽武主簿。一。大中時兗州牙官。見列女傳。
- 二李紹先。一。雍王友太冲子。一。承嗣子。洛州司戶參軍。
- 二李仁穎。一。華州文學。一。都水丞。
- 二李延喜。一。兵部郎中。一。潭州司戶參軍。

- 二李興公。一。貞觀中冀州刺史。見地理志。一。肅宗相。授子。侍御史。
 二李延昌。一。金吾大將軍。涼國公。一。平遙令。延載第。
 二李去惑。一。治水人。武德五年。據城來降。一。團練使。文通孫。隋縣令。死。王仙芝。
 二李延祚。一。舊令。一。觀察使。李庚子。
 二李客師。一。靖弟。幽州都督。丹陽郡公。一。富水令。
 二李行偉。一。賈王後。一。高宗時國子司業。見禮儀志。
 二李崇貞。一。高宗光宅中益州長史。見廣古今五行志。一。貞元時趙州柏鄉民。見五行志。
 二李崇鼎。一。雲都令。釋孫。一。江州刺史。體仁子。字重周。
 二李希倩。一。中宗時右臺監察御史。見子愷傳。一。朱泚驍將。即李希烈弟。
 二李延嗣。一。樸陽令。仁濟子。一。薦子。字耀卿。
 二李日知。一。宗室永王府參軍。一。玄宗相。
 二李從一。一。天寶時羅希範黨。一。大歷後。袁台二州刺史。即詩人李嘉祐別名。
 二李元紘。一。宰相。昭德子。一。字大綱。玄宗相。
 二李正辭。一。六合令。一。憲宗時刑部郎中。貶金州刺史。
 二李審言。一。丹山簿。玄素子。一。萬壽中。長安百姓。變爲羊。見瀟湘錄。

- 二李光遠。一。大師孫元德子。一。開元中館陶令。因旱暴卒。見廣異記。
- 二李景伯。一。中宗時散騎常侍。一。豐城丞。
- 二李懷讓。一。礪人。景龍中御史。後歷給事中。見李尙隱傳。一。同華節度使。廣德元年。自殺。見代宗紀。
- 二李松年。一。常熟尉。一。光啓二年。邠寧奏事判官。
- 二李彭年。一。景伯子。天寶時吏部侍郎。有傳。一。開元時樂工。善舞。卽龜年弟。
- 二李鶴年。一。和州司馬。卽京兆參軍龜年弟。一。樂工。龜年弟。亦有才學。能歌。見明皇雜錄。
- 二李若虛。一。太子文學若冰弟。一。安國觀道士。御史李全交致其蹕。流嶺南。見朝野僉載。
- 二李延福。一。光山丞。一。僞蜀豐資院使。
- 二李慶遠。一。祕書監令問從弟。一。中郎。狡詐輕險。見僉載。
- 二李思安。一。魏令德範孫。一。朱全忠將。陳留人。
- 二李長倩。一。成武令岡子。一。合肥令琰子。
- 二李惠登。一。雲夢主簿太衍子。一。平盧將。安祿山反。輕師與鬪。貞元切隋州刺史。有傳。
- 二李商隱。一。開元中幽州節度使。見孫逖傳。一。檢校工部員外郎。有傳。
- 二李光弼。一。東祖後。隰州刺史。暄子。一。晉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臨淮王。有傳。
- 二李光顏。一。雞田李氏。河東節度使。守司徒。有傳。一。柳城李氏。卽臨淮王弟。鴻臚卿。估畢云。唐兩李。

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不知有兩光弼爾光顏也。

二李敬道一敬業弟一臨濟司馬玘子。

二李玄度一玄成弟一君儀子。

二李玄珪一隋儒林郎延壽後一衛尉寺主簿見孫渤傳。

二李忠順一周王府隊正南容子一會昌二年以金吾上將軍爲振武節度使。

二李正元一散騎常侍休古子一李載義子見通鑑。

二李思義一中書侍郎友益族一文宗賜習嚙嚙姓名。

二李思貞一蔚州司馬君武子一文宗賜阿歷支姓名。

二李思禮一長城令一文宗賜烏羅思姓名見回鶻傳。

二李思言一倉部員外郎繼州子一堂邑令。

二李正範一大理丞震孫一浙東推官仕至九江太守見雲溪友議。

二李彥芳一陽武主簿玄慶孫一李靖五代孫太和中鳳翔司錄參軍有傳。

二李克讓一雲夢令一李克用弟爲南山寺僧所殺。

二李元平一汝州別駕李希烈縛去以爲宰相貞元切希烈平元平流死一睦州刺史伯誠子大歷五

年東陽寺與女子遇後十六年爲縣令則在貞元三年二人蓋同時。

二李安期。一。百藥子。高宗時東臺侍郎三品有傳。一。順州南和縣人。元和時與何首烏鄉里親善得其方藥服之得長壽見本草注。

二李昌符。一。李程曾孫。字巖夢。一。昌言弟。鳳翔節度使。光啓三年薛知微滅之。

二李盡忠。一。武后時營州契丹松漠都督。一。僖宗時沙陀首領。

二李忠義。一。淮南降將李憲李愬更其名曰忠義用以破蔡。一。太和中江淮人備於湖城死見沈恭禮

見廣記。

二李繼昭。一。天復元年同平章事靜海節度使本孫德昭賜姓名。一。李茂貞將蔡州人本符道昭改姓

名在天復二年。

三李孝恭。一。河間元王有傳。一。懷柔父。一。僖宗時鄜延節度使。

三李承訓。一。建成子武安王。一。李多祚子衛尉少卿。一。杭州司功參軍。

三李承業。一。巢王元吉子梁郡王。一。蔣王孫。一。絳州刺史。

三李孝節。一。淮南王神通子清河王。一。三原令見李義府傳。一。瑋州譙人穀州長史。

三李希言。一。嗣鄭王太子詹事。一。南祖後禮部侍郎。一。肅宗時吳郡太守江南採訪使。

三李承義。一。隱太子建成子鉅鹿王。一。賈恭王後。一。蔣王裔吏部常選。

三李希遠。一。字景冲散騎侍郎新豐公。一。襄武公承嘉子同州司兵參軍。一。趙郡人晉陽尉。

三李懷讓。一。蔣人。景龍中御史。歷給事中。見李尙隱傳。一。梁王孫。溫州刺史。蔣國公。一。同華節度使。

廣德元年。自殺。見代宗紀。

三李少康。一。紀王孫。唐興主簿。一。高平王道孫。宋州刺史。見子涵傳。一。畢國公景淑子。睢陽郡太守。

三李少微。一。紀王孫。雷澤令。一。郇王後。江陵令。一。李絳深之孫。

三李知柔。一。雍王後。御史中丞。一。郇王後。滑州觀察巡官。一。嗣薛王。相昭宗。

三李元恭。一。中書侍郎友益子。工部郎中。一。吏部侍郎。外孫女。崔與狐婚者。見廣異記。一。大理少卿。

分掌選事。岑巖傳。

三李思文。一。武后時。潤州刺史。一。同官丞。一。太半令。

三李文舉。一。紀王孫。一。國子祭酒。仲思父。一。宣宗大中七年。以宗正卿。貶睦州刺史。

三李承慶。一。蔣王後。吏部常選。一。李成式將。降於永王璘。一。昭宗時。定難軍節度使。

三李元輔。一。紀王房。常州司兵參軍。一。蔡王後。一。全椒令。正議子。

三李承光。一。曹王後。一。江王後。一。哥舒翰守潼關時。步將。

三李處厚。一。蔣王後。一。東祖房。一。太湖令。彥子。

三李守一。一。宗室。開封令。一。敬玄子。成都郛令。一。大亮子。庫部員外郎。

三李紹宗。一。蔣王曾孫。嗣王。一。蔣王裔孫。一。江王孫。桂州長史。尙義子。估。畢錄二人。

三李若愚。一。鄭蕙王孫。一。建德尉洙孫。一。蜀州司兵參軍。

三李士衡。一。蔡王後。一。武德末鄆州刺史。爲人所殺。一。趙州刺史。

三李長卿。一。武德時岷州總管。一。子真子。一。建中二年李納守棗州將。以城降。

三李嗣真。一。玄宗子。封棗王。一。字承胃。武后時潞州刺史。有傳。一。太常卿。

三李公敏。一。武后相懷遠父。一。北海太守邕曾孫。一。河東節度使說子。太子通事舍人。

三李嗣業。一。高陵人。衛尉卿。有傳。一。雍王友太冲子。同州司功參軍。一。王師範副使。降朱全忠。

三李知古。一。李密子。右臺監察御史。裏行。一。睿宗初嶺州刺史。爲諸蠻叛殺。一。李泌族。

三李光庭。一。姑臧房。泉州刺史。搆族。一。肅代時滑濮節度使。一。廣明元年汝州募軍。過東都。作亂。見

通鑑。

三李承嗣。一。鳳州刺史。一。楚州刺史。有子禪。居廣陵宣平里。見稽神錄。一。李克用榆次鎮將。雁門人。

後奔楊行密。

三李仁表。一。濟陽君昂子。一。薛能壻。王蜀刑部侍郎。見錄異記。一。雲安民。多積金。爲蜀將張彥所選。

見北夢瑣言。

三李守節。一。東王字。一。隰川令嘉子。光化令。一。神策軍使。見楊復恭傳。

三李元素。一。武后相。附敬弘傳。一。希猷子。一。字太朴。元和時戶部尙書。有傳。

三李敬業。一敬節弟。一李勣子。一汲令。

三李敬玄。一高宗相。一平陽令。一堂邑令思言子。

三李仁則。一仁方弟。一山壽子。一仁軌弟。

三李惟岳。一華陰太守懿子。監察御史。一趙人。字謨道。元德秀門弟子。一李寶臣子。反。傳首京師。

三李元規。一慈邱令元楷弟。一監察御史元道弟。整屋尉。一與兄文會皆在李師古幕下。元規辭去。

三李師旦。一新豐人。任會稽尉。爲御史蘇味道所按。見廣記。曠鄙類。一桐廬令。見李尙隱傳。一右領

軍錄事。

三李行修。一江西廉使王仲舒婿。官至諫議大夫。見續定命錄。一淮西將李祐子。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使。見獨異志。一長慶中殿中御史。舉賢冠鄉孝節。見掖言。

三李敬彝。一宣城令。一蘇州刺史應子。一鄭注鳳翔節度使司馬。

四李龜年。一京兆府司戶參軍。一開元中樂工。能歌善羯鼓。見明皇雜錄。一與魏仍同選。得蕪縣丞。

見定命錄。一廣明時嗣曹王。爲宗正少卿。使南詔。見通鑑。

四李元立。一蔡王後。青州司法參軍爰子。一蔣王後。松滋令樅子。一紀王後。同州司馬文通子。一。

鳳翔節度使惟簡子。與平尉。

四李文通。一紀王孫。同州司馬。一郇王孫。壽州團練使。破蔡州有功。一河南府參軍琳子。一貞元

十二年□義將率洺州兵民奔田緒。

四李全交。一汪王孫。一監察御史。武后時酷吏。與李嵩王旭號三豹。全交又號人頭羅刹。一開元初

御史糾張鷟。一東祖鵠房。忠州司馬。

四李公度。一紀王房。吉州文學。一朔方節度使。一楊翟尉。一李師道親近將。

五李思恭。一李晟祖金吾。一韶州刺史。一君壽子。一僖宗廣明元年夏州將。一乾寧三年蜀州

刺史節度參謀。見廣異記。

五李玄父。一潤州刺史。一洛陽尉仁方子。一許州司功參軍德矩子。一玄操弟。一諫議大夫叔

度父。俱見世系表。通典載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有少監主簿李玄父。

五李思敬。一宗室。襲濟南公。一武安公後。一討契丹大將。胡人也。見薛訥傳。一肅宗時內侍。宣慰

史思明者。一昭宗時保定節度使。思孝弟。武定節度使。降王建。

二王嗣宗。一江都人。善書。見張懷瓘書斷。一國子司樂宰子。肅宗相璵族。

二王同人。一武后相璿子。泗州刺史。一亳州刺史。光祿少卿。

二王德本。一西臺舍人。一高宗相德真兄。鄧州刺史。

二王守一。一貞觀初洛城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常負壺賣藥。後乘蛇去。見大唐奇事。一特進仁皎子。與

玄宗王皇后雙生。封晉國公。太子少保。

二王行本。一。武德元年蒲州帥。二年降。一。世充兄子。封荊王。

二王重榮。一。順宗后弟。官至福王子。一。河中節度使。太尉瑯琊郡王。有傳。

二王仙客。一。太原人。太常博士。一。襄陽人。富平縣尹。竊劉無雙以逃者。

二王士則。一。國子司業宰子。爲挽郎。一。武俊子。神策大將軍。邢州刺史。

二王承慶。一。西臺舍人德本孫。駙馬都尉。一。承宗弟。爲李師道親將。

二王魯卿。一。集州刺史。沼子。一。太學生。第進士。有名。見陽城傳。

二王士元。一。天寶時襄陽處士。補亢倉子。一。憲宗時。李師道遣殺武元衡。人名畫評。宋初有汝南人王

士元。品入神妙。

三王知古。一。瑯琊人。會稽令。濼子。一。昭宗樞密使。一。太原人。成周貢士。與張直方共獵者。見三水小

照。

二崔慎微。一。汾水令。一。復州刺史。

二崔玄亮。一。字晦叔。饒州刺史。一。屯田郎中。釋之祖。

三崔貞固。一。太原榆次尉。見子戎傳。一。肅宗相圓祖。武功主簿。一。亳州刺史。神鼎子。

三崔敬嗣。一。則天初。揚州刺史。一。中宗時。益州長史。俱見崔光遠傳。一。淮南節度使從孫。太子詹事。

二張玄素。一。蒲州人。太宗時。太子右庶子。潮州刺史。有傳。一。洛陽人。天授初。任黃梅宰。年七十。報應經。

二張玄靖。一許紹壻。追蕭銑將。覆其兵。一陝人。自左衛倉曹拜監察。遷殿中。見廣記噉鄙。

二張萬歲。一武德時。劉武周將。張萬歲與尉遲敬德降。唐初太僕掌廄牧。一安祿山腹心。張通儒父。俱

見通鑑。

二張仲綽。一挾子。一搦子。

二張仲文。一始興人。九齡族孫。一太宗時茂州俚童。自稱天子。見張亮傳。

二張仲連。一端州刺史捷子。一安南都護應子。

二張仲清。一始興張氏。殿中監九臯孫。一文宗時鳳翔監軍使。

二張仁愿。一武后相。有傳。一存敬子。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帥。見五代史。

二張守珪。一陝州河北人。節度使。羽林大將軍。有傳。一九隴人。種茶仙君山。遇陽平謫仙。見仙傳拾遺。

二張文蔚。一仁化令瑞子。一天平節度使。穉子。字在華。相哀帝。

二張弘讓。一循州錄事參軍。一元和末壽州小將。娶兵馬使王暹女。重疾。自額鼻手股中分半者。見乾

闕子。

二張克勤。一太尉茂昭子。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有傳。一舉明經登第。爲利州葭萌令。見廣記悟前生

類。

二張守一。一貞觀中御史。時董雄李敬玄俱繫。張守一宿直守之。見法苑珠林。一乾元時大理少卿。有

鬼報德爲竊士人家女。武后時流嶺表。見廣異記。一。滄州景田里人。來廣陵。高駢以眞仙待之。妖亂志。

二陳子良。一。解文章。太子學士。貞觀六年。東海公取爲記室。一。同時綿州人。不識文字。見冥報錄。

二陳季卿。一。江南進士。乘竹葉舟還家。見纂異記。一。劉從諫部將。見仇士良傳。

二陳正儀。一。陳少遊子。見寶參傳。一。大理評事。見趙博宣傳。俱德宗時人。

二盧嗣業。一。河東節度使簡求子。字子通。禮部郎中。一。河南參軍士瓊子。

二盧居簡。一。薊國公玄卿子。一。金吾兵曹參軍。

二盧萬石。一。司農卿。昌平公。一。監察御史。昌平縣侯。

二盧知遠。一。資州刺史。一。宣宗相裔子。一。青州參軍行嘉子。

二朱敬則。一。冬官侍郎。一。庫部員外郎。皆誅。二張功臣。見通鑑注。

二劉仁軌。一。高宗時宰相。封樂城公。有傳。一。僖宗中和末。洪州刺史。時李智修燒銀易衣。仁軌好其事。

爲人所告。遁去。稽神錄。

三劉從諫。一。與許叔冀降史明。見李光弼傳。一。劉悟子。一。上元二年。岐王珍謀逆。同謀右羽林大將。

軍劉從諫斬決。見睿宗諸子傳。估畢載許叔冀將及劉悟子二人。

二杜思古。一。懷州參軍。一。吉州刺史。

- 二楊志誠。一。武后時吏部郎中。見李嗣真傳。一。河東牙將。文宗擢節度副大使。進尙書右僕射。有傳。
- 二楊崇禮。一。汾州刺史譽之子。一。尙衣奉御正道子。太府卿。戶部尙書。
- 二裴光庭。一。雙虎玄孫。玄宗宰相。一。萬虎後。和州刺史旭子。戶部侍郎延齡兄。
- 二鄭光庭。一。海州倉曹參軍。一。貝州參軍。
- 二鄭過庭。一。婺洛府別將。一。穉令。
- 二唐嗣宗。一。朝請大夫茂言子。一。巴隆參軍貞亮子。
- 二唐抱一。一。魏令文會子。一。河南令簡子。字玄珍。
- 二唐思忠。一。左翊衛。一。宋城令讓德子。
- 二唐籛金。一。南鄭丞去俗子。一。金部員外郎不占子。

卮林補遺

疑白

蘇小

徐凝劉禹錫皆元白同時人。又羅隱蘇小小墓詩。魂兮攜李城。猶未有人耕。則蘇小小墓在嘉興信矣。然杜牧悲吳王城詩。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則蘇小家似在蘇州。李商隱送李郢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黃滔寄蔣先輩在蘇州詩。夫羞宮苑悉蒼苔。攜客朝游夜未回。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酌酒五員來。千載三吳有高蹟。虎邱山翠益崔嵬。則其墓又在蘇州也。

釋王

北堂

遊子吟。洪邁萬首唐絕以爲孟郊。而文苑英華作華陰尉聶夷中詩。夷中字坦之。咸通十二年進士。附王

貝獨坐

華嶠譜敘曰。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爲華獨坐。伯厚所謂古賢者。豈因獨坐而誤以華爲貝乎。然華子魚亦惡得賢。

彈高

鮫魚

續博物志曰。石決明亦名九孔螺。蘇子瞻鮫魚行云。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噉鮫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總帳空。肯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緣瘡痂。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淪瀦成大截。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鼉基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舶船跋浪鼉鼉震。長鑷鏟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菘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汜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萬錢廚。決皆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餽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菑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鑽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卻取細書防老讀。此歌浩衍奚僅襲美之片詞也。

削橐

蔡邕集。楊賜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言聽計納。亦不敢宣。密識潛功。貽於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

本朱

人生如寄

高僧傳。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又陶淵明榮木詩曰。人生若寄。顛顛有時。

述洪

耆英

米元章十老燕集。敍曰。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閒。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游。各飲酒賦詩。余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爲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吳國。關郡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清河公。正議大夫廣平公。大中大夫濮陽公。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咸頌碩德。天賜難老。於是羽觴屢酬。雅章迭作。以襄陽米芾倦遊四海。屬爲序引。此序只稱官閥姓氏。不著其名。然可知元豐閒吳郡又有十老也。

舞衣歌扇

王勃春思賦曰。斂態調歌扇。迴身正舞衣。錢起宴東亭詩。舞衫招戲蝶。歌扇隔啼鶯。崔備西亭宴陸郎中詩。塵隨歌扇起。雪逐舞衣迴。王建田侍中宴席詩。整頓舞衣呈玉貌。動搖歌扇露金鈿。

石尤

楊用修外集。石尤。江中水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風曰石尤。猶嶺南人曰鸚母。黃河人曰孟婆也。用修此解似得之。但亦未見所出。且以爲水蟲太么麼矣。

論何

五平五仄

孔平仲有還鄉展省道中寄豫章僚友四聲詩。載宋文鑑。但惜佳語無多。

朱碧

維摩詰經曰。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肇注曰。觀青爲黃。觀黃爲青。捨背境界。從心所觀。謂之背捨。此又一別解也。惟蘇子瞻金山醒詩。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與太白意合。

注王

解鳥獸語

梁高僧傳曰。漢雒陽沙門安世高。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見有羣鸞語。謂伴曰。鸞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續高僧傳。釋慧成。姓段。陳時人。專志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

李膺

國清百錄。隋煬帝爲晉王。使迎智顛。顛次石城。稱疾。晉王遺書。遣醫李膺往處治。按此則有五李膺也。

忽雷

五鐙會元。有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匾擔山曉了禪師碑。則忽雷又人姓也。

匡徐

破鏡

王昌齡詩。漫道閨中飛破鏡。猶看陌上別行人。若以爲卑飛之獸。可畜之閨中乎。李程破鏡飛上天賦曰。何新月之嬋娟。如破鏡之上大。微茫而桂樹猶短。彷彿而菱花不全。皓色減去。清光獨懸。開玉匣而尙在。指金波而未圓。漸明海滢。遠挂關山。載重輪而易缺。思輦帶而莫攀。霽景澄寂。沈寥凝碧。非迴輝而照膽。徒向晦而淪魄。洞房未揜。過臺上而不歸。斜漢微低。入窗中而猶隔。正當殘夜。偏稱高秋。似逃秦殿。聊上庾樓。疑熠熠以從革。類纖纖而若鉤。坐惜雲曙。行愁漏促。暈猶未合。無陳方士之灰。點不可磨。空負先生之局。若如徐解。則此賦應被黜矣。

洗梅

杜書

蘇軾和陶詩。不持兩鷓酒。肯借一車書。一瓚之解。已見於斯。

諗胡

短人

聳人。列子作諍人。嵇康答難養生論曰。務光以蒲韭長耳。其非身長七寸。亦一顯證。

女官

後漢書。順帝詔賜沛王祖母周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則婦人又有大夫之秩。漢紀。琅琊呂母。爲子報怨。

聚衆數百人，自號將軍。宋書：顧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琊王廞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女將軍，女司馬，偉矣。年百餘而能服軍政，又振古之奇婦人也。

八達

高僧傳：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陳留阮瞻，潁川庾敳，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聖賢羣輔，錄作於法龍，蓋故老之傳聞異辭。

徐匡鈎

續漢書：荊州牧北歸，隨馬武遮擊之。鈎收車屏泥，刺殺其驂乘。徐匡之鈎陰就車，蓋同此義。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林 卮

附 補 遺
三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纂 者 周 嬰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二三三

平

癸



3
4 345